

发郊/如在瓶中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447672)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447672>.

Rating:	Mature
Archive Warning:	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
Category:	M/M
Fandom:	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
Relationship:	King Wu of Zhou Ji Fa/Yin Jiao (Creation of the Gods) , 发郊 , 姬屋藏郊
Character:	Yin Jiao (Creation of the Gods) , King Wu of Zhou Ji Fa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eries:	Part 2 of 我是公主 这是我的武王哥
Stats:	Published: 2023-08-18 Completed: 2023-10-10 Words: 64,887 Chapters: 8/8

发郊/如在瓶中

by [AntaresCapture](#)

Summary

*现代 AU 本质流水账

*非典型 BDSM 文学

c8是修改版的全文（其实也没加什么东西！）

Chapter 1

殷郊向来不爱听通选课。这堂也不例外，他又趴在教室最后一排昏昏欲睡，头一点一点的，整个人都快埋进桌洞里。这次姜文焕也懒得管他了，因为这个老教室没有暖气，他也被冻得完全没有心思听课。

这时他隐约听到身后传来动静，后门悄悄掀开一个缝，一只眼睛正在往里瞧，锁定目标后这个缝一下子被拉开，一个裹得严严实实的人猛地钻了进来。

姜文焕头都不用抬就知道来者是谁，他打了个哈欠，小声地给姬发打招呼。姬发点点头，十分自然地坐到了殷郊旁边，摸了摸他搭在桌子上的手，一触及就像摸到一块冰一样，凉得他指腹都开始发抖。姬发皱眉，从自己包里摸出一个热水袋，往他手心塞。

殷郊本来就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他迷迷糊糊地坐起来，眼神惺忪地扫了一眼姬发，随后一下子睁开眼睛，问道：“你怎么来啦？”

姬发笑道：“我那边忙完了就过来了。你是不是没吃饭？”

殷郊摸了摸自己的肚子，好像是有点饿，不过早上他还是吃了点昨晚上姬发塞给他的面包的。他摇摇头，说：“没事，中午再吃，马上下课了——我想吃捞面。”

姬发打量了一下他睡得乱糟糟的头发，突然眼睛眯了起来，盯着他藏在衣领下的脖子看，仿佛试图用x射线击穿他的皮肉，刺骨地巡视着涌动的大动脉。姬发嘴巴张了张，正准备开口询问，这时宣布殷郊解放的铃声终于响起，他一下子站起来，捏了捏自己已经冻僵的腿，抱怨道：“冻死我了！怎么这栋楼没有暖气啊！”

姬发整个人松弛下来，一副习以为常的样子，往他怀里塞了一个保温杯以及暖宝宝，无奈道：“每天出门急匆匆的，都忘拿了。”

殷郊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一边收拾书包一边和姜文焕商量中午可不可以吃捞面，姜文焕说我先去找鄂顺了，他好像摔了一跤，现在人还在校医院。

殷郊大惊，连忙追问，姜文焕说：“没事，就脚崴了，可能这几天都需要我们背他上下楼了。”

他们的宿舍在最顶楼，也没有电梯，更别提宿舍里基本都是大忙人，有时候早上出门晚上才回宿舍，这对于伤病患者确实是很不友好的环境。

殷郊蹙眉思考了半天，突然眼睛亮了，兴奋道：“我想起来了，妈妈之前给我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子，是电梯房，这段时间让他住我那个房子里？”

姜文焕和姬发同时露出疑惑的神情，尤其是姬发，更是眉毛都挑了起来：“我怎么没听你说说过？”

殷郊撇了撇嘴巴：“我平时住宿舍，差点都忘了我还有这套公寓呢。”

这时鄂顺的电话敲了过来，姜文焕一接就听到他在电话那头鬼哭狼嚎，让他过去的时候记得带点吃的，可怜的小顺子又冷又饿，再来晚一点就要见到一具尸体了云云。姜文焕无语，象征性安抚了几句，就要赶着去食堂给鄂顺带饭了。

见兄弟有难，殷郊觉得自己不能坐视不管，他很有义气地要跟着一起来，他下意识看了姬发一眼，姬发也瞅着他，两个人的视线一接触的那一瞬间，两个人都没绷住，咯咯笑起来。

姜文焕一脸莫名其妙地瞥了他俩一眼。

鄂顺点名说想吃商业街的莲藕排骨汤，他愿意在痊愈后给姜文焕当牛做马，姜文焕当惯了寝室里的爹，任劳任怨地骑了个车去给他买。殷郊和姬发一起乘一辆姬发在跳蚤市场淘来的二手自行车，这辆车伴随他俩度过了一年半的赶早八生涯，一般是姬发在前面蹬，殷郊坐在后座哈欠连天，就差趴在姬发背后睡回笼觉。

姬发问道：“你冷吗？”

殷郊的手缩在姬发的衣服口袋里，头也往他脑袋后面躲，扑面的寒风全都甩在了姬发的脸上。殷郊看了看姬发被冻得通红的耳朵，也是有点不忍，伸出手去帮他捂住。

姬发无奈地呼了一口气，温柔地说道：“殷郊，我要看不清楚路了。”

殷郊“哦”了一声，把手指尖往下挪了挪，手指刚好贴在姬发冰凉的脸上，过了一会他突然感觉手上传来一阵热意，他随意在这块温热的地方摩挲了几下，疑惑地问道：“姬发，你发烧了？”

姬发眨了眨眼睛，头一次不想回答殷郊的问题，只是一个劲蹬着车，仿佛在借此发泄一般用力。

两个人一路折腾下来，到原定地点的时候脸都红扑扑的，也不知道是热得还是怎么的。姜文焕说他先随便对付两口再去给鄂顺送饭，殷郊头转过来问姬发：“你想吃什么？”

姬发道：“你不是说你想吃捞面？”

殷郊思索了片刻，摇摇头：“算了，改天再吃吧，随便吃点能让身上暖和点的就行。”

姬发的眉头很不引人注意地皱了皱，他神色淡淡地点点头，询问他还有没有什么想吃的。

殷郊惊讶道：“我们难道不是和阿焕一起吃吗？”

姬发像是才意识到他俩旁边还站了个似的，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侧过头来对姜文焕微笑道：“不好意思，我忘了。”

姜文焕露出欲言又止的表情，终究还是忍住了。仨人随便吃了碗麻辣烫对付了一下，还是殷郊指明要的番茄味汤底，姬发和姜文焕两个人都没啥胃口，于是一个人低头给正在嗷嗷待哺的鄂顺发消息，另一个人撑着头看殷郊慢悠悠喝汤。殷郊这个人看着五大三粗，实则出生于书香勋贵合体之家的他很守规矩，吃饭都是宿舍里最慢的，正像他现在喝汤，都是用勺子小口小口地往嘴里送，硬是把这充满科技含量的番茄汤喝出一种价值不菲的国宴御汤的感觉。

姜文焕这厢回完消息，见自己表弟怎么还在吃，催促道：“阿郊，你怎么还没吃完，小顺子要被饿死了！”

还没等殷郊抬头回话，姬发先开口了，他露出一个温和无比的笑来：“你可以先去给鄂顺送饭，待会我把殷郊送过来。”

姜文焕不敢多和笑意盈盈的姬发对视，他总有种对方正在用不容置疑的态度狠狠地压制自己的错觉。他视线躲躲闪闪地往自己表弟身上瞥，只见他还在咀嚼一颗白菜，冲自己懵懂地点头。他有种头更痛的感觉，起身准备结账，却被姬发拦住了：“我刚才已经付款了，你先过去吧，他不是正在等你么？”

姜文焕每次都会被他的面面俱到给吓到，尤其是这种体贴只针对一个人以及有他在的场景。他和自己表弟打了声招呼，就风风火火地跑了。此刻殷郊终于吃完了，他从姬发手里接过餐巾纸，一边擦嘴巴一边注视着姜文焕提着莲藕排骨汤一路狂飙的背影，感叹道：“多么令人感动的友谊啊——”

姬发忍住让自己不发出嗤笑的声音。

两个人吃完后先是推着车子散了会步，姬发说才吃饱不能剧烈运动，会肚子疼。直到姜文焕开始给殷郊发消息：弟，你们吃到哪里去了？

殷郊推了推姬发，说我表哥在催我们了。姬发也没说什么，把书包往前面篮子一扔，等殷郊坐稳就骑到了校医院。殷郊一下车就匆匆往里面跑，跑到问诊台才想起来姬发还在后面锁车，于是又缩回门口等姬发。

姬发见他站在门口，也是轻轻皱了皱眉头：“怎么不在里面等？外面这么冷。”

“我怕你到时候骂我不仗义。”殷郊笑嘻嘻道。

两个人直奔鄂顺的床位，鄂顺正窝在床上喝汤，一边喝一边给姜文焕吐槽自己今天多倒霉，下楼被撞了一下，然后整个人就栽了下去，以一个很丢人的姿势把脚给崴了，多亏没课的热心同学给他送到了校医院（让所有人都惊讶的是，这位热心同学居然是平日里很爱嘴贱的崇应彪，头号受害者姬发很吃惊地评价道：“我还以为是他给你撞下楼的！”）。

等鄂顺吃完饭顺了口气，殷郊就开始给他讲刚才他们商量出来的处置方法，给他租一辆轮椅，这几天就住他那个小公寓里。

鄂顺犹豫地问道：“会不会太打扰了？”

殷郊很豪气地扬了扬头：“那个地方我一年多没回去了，没咋住人，你放心吧，待会我回去给你铺床。”

姜文焕对他这句话持怀疑态度：“你平时的床单都是姬发给你铺的。”

被戳破的殷郊有点尴尬，求助般地望向姬发。姬发从刚才就有点寡淡的神色终于恢复了正常，抿着嘴唇露出一个和善的笑来，殷郊从这表情里读出了无奈的同意来，十分高兴地捏了捏姬发的手臂，笑道：“你真好！谢谢兄弟！”

如果忽略掉最后那两个字，姬发应该可以笑得更加灿烂，但他已经习以为常了，感受着殷郊无意识地捏着自己手肘上一块肉，如同被叼住了后颈的小狗般不为所动。

四个青壮年男生嘻嘻哈哈互怼了一阵，轮番体验了一下轮椅，直到出医院门口才稍微消停。姬发把折叠轮椅塞进后备箱里，殷郊和姜文焕扶着金鸡独立一脸痛楚的鄂顺，三个青壮年开始思考怎么搬动另外一个青壮年上车。

殷郊准备给鄂顺抱起来直接塞进副驾驶，正准备弯腰借力，姜文焕突然福至心灵，抢先出击，毫不费力地把鄂顺给抱起来。殷郊看得是目瞪口呆，想不到自己表哥力气这么大，能够给一点也不弱不禁风的人来个公主抱。

姬发说：“我也可以。”

殷郊问：“你也要抱鄂顺？”

姬发忍无可忍，用含着幽怨的眼神扫了他一眼：“我说你。”

殷郊眉头轻轻撇了一下，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吗？是在说我力气不如他？我应该也能抱得动鄂顺吧！我力气可是很大的。这么一想他的眉头很快舒展开了，这下换成一直观察着他神情的姬发皱起来了，整个人又陷入沉默的低气压状态。

这处公寓离他们学校确实很近，要不要鄂顺脚受伤了，凭借他们走路十分钟就能到达。姜文焕送佛送到西，还是任劳任怨地给鄂顺抱下车，姬发早就把轮椅支了起来，殷郊推着轮椅把鄂顺送上楼。

姜女士一向很宠爱殷郊，她当时生怕从来没有经历过住校生活的殷郊面对陌生环境害怕，特意给他租了一间装潢精致的公寓在学校附近，没想到她这个儿子适应能力很强——应该说是碰到了热爱当爹做妈的几位室友，尤其是表哥和姬发，把他惯得比在家里还滋润——硬是把它闲置了一年多，如今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殷郊一打开门，房间里是出乎意料地干净亮堂，除却没有任何生活痕迹之外，就像是有人在这里住过一般。姜文焕把鄂顺安置到沙发上，问：“你觉得需要我们陪同吗？”

鄂顺语气幽怨道：“你觉得呢？”

姜文焕一副无奈的样子：“好吧，也就我最近没啥课，不然你等着饿死在这里吧。”

在他俩拌嘴的功夫，姬发简单询问了一下床单被罩在哪，就一言不发地去次卧给鄂顺铺床了。殷郊正在厨房洗杯子，随后他从柜子里翻出来一瓶不知道放了多久的酒，说来都来了，喝点酒再走。

鄂顺是个很老实的孩子，他摇摇头：“医生不让我喝酒，下次吧。”

姜文焕惊讶：“你是我认识的人里头一个要听医嘱的。”

鄂顺恼怒道：“那是因为脚崴了走不了路的不是你！”

殷郊见两个人都没兴趣大中午喝酒，悻悻然地把酒塞回了酒柜里，心想有空拉着姬发来家里喝，姬发是他见过酒量最好的人。哦对了，姬发去哪了？

殷郊的目光投向了虚掩着的一扇卧室门，明明室外冬日的阳光正盛，柔柔地带来一丝暖意，他看着那头昏暗不清的室内，突然感觉浑身发寒，脸色逐渐涌上一丝僵硬的惨白。

过了一会姬发从里面出来了，殷郊仔细地观察了一下他的表情，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只是额头上有点细细的汗珠，他被热得脱下了羽绒服，解开里面内搭衬衫的一颗扣子，能够通过敞开的衣领看到锁骨上都泛着热意。

殷郊方才几乎要突破胸腔的心跳缓慢地平复下来，他压抑住自己急促的呼吸，把凡事都往乐观的方向想，笑着给姬发倒上了一杯才烧开的热水。

姬发道谢一声，摸着手里那杯滚烫的水，眼睛一直盯着升腾而上的雾气出神，那种呆滞的目光看得殷郊心里直发虚。殷郊一直觉得姬发不说话的时候很有压迫感，就算没在盯着他，也很容易被吓得悄悄冒冷汗，所以他会尽量多和姬发说话，就算是没营养的话题也能讲得津津有味——当然姬发也是个负责任的倾听者，和他聊天很有意思，这是个主要因素。

姜文焕很体贴地说：“鄂顺你休息吧，我们下午还要上课呢，你晚上要吃啥就自己点外卖或者等我回来给你带。”

鄂顺点点头，一脸忧郁地瘫在沙发上，过了一会突然惊呼一声：“不是，晚上就让我睡这吗？”

殷郊还没来得及开口，姬发一脸平静地说道：“没被子了，你就睡这吧，反正客厅有暖气。”

殷郊第一反应是怀疑，但方才折磨他的疑虑越大放大，他不敢说话了，只能默默地点头，脑海里疯狂地根据刚才姬发的一言一行思考他究竟有没有发现什么。

鄂顺可怜兮兮地“哦”了一声，冲姜文焕道：“算了，晚上你别过来了，没听说没地方睡吗？”

沙发就这么点地，我俩挤太委屈了。”

姜文焕问：“那你晚上吃什么？”

鄂顺得意一笑：“斗鸡你知道吧……我小时候玩这个可厉害了，现在用那个姿势去拿外卖刚刚好。”

姜文焕脑补了一下那个场景，乐不可支，整个房间只能听到他一个人的笑声，在场另外两个人根本笑不出来。姜文焕尴尬地迅速收声，迷惑地瞥了一眼突然开始变得很沉默的两个人。

出小区门后马上要到两点了，姜文焕问：“你们下午有课吗？”

殷郊心乱如麻，随口回了一句：“有……”却闻姬发马上打断：“没有。”

“究竟有没有？”姜文焕觉得现在他俩之间的氛围很奇怪，但也顾不了那么多了，“行吧，我先去上课了，晚上见。”说完就一溜烟地往学校跑了，只剩下两个人僵硬地站在门口吹冷风。

就在怕冷的殷郊终于承受不住，插着兜缩着脖子准备进学校时，姬发突然开口了。

“你的脖子，是你自己勒出来的？”

“什么？”殷郊没反应过来，把头往前凑了一点，突然意识到什么，瞳孔缩了一下，呼吸都变急促了起来。

姬发一向很擅长乘胜追击，殷郊回想起姬发第一次展现出他咄咄逼人的一面时，就是在和崇应彪吵架，他每一句都冷漠又残忍地直戳痛点，把崇应彪都给骂得头脑一片空白，根本没法回嘴，从此以后就再也不敢挑衅能说会道的姬发了。此刻他又在展示自己的这项才能，语气很平静地叙述着自己的所见所闻：“我在衣柜里看到了那些东西，我确实没想到你有这方面的爱好。”

殷郊感觉自己嘴巴里像是被塞了一只虫子，喉咙阵阵发痒，虫子在喉咙口乱窜，他被刺激得有点犯恶心，在吐出来和吞进去之间两难。

这时姬发的表情突然放松了下来，露出一丝怜惜的神情，仿佛在自言自语：“我知道，你其实压力也很大……你在依靠这种方式来缓解压力，对吗？”

殷郊怔愣了片刻，眼瞧着姬发缓慢地凑上来，伸出手，冰凉的手指勾住毛衣的衣领，轻轻曲了一下手指，试探地抚摸着他自己拿绳子勒出来的印痕。他在自己窒息时不由得激烈挣扎而磨破的皮肤已经结痂了，新生的肉伴随着对方冰冷又火热的抚摸带来阵阵瘙痒。殷郊难耐地往后退了退，又下意识往姬发身后瞧。

姬发稍稍把领子往下一拉，那道暗红色的痕迹暴露在他的眼里。他眯着眼睛细细打量着，手逐渐探上喉结，感受着殷郊变得剧烈起来的呼吸带动着喉结上下滚动，脖颈大动脉伴随着心跳用力地搏动着，他的手指连带着身体都跟着一块沸腾、燃烧起来。他柔声道：“你有什么需求，我一定都会替你做，但你……为什么要背着我自己偷偷做呢？”

姬发顿了顿，又笑了起来：“受伤了怎么办？”

tbc.

Chapter 2

Chapter Summary

《小狗受骗记》

姬发的语气很少有激动的时候，就连此刻也是一样。殷郊一直觉得姬发很适合去当配音演员或者主持人，说话都带着一点出演正剧一般的沉稳，但这种语气放在现在这个场景就让他格外不安，仿佛被当成异端一般被钉在十字架上审判。但是又不知为何，他感觉在姬发慢悠悠的语气中，自己浑身发热，仿佛渴望着被发号施令。

殷郊恍惚地后退一步，摸了摸自己的脖颈，那一道勒痕仿佛荨麻疹一般又痒又痛，他下意识用力去扣，皮肉掀开轻微的痛楚蔓延上来，唤醒了他的意识。

姬发又一次露出那种怜爱的神情来，但眉目中又没有什么情绪。他捉住了殷郊不安分的手，安抚道：“别这样。”

殷郊微微垂眸盯着这几根紧紧攥住自己的白净手指，明明是那么的匀称纤细，骨节几乎要透破薄薄的一层皮，但就是那么有力，如同一张捕获了猎物的、缓慢收紧的网，由一开始的麻痹转化为隐隐的疼痛。他的呼吸突然变得急促起来，这种些微的痛楚让快意在这一瞬间飞速窜逃。

姬发突然听到殷郊喉咙里压抑着的一丝喘息，突然意识到自己手劲有点大了。他原本是想赶紧松开对方，但不知为何，他并没有去执行自己的既定程序，只是这么固执地握着，擅长使用弓箭的人手指也很会用巧劲，它看似虚握着，实则让殷郊疼得眉毛都拧了起来，用惊疑不定又倔强的目光注视着姬发。

姬发眼见着殷郊紧紧咬着下嘴唇，就是不肯多说一个字，只能叹了一口气，手一下子卸了劲，摩挲着殷郊手上泛红的那块皮肤，笑道：“我还以为你不怕痛呢？”

殷郊瞪了他一眼，将自己的手从他手中解救出来，冷哼一声：“我最近又没什么烦恼的事。”

姬发恍然大悟：“原来你是要有烦恼的事，才会要自己勒自己。”

殷郊像一个炮仗，一下子被点燃了，他怒气冲冲问道：“难道我不能有烦恼吗？”

姬发道：“我只是好奇是什么能让你心烦而已。”

殷郊没发现他平和语气里潜藏的低气压，把这个话题又抛了回来：“你能因为什么烦恼，我就也可以有。”

“嗯。”姬发点点头，似是承认了，“原来你也会在感情方面产生困扰。”

殷郊正准备附和，舌头都抵上下牙齿了，才听清对方说了什么，这下是真露出疑惑的表情了：“什么？你还有感情问题？是谁？”

唉。姬发简直憋不住才吸进去的冷空气跟着喉咙的收缩化成一道叹息出来，为什么方才还在说一些禁忌的话题，如今又变成了男高中生寝室夜谈？他的神色蒙上了一层雾霭，方才的一点鲜明的攻击性被收放自如地掩埋起来，又变成了那个无懈可击的姬发。他微笑道：“你是不是下午还有课。”

殷郊突然觉得这堂课不重要了，他确实又多了一个烦恼：给姬发带来感情问题的元凶究竟是谁？他像一条小狗一样一下子窜上来，十分果断地决定翘课，赌气道：“不去了，你先告诉我谁？”

姬发说：“你不怕被记旷课，我可不想，你最后还是问不到，还不如就跟着我去上课。”

殷郊彻底忘了刚才令人窒息的尴尬，两个人又开始拌起嘴来，其实一般来说都是他在这边说，姬发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啊对对对。两人走到学校里小树林边缘的时候，殷郊突然驻足停留，直勾勾地盯着姬发。

姬发也跟着停下脚步，疑惑道：“怎么了？”

殷郊左右打量了一下，他一向是个心直口快的人，很直接地问道：“你刚才的话什么意思”

思？”

姬发意外地挑挑眉，反应了一会才意识到他指的是什么，轻轻笑着：“就是字面意思，不过你貌似不是很情愿让我加入的样子。”

殷郊看上去一副很纠结的样子，过了一会才小声辩解道：“我没有。”

“你的意思是，想让我用绳子绑你？”姬发露出正在思考的表情，“能够让你感到痛，但维持在一个不威胁生命的界限里，是这个意思吗？”

“你可以不用说这么大声！”殷郊急切地伸手去捂姬发的嘴巴，对方并没有挣扎，而是顺从地让他的手掌严严实实地盖在他的口鼻上。殷郊觉得自己这个动作有点过界了，正常人都没有窒息这个爱好，真憋闷着了怎么办？他讪讪地准备缩回手：“对不起。”

姬发按住他往后缩的手，低声道：“别动。”

姬发一贯很少使用祈使句，他对于殷郊一般来说都是有求必应，一副温柔又体贴的样子，这下殷郊愣住了，他很少见到姬发用这么冷冰冰的语气对他说话。但此刻他就像被下了一道定身咒，是一条等候主人施令的小狗，要听到下一道言简意赅的指示才能进行下一步的行动。他的手掌虚虚地捂住了姬发的嘴巴和鼻孔，让他可以在手的缝隙中吸收到氧气。姬发的嘴唇贴着他的手掌缓缓地颤动着，湿漉漉的热气趁机扑在了他的手心里：“捂紧一点。”

“呃……”殷郊有点为难，他觉得自己掌控不了这个度，只能稍微用力往下压了压，感觉几乎要贴到骨头里，在他下意识的用力过程中，一两分钟都变得格外漫长，他仔细地观察着姬发的表情，能够感觉到他开始生理性地颤抖，眼睛里隐隐有泪花浮现，慢慢地坠下来。他还没见姬发流过泪，最多就打哈欠的时候这些小浪花会涌出来，殷郊惊慌失措地想要松手，却被姬发死死按着，他的手被钉在姬发的脸上动弹不得，直到他看到姬发几乎要翻白眼的时候这才用力把手拽了下来。他扶住姬发，听着他开始大口大口的喘息，伴随着间接性的咳嗽，心里又是恐惧又是迷惑，急切地呼唤着：“姬发！姬发！”

姬发的呼吸过了好一阵才平复下来，他双目略微有点失神，但还是安慰地摸了摸他的手背，喘息着道：“我没事。”

殷郊不敢多问，只能一点点地顺着他的脊背，仿佛等待着宣判一般。他听到姬发在自言自语：“原来是这种感觉。”

随即姬发又轻声道：“其实本质上我还是不愿意伤害你的，但是如果你想的话，我可以尝试去做。”

殷郊瞪大了眼睛，他的耳根子开始发烫，嘴皮颤抖了一下。在他的认知里，这种事情总是和“性”这个字眼脱离不开关系，他能够通过折磨自己的手段获得快感，而如今姬发想成为给予他快感那个控制者。

姬发见殷郊不说话，抿了抿嘴唇，流露出一丝失落的神情来：“你不愿意的话就当我说，我不会告诉别人的，这是你的隐私。”

殷郊的头脑一片空白，那可是姬发！她最好的朋友！朋友之间是可以做这种事的吗？他的直觉给予他想象，自己仿佛是在一个深不见底的陷阱边缘徘徊，就差临门一脚，但出于情感，他又不舍得对姬发提出拒绝，就像姬发从来不拒绝自己一样。

在姬发温和的注视下，他声音微不可闻地从喉咙里挤出来一个音节，姬发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抿着嘴唇笑着，看上去也化成了一只小狗。

“好。”姬发身上的阴霾全部消散了，整个人身上洋溢着松弛的气息，“我们去上课吧。”

殷郊目瞪口呆，他当然不愿意承认自己刚才其实是怀着一点期待点头同意的，他俩难道现在不应该翘掉他最讨厌的这门课马上去开房试验一下吗？为什么姬发还能若无其事地准备去上课？

迎接到了殷郊的不满信号，姬发回过头来安抚他：“好了好了，那个教室不冷的，你就安心地睡觉吧。”

殷郊瞪了他一眼，这是冷不冷，睡不睡觉的问题吗？虽然很不情愿，但他还是选择老实地跟着姬发去上课。他一进教室，就接收到了崇应彪诧异的目光，他很大声地问道：“殷郊，你今天怎么有心情来上课了？”

殷郊面无表情地扫了他一眼，一副不是很想搭理他的样子。其实班上的人都知道，殷郊家出了一点事，并不是很小说剧情的豪门破产凤凰变山鸡的故事，而是殷郊他爹疑似出轨，和他长期分居的姜女士终于无法忍受，提出了离婚。

很明显殷郊被宠爱得对自己家里的暗流涌动一点都不为所知，他甚至都不知道为什么父母

要进行分居，只是理解为父亲工作忙碌，不回家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所以他一直对父亲都处于一种盲目崇拜的状态中。所以如今他也很不理解父亲为什么要和另外一个女人搅在一起，明明他很听话，他从小到大做过最离经叛道的事可能就是在接他回家的车上吃学校门口五块钱的垃圾食品——还是姬发请他吃的，姬发说这个炸串味道很好，他选了一串炸鸡排，说实话一股淀粉味，他基本上没吃出来里面有没有肉，但还是和姬发一人一口，蹲在路边吃得很开心。提到姬发，又想起来目前自己做过最为叛逆的事，他的脸开始自己发热。

殷郊其实一直以来都对疼痛没什么概念，小时候吃药打针他都是很老实的，其他小孩都在嚎陶大哭的时候，他只会用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盯着妈妈或者医务人员，看着尖利的针管刺破自己的皮肤，那一瞬间的刺痛让他头皮发麻，他的手指不由自主地蜷缩起来。血珠一粒粒地滚出来，他用手轻轻拂起来，觉得猩红色是很亮丽的一道色彩。

又到了大一点的时候，大家看着殷郊越发出众的面容，议论着他会不会成为年级垫底，没想到他竟然成绩也能维持一个不错的水准。殷郊回家总是会学习，他希望无论是努力的过程和结果都能被父亲看见，虽然殷寿夸奖他的时候寥寥无几，但他享受这种把自己逼得疲惫不堪的过程，这种精神自虐逐渐催发他下意识地给予自己肉体上的痛楚，有时候是撕开已经结痂的伤口，有时候是用力地一拳砸向墙壁，享受着力给予它的双向痛楚，这个时候会让他格外地放松，感觉所有的烦闷都随着这阵痛、甚至是溢出来的鲜血剥离他的身体。有一次游泳课的时候，殷郊不小心栽进了泳池里，大股大股的水呛进了他的嘴里、鼻子里，濒临窒息的那种绝望冲刷着他，但与此同时，他仿佛体会到了一种致命的快感，他感觉到身下的器官在不受控制地抬头，半只脚在天堂和地狱的临界点上踏着，犹豫不决。这时他在昏昏沉沉中看到了姬发含着恐慌的脸，他毫不犹豫地跳下来，用力抱住殷郊，带着他重新回到人间。

殷郊躺在地板上轻轻地抽搐着，剧烈地咳嗽，一种恶心的感觉涌上来，他都不知道是因为呛水的生理反应，还是因为自己在窒息的状态下硬了。

姬发半跪在地上，浑身都湿漉漉的，手顺着他的脊背轻轻拍着，满脸都是担忧地呼唤着他的名字：“殷郊！殷郊！”

殷郊却头一次没空去安抚看上去比自己还慌张的姬发，他感觉一扇大门正在自己眼前敞开着，黑黢黢的世界在里面延展着，里面不断有声音在呼唤着他迈进去。

他径直走入了这个对他来说陌生又熟悉的世界。

tbc.

Chapter 3

Chapter Notes

*本人对 sm 一窍不通 乱编的 有懂行的不要拆穿我 ()

殷郊目前属于一种对自己的家庭困境麻木了的状态。最近他正在从以前对自己父亲殷寿太过于厚重的滤镜中摆脱出来的祛魅状态中。这是一个让人压力很大的过程，他每天都在对将近二十年树立的三观进行自虐般的推翻重塑，如今好不容易有点缓和的伤口又被公开地撕裂开来。他对崇应彪的嘴贱选择了无视，神色淡淡地径直走向最后一排的专属座位。

很明显崇应彪这个人最讨厌被冷漠地无视，他心里感觉刺挠，正准备阴阳怪气几句，余光却瞥见背后的姬发用冷冰冰的目光凝视着他，眼神里充满了“闭嘴”两个大字。他心头一股无名火起，但却深知自己嘴皮子功夫比不过这个看起来温和实则很能戳人肺管子的伪君子，只能在背后阴恻恻地放冷箭：“不愧是殷郊的狗，真是忠心耿耿。”

姬发也不为所动，冷声问道：“和你有什么关系？”

崇应彪反应了一下，在他思索的过程中两个人一直入座了，他这才意识过来：不是，姬发他为什么不否认啊？当狗很有意思？

殷郊脸色阴沉地趴在桌上，他压根就没带课本来，反正到时候可以找姬发划重点。他现在手机也没心情玩了，脑海里反反复复地闪回着上周心血来潮回家看到的一幕。他觉得殷寿太让他恶心了，他怎么能找一个和自己年龄差不多的女孩来给他当后妈呢？他现在回想起来都恨不得把他俩全从楼上扔下去——好吧，殷寿应该是扔不动了，那就把那个狐狸精给单独扔下去，然后和他爹同归于尽。

殷郊在家里发了一场疯，摔门而出后暴怒地一拳锤向墙壁，他的手没什么肉，手背一下子就鲜血淋漓。很明显这点血还不够，他目光发直地看着这一点点殷红，眼神冷酷得仿佛不是在盯着自己的身体部位。

他想到了妈妈给他租的那个小房子，里面放着大一时他心血来潮买的道具。他径直赶回学校，跪坐在光秃秃的床上，开始给自己解衣服。没有暖气的房间冷得他浑身冒鸡皮疙瘩，过了一会开始生理性颤抖，牙齿都在控诉地打着颤。

殷郊把绳子套成一个圈，架在自己脖子上，轻车熟路地往喉结上逼，就像有人用力掐着他的脖子，手逐渐收紧。他的呼吸逐渐开始急迫起来，他感觉到自己的大脑开始缺乏氧气，小小的结构里开始极速产生各种生化反应，一种奇异的快感冲刷着他，但他的生理本能开始挣扎，喉咙里溢出嘶哑的呻吟。他逐渐开始麻木，大脑的保护性机制让他忘却了痛苦，抑制了恐慌的蔓延。他下意识地拼命地挣扎起来，粗糙的麻绳把他的脖颈磨得血肉模糊，直到身下的器官给予他反映，他获得了诡异的高潮。

他缓慢地倒下去，双目失神地盯着一片漆黑的天花板，事后突然涌现出一阵羞耻。临近死亡的压迫感让他迟钝地产生了恐惧：如果他死在了这里，谁会第一个发现形容狼狈的他？是最疼爱自己的妈妈，一直对自己关爱有加的表哥，还是平日里形影不离的姬发？

殷郊惊恐地坐了起来，抚摸着自已脖子上和汗水交杂在一起的血液，这种构想让他浑身发麻。他一直以来都在姬发面前维持着阳光单纯的形象，虽然很大一部分也确实没有演，但如果同样阳光开朗的姬发发现了自己这个怪癖，会怎么样？他不能想象姬发用那种惊诧、鄙夷的目光看着自己的场景。殷郊觉得自己或多或少有点恃宠而骄了，习惯了姬发对自己无条件的溺爱，以至于产生了离别的幻想就开始变得惊惧。

他面色凝重地盯着这些怪模怪样的道具，还是把它们藏在了次卧的衣柜里，心里安抚自己道：我会慢慢纠正的……反正不被姬发发现就行，等戒断了的时候再把它们扔了吧……

殷郊回过神来，他如今感觉压迫感又来了，压得他心里烦躁不已。法治社会让他不能用见血的方式发泄恼怒，那他就只能凭借惩罚自己来释放这些挥之不去的阴影。但是姬发并没有表现出对自己这个独特癖好的质疑，而且一如既往地尊重，甚至还愿意帮自己解决这些

烦恼，这让他很是感动，姬发真是他这辈子见过最善良的好人。

殷郊轻轻地敲了敲桌子，对一旁正在认真听课的姬发道：“我们待会翘课吧。”

姬发猛地转过头来，见到了满面疲态的殷郊，悄声问道：“你不舒服？”

殷郊觉得心理有问题，需求亟待解决应该也是不舒服的一种，点了点头。

姬发毫不犹豫地举手示意：“老师，他不舒服，我能带他去校医院吗？”

殷郊被吓得瞳孔都放大了，扯了扯姬发的袖子，姬发不理睬他，在得到老师的点头示意后直接拉着殷郊就往外走。他都能听到崇应彪在小声嘀咕：“爹妈离个婚而已，至于这么脆弱吗？成天病怏怏的样子。”

殷郊不忘狠狠瞪他一眼，随后踉踉跄跄地跟着出了教学楼。

姬发把他拽到了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开始用人肉透视仪一般的目光上下打量他，问道：“你怎么了？”

殷郊有点近乡情怯，纠结了半晌这才犹犹豫豫道：“我想现在就去试。”

“试什么？”姬发有那么一瞬间呆滞住了，过了一会才理解到他的意思，目光开始变得难以言喻起来，但还是很耐心地问道，“你现在很烦恼？”

殷郊十分痛快地承认：“是。”

姬发却没有马上答应，而是思考了一阵，一脸平静地问道：“但是我不能你想要就给吧？”

殷郊诧异地瞪大眼睛，被拒绝的尴尬让他萌生了一点恼意。他深知自己很不习惯被人拒绝的体验，更不要说这个对象是姬发。但自己这个需求太过于难以启齿，他都不好意思十分坦诚地说他想要，也觉得不好逼迫姬发同自己一块掉进这个不太符合正常认知的陷阱，只能一边生闷气一边侧过头掩饰自己的难堪。

姬发又开始叹气，原本目光里还含着一丝看小狗闹腾的笑意，但此刻神色突然收敛了起来：“你这么不听话，我不知道怎么按照你想要的方向发展下去。”

殷郊被噎得说不出话，头一次听姬发用这种语气说话，语气一如既往的温和，但是品不出一丝感情来。但这股冷和他心头的热意交织着，他竟然萌生出一股羞愧来。

“对不起……”殷郊闷闷地道歉。他心里两股意识在交战，一边高傲地质问他怎么能这么卑微地给人道歉，另一边委屈道：我不道歉他不和我玩了怎么办？

那一头发出一声冷笑：玩什么？和你玩成人的捆绑游戏？还是小孩子过家家，把你当他儿子一般宠爱的幼稚游戏？

另一边说：能有什么不一样，对象不都是姬发吗？只要是姬发，纠结什么类型的游戏有什么意义呢？

殷郊被自己的内心争执出来的结论说服了，他的手搅在一起，垂眸轻声给自己辩驳道：“主要是想和你一起玩。”

姬发强迫自己不要露出太意外的表情，他盯着对方逐渐开始漫上红晕的耳朵，嘴角微微上扬：“玩什么？”

他突然开始感受到这种一步步把猎物逼向墙角，让他无处遁逃的快感所在了。

殷郊漂亮的眼睛里闪过一丝羞恼，他都怀疑眼前这个人是不是他认识的姬发了，他怎么会有这么坏的心眼？殷郊也是豁出去了，凑过来一字一句道：“我想你……捆住我，然后做什么都行。”

姬发慢悠悠道：“你对这种事的认知就只有这一样吗？”

殷郊迷惑地眨眨眼，那不然呢？

姬发看了一眼手表上的时间：“我要继续回去上课了，你可以回宿舍补觉，感觉你最近挺萎靡不振的，没睡好？当然也可以在教室里睡，那里挺暖和的。”

殷郊感觉自己正在被玩弄于股掌之间，他咬牙切齿地发泄着自己的娇纵：“那我究竟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开始？”

姬发露出一个非常温柔的笑容来：“还没意识到么？已经开始了。”

Chapter 4

Chapter Notes

怎么他俩还在推拉受不了一点，，，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more [notes](#)

殷郊最后还是一脸沉闷地跟着姬发回了教室，一进教室就开始侧过头，盯着外面光秃秃的树枝发呆，心里思绪如麻，脑子里的一个个问题都快拧成结了。他捋了半天都没想明白，最后还是趴在姬发的课本上睡着了。直到下课的时候，他浑身都被低气压充斥着，一张俊脸沉下来的时候很有压迫感，姜文焕过来找他们吃饭的时候都有点不敢惹他，只能问一旁的姬发：“他这是怎么了？”

姬发也破天荒地没去无微不至地关怀，一副很无所谓的样子：“欲求不满吧。”

姜文焕把它当成一句玩笑话，正准备很给面子地咧嘴礼貌一笑，此刻敏感的殷郊一下子就炸了，怒气冲冲道：“你才欲求不满呢！”

姬发头微微偏了一下，看似很无奈地点头：“嗯……对，我欲求不满。”

这下姜文焕更觉得姬发像个哄小孩的苦命家长了，朝他投去了一点怜悯的目光，开始操心五百米之外一个人躺在沙发上不知道在干嘛的鄂顺：“也不知道他今天咋样，要不去看看他？”

殷郊一点也不想回到那个让烦躁的导火线被点燃的地方，他生怕再面临一次如今这种窘境，语气很冷淡道：“我不去，我累了。鄂顺他好着呢，你没看朋友圈么？”

姜文焕连忙低头去看手机，果然看到了鄂顺顶着傻乐的表情躺在沙发上的自拍，以及被包得严严实实的脚踝，配字：感谢从小锻炼的金鸡独立技术让我今晚能安心吃饭！

姜文焕这下才放心来，随后把目光投向这个其实很少发少爷脾气的表弟，正准备关心一下他最近家里情况怎么样了，姬发这时却猛地开始咳嗽，殷郊被吓得侧过头去看，用手给他顺气，心想可别是今天下午他们那一胡闹给他肺折腾出问题来了。这时姬发微微抬起头来，用晦暗不明的目光瞥了一眼姜文焕。

姜文焕突然意识到了什么，马上就要叫出的那个字眼都迅速吞了回去。这段时间殷郊的状态一直都不太好，听姑姑说前段时间他在家里和姑父——马上就要是前姑父了——差点大打出手，姑姑回去收拾东西的时候在门口看到了一个触目惊心的带血的痕迹，一下子就想到了一直以来有点自虐倾向的殷郊。她心疼不已，但最近又太过于忙碌，只能拜托一个学校的姜文焕把他盯紧一点。

姜文焕对殷郊的心理问题一无所知，虽然他一直觉得姬发对殷郊有时候控制欲有点太强了，一点也不比当爹做妈的弱，但是相对的，殷郊也很是信任姬发，两个人如同磁铁一样互相吸引，黏在一起，颇有一种难舍难分的气场。他的家境环境不算特别和谐的，但不妨碍他被宠出天真单纯的性格，或许姬发在其中也发挥了一点作用。

算了。他想道，总该是姬发要自己去开导他了。想着想着又开始觉得无语：我可是他的表哥啊！纯正的亲缘关系，这点信任也没有么？表弟能找这种对象可以后可真是要“享福”了。

等姜文焕找了个借口溜了之后，两个人就静默地站在原地，颇有一种“敌不动我不动谁先主动谁输”的信念感。最后还是殷郊沉不住气了，气呼呼地质问道：“你今天下午那话什么意思？”

姬发这下终于露出了他熟悉的和煦笑容：“怎么还真的生气了？我给你道歉？”

殷郊撇撇嘴，看来生气果然有用，他也懂顺杆子往下爬的道理，一下子就收回了方才气鼓鼓的样子：“谁叫你啥都不给我说，你就是想看我笑话。”

姬发故作惊讶道：“什么？我以为我才是需要进行培训的，刚才还专门去搜了一点资料，没想到你的知识储量比我还少一点，还需要我这个半路进门的教你？这得让我重新考虑一下

了。”

“什么？”殷郊又一次感觉到自己被玩弄了，他再次小心翼翼地左右环顾了一下，确定四下无人，这才压低声音急切道，“你要出尔反尔了么？”

“你很急切。”姬发用陈述句下了这么个定义，“果然是新手。”

“你才是新手！”殷郊不服气地嘀咕着。

“是吗？”姬发意味深长地微笑着，“如果其他人像你一样不老实的话，可能就不存在这个圈子了。”

“什么圈子？”

如果是其他人脸上露出这种清澈里掺了点愚蠢的神情，只会被人觉得是欲擒故纵的装纯，但如果是殷郊的话，那一定是真的懵懂无知。

姬发叹气，还是耐心给他解释：“就是你想要的那种绑来绑去的游戏圈子。”

“这也可以是个圈子？”殷郊惊讶地瞪大了眼睛，随后又迷茫地追问道，“什么意思啊？玩这个还得守规矩？”

姬发思考了片刻，道：“其实也没啥规矩，你想要啥我都可以尽量满足你。但是我刚才搜了一下资料，看到了一个东西。”

殷郊没说话，点头示意他继续说。

“总结下来就是……”姬发知道殷郊没耐心听那些太过于学术性的东西，当然他自己也懒得讲，面对一只不是非常机灵的小狗用不着费太多心思去教育他，告诉他这么做是对的就行，他总会去执行的，“可能适当的管教会让你感到放松。”

“什么意思？”殷郊有点懵，自己理解了一下发很迷惑地问道，“你不是一直都把管着的吗？”

姬发没绷住，径直笑出声来：“原来你也知道？”

殷郊撇撇嘴，但隐隐感觉身上热了起来，他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短短一句话里蕴含的意味。就像趴在地上听主人回家的脚步，那道熟悉的声音缓慢地向自己靠近的时候，他是时候兴奋了，开始狂热地摇尾巴，等候着主人惊喜的呼唤。他开始变得支支吾吾，含羞带怯起来，轻声问道：“今晚？”

姬发眉头挑了挑，一副不置可否的模样。殷郊有点着急了，他从来没体验过被人这么吊着不上不下的滋味，一根绳子一收一缩地悬在他脖颈上，让他在即将窒息的瞬间又体会到了氧气涌进肺部的、重获新生的恍惚。

殷郊脸涨红了，理直气壮地质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你还没认清现状。”姬发冷冰冰地说道，“现在是有求于我，你这副态度，我恕难从命。”

殷郊惊呆了，他可以说认识姬发这么多年，头一次听到他用这么冷淡的语气和他讲话。他自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很能给人带来困扰的人——好吧，虽然有时候心直口快、过于单纯这些毛病能给他带来一点小小的麻烦，但有姬发在，这些小问题还没来得及困扰他就被解决了。他不厌其烦地静静站在殷郊身后，一回过头就能看到他温柔的目光投注在自己身上，这给予了他在自己的世界里肆意洒脱的底气。

但是如今这是什么情况？姬发终于厌倦自己了？他想着想着，一联系到自己如今的处境，眼圈突然红了。他不想让姬发发现自己悄悄落泪了，只能倔强地皱着鼻子不让它可怜兮兮地掉下来，用力瞪着不远处光秃秃的草坪，睫毛都跟着如同羽翼般颤抖着，上面水气弥漫，骤雨将至。

姬发强迫自己不要伸出手去抚摸他的泪珠，像从前无数次经历的那样耐心地哄他。家里养过狗的崇应彪得意洋洋地分享过训狗心得，他说：你可别小狗一叫就屁颠颠跟着过去了，你一过去他就知道，他想要任何东西，只要大声叫，主人就会过来满足他。

姬发的无动于衷让殷郊的眼睛越瞪越大，夜里的寒风一吹，他的眼泪直接大颗大颗地掉了下来，下眼睑红成了一片，可怜得就差发出“嚤嚤”的鸣泣。

姬发闭上了眼睛，最终还是没有动作，再次轻声念出一道祈使句的咒语：“别哭了。”

殷郊下意识地身子抖了一下，抹了抹自己的泪水，嘴硬道：“谁哭了？这是风吹的，今天太冷了。”

姬发失笑：“那你为什么要站在风口处？测试羽绒服的防寒能力么？”

殷郊见姬发神色和缓，也没心思去思考他为何如此精通变脸术了，有点骄傲地撇撇嘴：“这件衣服穿崇应彪老家去都没事。”

“先别想着去他家了。”姬发闭着眼睛重重地叹气，他可真不习惯自己这副作态。他整个人架起来，被心里那道火慢条斯理地烤着，如今夜色朦胧，正是那簇火苗烧得最旺的时候。他的声音低了下来，蛊惑一般慢悠悠地问道，“和我走吧？”

tbc.

Chapter End Notes

*设定彪子家在东北

Chapter 5

Chapter Notes

一辆纯爱车袭来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more [notes](#)

姬发其实有时候会很出格地构想，假如说他和殷郊在一起了，要上床的话该去哪里？学校附近的酒店——应该叫宾馆，他光是每天路过就感觉里面充斥着黏腻潮湿的气息。仿佛在血气方刚的大学生附近的这些宾馆的唯一作用就是男女朋友开房做爱，两个人站在这些建筑门口徘徊时浑身洋溢的欲望无需多言。无数人在这被翻红浪，隔音极差的墙板甚至能听到隔壁的人也在做同样的事，年轻的肉体在发出欢愉的声音。虽然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这种经历，但在面对别人做这种事时总会有一种突然回归原始每个人还在茹毛饮血的时代，直面人类本能的野性。

他以前和殷郊出去旅游的时候住过条件很差的旅馆，他一整夜都没睡着，耳边都是殷郊被硬硬的床板硌得睡不着，翻来覆去在床上不安分地扭动的声音。

姬发忍无可忍，十分疲惫地问：“你是豌豆公主吗？”

殷郊理直气壮又委屈地回道：“你不觉得这个床真的很硬吗？我的腰好难受。”

姬发特别想把他抓过来，让他躺在自己怀里睡，至少能让他安静那么一点——他当然不会承认自己还有别的心思。但是当时在开房时，他欲盖弥彰地要了一间双床房，他俩之间隔了一个足够再塞几个人的过道，这床也小得可怜，没能给他将殷郊拥入怀中的机会。

山里的夜寂静得让他萌生自己是不是已经死了的错觉，他迷迷糊糊地半睡半醒。过了一会他听到殷郊特别小心翼翼地慢慢翻身，虽然不可避免地还是发出一点“咯吱咯吱”的声音，但是他感觉自己心里软软的。

从那一时刻起他笃定了自己的一个观念：和殷郊出去睡觉必须要去足以让挑剔的殷郊都能安然入睡的酒店。

于是这次他也不例外，拉着殷郊就往市里最好的星级酒店奔去，两个人一路上都默不作声，对即将发生的事心知肚明。明明是要去做激情萌发的事，两人之间却洋溢着一种要去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的尴尬气氛。

殷郊觉得这比小时候考试成绩不理想，自己在院子门口迟迟不敢进去时那种心情还可怕。富丽堂皇的酒店，地砖都光可鉴人，他却感觉自己丑陋狼狈的一面被这些亮丽的东西映照了出来。

殷郊盯着镜子里那个熟悉又陌生的人影，裹着厚厚的羽绒服，鼻子和眼尾都红红的，一副生动艳丽的模样，眼睛里面却具是不安。他把目光投向姬发，他的眸子低垂着，也不知道在思考什么，只有捏着房卡的手在不安分地、节奏紊乱地敲着卡面，安静的电梯内部回荡着指甲和塑料卡片撞击的清脆响声。

殷郊犹豫了半天，觉得还是该说点什么缓和一下氛围，他太不习惯在姬发面前保持沉默了。两个人走到了房间门口，他这才想出来一个话题：“姬发，我们待会吃什么？”

姬发诧异地回过头来瞧他，此时门已经刷开了，里面黑漆漆的，而姬发正站在黑暗与光明的交界处，他的脸半边陷入了冷冽的郁色中，另外半边脸还是流露出笑意来：“你现在怎么还有心思考这个问题？”

殷郊讪讪然：“我觉得有点紧张。”

姬发把他拉了进来，门在他的身后应声合上，紧张的情绪在意识到自己今晚可能会到达人生中另一个阶段时到达顶峰。两个人静站在门口，都很默契地没有打开明亮的灯，只有玄关的一点感应灯微弱的光亮，映照出殷郊有点彷徨的脆弱神情。

姬发像是被这幅模样吸引住了一般，慢慢伸出手去抚摸他的脸颊，尚且夹杂着寒风吹拂后的凉意，他的手却是永远都温暖地，殷郊下意识地眯了眯眼睛，说不上是舒服还是难受。

由于殷郊这张脸生得太过于有攻击性，倒是很容易被人忽略细看更是精致漂亮的五官，姬发的手慢慢地往下游弋，手指抚上了他的嘴角。他时常会觉得这张薄唇无论是外形还是色泽，都会让书本中经常描绘的“花瓣般的嘴唇”有了具体的意向。姬发的动作暧昧不清，又在他的下唇蹭来蹭去，殷郊觉得一阵阵发痒，吓得不敢动，嘴唇被抵得蹦成一道弓弧。

姬发从善如流地发号施令：“嘴张开。”

殷郊犹豫了片刻，还是十分顺从地缓缓张开嘴，随后用不知所措的目光盯着姬发看，他不理解为什么只张开嘴，接下来呢？

姬发差点没忍住笑出声来，他的食指和中指并在一起，停靠在对方丰盈柔软的下嘴唇上：“你在等着我给你上课吗？”

殷郊蹙眉：“那我要做什么？”

姬发把手指往里面逼近了一点，温柔地笑了笑：“舔。”

殷郊的瞳孔难以置信地缩了缩，但他又想到方才姬发用宛如凝冰一般的语气说，他不是个听话的人。谁说我不听话的呢？殷郊气鼓鼓地想着，我现在不就老老实实在你屁股后面走吗？我多乖呀！他把嘴巴微微张大了一点，用舌头小心翼翼去够姬发那两根带着薄茧的手指，想象着自己是在吃一根没有味道的冰棒，毫无章法地乱蹭着。

异物逐渐向着他的喉咙里探进，殷郊浑身发麻，背靠着墙，整个人在往下滑，但姬发的手指在他的口腔里搅来搅去，把他整个人钉在了一个位置上，他只能被迫抬起头来，盯着姬发可以称得上是面无表情的俊脸。他一直觉得姬发用冷淡的目光看人的时候格外有魅力，虽然笑起来也很是舒朗养眼，但脸沉下来的时候身上洋溢着一种上位者的、俯视的疏离感，让他这张清俊的脸更增添了一份魅力。

温水煮青蛙般缓慢的窒息进度让他的泪水涌了出来，他渴求地舔舐着姬发由于干燥变得潮湿起来的手指，不知道是在这个过程中掠夺稀薄的空气，还是把它当成了意乱情迷的起爆剂。

就在他即将到达无法承受的临界点之时，姬发终于把手从他的口腔里收了回去，他还下意识地去吮吸，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之后，殷郊的脸一下子僵住了，尴尬地迅速闭上了嘴。

姬发摸了摸他湿漉漉的下巴，有一部分是唾液，还有一部分是被房间里的暖气闷出来的汗水：“做得很好。”

殷郊脸上露出欣喜里掺了点得意的笑容来，乖顺地在他手掌上蹭了蹭。*

“脱衣服。”姬发说。

“什么？”殷郊有点害羞，他也不是真的完全不通人事，来开房玩这个已经算是很容易让人浮想联翩的事了，脱衣服的话那就是真的和“性”这个字眼脱离不了关系了。他在纠结着，和我最好的朋友做这种事，我们还能回到以前那种氛围中去吗？

“你在想什么？”姬发的笑声把他从思绪中拉回来，“你不觉得很热吗？至少把外套脱了。”好吧好吧。想岔了的殷郊连忙把厚实的羽绒服外套脱下，里面还穿着一件很学生气的连帽卫衣，看起来就是一位非常普通的健气清纯大学生。他随手把外套扔在沙发上，随后马上侧过头，巴巴地望着姬发，等待着他的下一个指令。

姬发只穿了一件衬衫，他随手把袖扣解开，把袖子往上挽了挽，露出一节清瘦的手腕。殷郊的目光直勾勾地盯着他这个动作，他一想到这双手刚才无情地塞进了自己最敏感的一个部位之一，在里面搅弄着为非作歹，他感觉自己体内的血都跟着沸腾了，浑身跟着发烫起来。

殷郊的步子往床边靠了靠，凭借着一点床头灯的微弱光源，他用带着渴求的目光注视着姬发，视线一个劲地往床边姬发的背包瞅，开始浮想联翩：里面装了什么东西呢？姬发会对他做什么？

姬发坐在床边，轻声叫他的名字：“郊郊，过来。”

殷郊脸有点红了，他并不是第一次听到有人用这么亲昵的称呼叫他，但此刻在这种氛围之下，这两个字就显得相当缱绻。他情不自禁向姬发凑近，站在他的面前，昏黄的灯光都藏不住他脸上的局促和羞涩。

“跪下。”

“什么？”殷郊僵住了，他脸上下意识浮现出震惊和羞恼，就算是殷寿都没有让他给他下跪！他观察了半天姬发的神色，觉得对方并没有在开玩笑，纠结了好久，腿才如同灌了铅一般沉下去，但他竟然没有被耻辱冲刷的感觉，而是涌上一股隐隐的期待。

“手背在身后。”姬发语气很和缓地说道，仿佛很满意于他的乖巧一般。

殷郊这才注意到他手上攥着一节绳子，他的呼吸骤然急促起来，他把手背在身后，仰着头期待地望着姬发。姬发的眸色晦暗不明，他默不作声地半跪下来，把殷郊的手绑了起来，他绳结打得很紧，殷郊只觉得手腕处传来一阵些微的痛楚，但这让他非常满意。

他跪在铺满了柔软地毯的地上，头往姬发的膝盖上贴，用十分引人爱怜的目光注视着姬发。姬发的手在他的脸上摩挲着，手指托着他的下巴，迫使他抬头看着自己。

殷郊一直知道自己的脸算是一个大杀器，很多人就算不喜欢他，也不会出口说他长得不好看，姬发这么喜欢摸他的脸，他也觉得自己生得很俊吗？殷郊舔了舔自己干涩不已的嘴唇，感受到姬发的手逐渐往下滑，触碰到了他敏感的喉结，他瑟缩地抖了一下。

他察觉到姬发用审视的目光打量着自己，此刻他不再是一个鲜活的人，而是一个精美的、失去了自我意识的摆件。姬发的手缓缓地圈住了他的脖颈，殷郊在此刻才发现自己的脖子是多么脆弱的一个部位，直觉使他大气都不敢出一口，就连吞咽唾液的动作都变得格外小心翼翼。

随后他感受到了自己期待已久的呼吸被迫屏住的感觉，温热的血肉把自己的呼吸权利牢牢控制住，身体下意识的挣扎让他感受到姬发手上的薄茧在摩擦着他细腻敏感的脖颈皮肤，带来一阵刺痛的快意。他的喉结很突出，此刻在姬发的手掌中滚动着，随后他感觉到姬发的手在逐渐收紧，明明是看着很漫不经心的动作，仿佛就只是随手将手搭在他的脖子上一样随意，这分明就是一个致命的行为，因为他又一次感受到了喉口哽住的鲜明痛苦，氧气的含量越发稀缺。他的头挣扎地扬起来，像一只引颈受戮的天鹅，他的手用力抓住了一旁的床单，目光惊恐地盯着神色淡漠的姬发，在他的脸上读到了陌生的镇定，这让他恐惧中越发兴奋，火越烧越旺，让他整个人到达了欲望的最巅峰。

殷郊体验到了熟悉的勃起的感觉，性器官接收到了大脑错误的指示，凭借一腔本能昂扬起来，生理反应使他泪眼蒙眬，喉咙里发出暗哑的喘息。他不知道自己这幅模样好不好看，只觉得如今一定是狼狈不已，但致命的快感冲刷着他的意志，他眼睛半睁半阖，整个人处于半是痛苦半是欢愉的状态。

他迷迷蒙蒙地盯着在泪水中模糊不清的姬发，只见他俯下身来，用力堵住他的嘴唇，空气逐渐又充斥在他的口腔里，通过受压迫而收窄的喉咙口重新进入肺部。他感受到姬发的手稍微松了松，但依旧是那么有压迫性，他的嘴巴根本不用刻意去撬开，不自觉地就张大了，主动地去迎接这股炽热的吻，

姬发的口腔中有一股清冽的气息，殷郊小心地舔了舔他的唇沿，听到姬发的喉咙里终于溢出了一丝笑声来，更是开心了，主动地将舌头伸出来，任凭他俩的呼吸交缠起来。姬发的手终于从他的脖子上松开了，殷郊从一个窒息的边界点来到另一个临界点，他快被这过于急迫的热吻折腾得喘不过气了，这种感觉比刚才掐住脖子的压迫感还要令人浑身发热，他感觉自己的脊背都在发麻。

殷郊还有心思掀开眼皮去看姬发，只见他闭着眼睛，仿佛在做学术一般认真钻研的模样，他的嘴唇和舌头是一道值得思考一生的悖论难题。

他觉得虽然自己仰着头这个姿势也说不上舒服，但姬发这么弓着背一定是难受的。殷郊身子往后挪了挪，急切地喊道：“姬发……姬发！”

姬发闻声从这份热烈中脱身而出，眼睛里也弥散着水汽，低低地喘息着，从喉咙里挤出一个字眼：“嗯？”

“我们去床上吧，”他俩此刻凑得极近，殷郊已经抛弃了刚才困扰自己的想法，他的思绪被这个亲吻给搅乱了，只觉得想继续和姬发贴近——这也太舒服了，“你这么不难受么？”姬发居高临下地望着他洋溢着期盼和欲色的精致脸庞，面上神情莫辨。

殷郊这才意识到现在应该是姬发做主，他是不应该提出要求的，随即有点惴惴不安地低下头。然后他感觉到姬发轻轻摸了摸他的头，姬发的手指穿过他蜷曲的发丝，轻轻地按着他的头皮，一阵快意从天灵盖流窜开，他舒服得就差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

殷郊眯着眼睛，抬起头去观察姬发的神情，只见他脸上洋溢着愉悦，嘴角若有若无地勾着。

“好。”姬发微笑着说道，“你起来吧。”

殷郊松了一口气，但他的手被绑在身后，如今他只能把头搁在姬发腿上，把尖俏的下巴作为一个支点，有点狼狈地挣扎起身，姬发不为所动地看着他，眼瞧着他在地上扭来扭去，花了好一阵功夫这才站起来，人还一副摇摇欲坠的样子。

姬发坐在床上静静地盯着他，突然问道：“刚才你很爽？”

殷郊有点迷茫地“啊”了一声，这下他才意识到自己刚才的生理反应，此刻突然沉静下来，显得身下的灼热越发不能被无视了。姬发眼睛里始终含着笑意，漫不经心地在自己的腿上拍了拍，殷郊一下子就理解了他的意思，有点害羞地跨坐在他的腿上，他突然很想用手勾住姬发的肩膀。

殷郊头往他肩膀处埋了埋，能够闻到一股洗衣液的清香，他知道姬发每天都会洗衣服——当然可能今天会成为他爱干净这道人生准则的一个意外。他懒洋洋地搭在姬发的肩膀上，说话时卷起来的暖流都扑在了他的脖颈上，轻轻笑着：“姬发，我压得你难受吗？”

姬发瞥了他一眼，道：“你害怕压到我可以下去。”

殷郊恨不得把绳子挣脱，手环住他脖子，将自己禁锢在姬发的怀里，他生怕姬发真的突然翻脸又让他下去跪着。他的潜意识里诧异了一瞬间，他为什么要害怕姬发怎么样？但此刻他也顾不得那么多，说话语气都黏糊糊的：“我不！”

姬发这才又笑起来，手又贴了上来，在他温暖的肉体上持续不断地点火，他觉得浑身上下痒嗖嗖的，尤其是当他抚摸上自己胸口的时候，那种瘙痒更是明朗，他不轻不重地挑逗着，明明不应该觉得很敏感，但殷郊察觉到自己的下面更是蓬勃欲发。

他不敢想象姬发那双带着薄茧的手帮他抚慰将是一件多么痛快的事。

殷郊的嘴唇贴在姬发的脸上，意乱情迷地胡乱在他脸上蜻蜓点水地吻着，更像是舔舐——姬发想着。随后殷郊蹭到了姬发的唇角，他立马回想到刚才那阵滋味，更是主动地凑上去不断地舔吻着他的嘴唇。

姬发像是忍无可忍一般，反客为主地含住他的嘴唇，他细细的吮吸着他挺翘的唇珠，手在他不知不觉地情况下摸到了下身。他听到姬发的喉咙里溢出一声带着喘息的笑来，随后他就体会到了刚才臆想的体验，快感就像火花带电一般在全身上下流窜着，他头一次体会到这么直接的刺激，浑身发着软，也没有动力去和姬发的舌头纠缠不清了，只有眯着眼睛轻声喘息的份。原本就被积攒到一定界限的快感在姬发的触碰下一下子就到达了顶峰，他失控地昂起头，喉咙里十分不争气地挤出一句轻微的呻吟。

令他十分猝不及防的，姬发亲了亲他的脖颈，他能感觉到正好是一圈勒痕的位置，伤口结的痂一触碰到温热的呼吸就开始发痒。

姬发感受到手心变得湿漉漉起来，他把手伸出来，打量着这看起来很是浑厚的精液，又把手抵在殷郊的唇边。这次殷郊十分地无师自通，用舌头试探性地舔了舔，又煽情地含住了他的手指，又开始想象自己是在吃没有味道的冰棍——好吧，这次有味道，原产地还是自己的体内。

姬发盯着他的目光越发幽深起来，他低声道：“你再这样……可能我们就需要安全词了。”

“什么是安全词？”殷郊停住了动作，犹豫地问，随后又觉得自己特别傻，纠结了半天才道，“呃……姬发！”

“嗯？”

“我意思是，安全词就这个。”

姬发忍俊不禁地问道：“你真的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大概知道吧……”殷郊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反正应该不会说。”

“那还是算了，你重新想个。”姬发亲昵地亲着殷郊的脖颈，一路流连到嘴唇，两个人又开始黏黏糊糊地接吻，慢悠悠的说道，“我想听你叫我名字。”

殷郊被亲了个七荤八素，心想姬发可真麻烦！他脑子迷迷糊糊的，随便编了一个词汇，反正到时候他肯定可以忍住不说的，然后开始催促姬发赶紧进行下一步。

姬发没说话，低头在他的胸乳上舔来舔去，一只手撑住他的后脑勺，不让难耐的殷郊一个劲地往后躲，另一只手却慢慢地顺着他的大腿往后摸。他刚刚才经历了一场高潮，整个下半身都是麻的，腿还在隐隐地打着颤。姬发的手抚摸过的地方都发着烫，殷郊觉得身上哪哪都痒，身子下意识地往后缩，却被姬发抓住了头发，他感觉到头皮传来一阵刺痛，这下不敢再动了，只能被迫地仰起头，露出脆弱的脖颈，感受到姬发的手来到了他身体最隐秘的一个部位，借助着方才的精液和唾液，试探性地想要往里进。

“腿打开。”姬发的声音哑得很可怕，仿佛乌云凝结在他的声带上。

殷郊顺从地把腿打开，露出一片狼藉的下身。他感觉自己像个荡妇，应该说是一台机器人，随着主人的指令而行动，主人又把他的手指塞进了他的嘴里，这次是三根，他根本不用姬发特意去提示他怎么做，立马从善如流地舔舐着，直到那三根纤细但骨节分明的手指

上沾满了他的唾液。他的脸蛋一片绯红，感受到姬发在闷声笑着，在他的屁股里细细地开拓着，同时执着地亲吻着他脸上的两颗痣。

姬发根本不用问他痛不痛这种问题，他知道殷郊十分享受于这种痛楚，所以他明明知道前列腺的位置在哪里，但还是故意不去触碰那让人能迅速到达高潮的软肉，而是在里面没有章法地扩张着，搅弄得殷郊感觉自己的肚子都开始隐隐作痛。

殷郊用力地掐住自己的手掌心，这种刺激对他来说有点太超过了，他迷迷糊糊地叫着姬发的名字，感觉自己的屁股上被不轻不重地扇了一巴掌。

“嗓子留着待会再叫。”姬发似笑非笑地说道。

殷郊其实觉得有点耻辱，毕竟从他很小的时候就没有挨过打了，殷寿压根懒得管教他，打骂会让他面临虐待孩子的指控，从而被人抓到机会从高位上掀下来，而母亲更是对他宠爱有加，更不会动手打人。但屁股上刚才被打的地方开始隐隐发麻，他竟然开始期待下一个巴掌的降临。他都不知道过了多久，直到姬发的额头上开始冒出细汗，这才将手从已经松软的穴中伸出来，随即抵上来的是滚烫而炙热的巨物。

殷郊略微有点失神，他能感受到这个东西有多么的滚烫和坚硬，虽然说男生的性器官总是会在受刺激的时候勃起，但是姬发这种状态是不是证明他也处于亢奋状态中？他甚至还有心思得意地想道，他果然对我有意思，他是喜欢我的脸？还是我的性格？他很想张口问，却听到姬发温柔地问道：“怕么？”

说实话，殷郊还是有点心慌，他对两个男的能做爱这种事产生认知都是在今天，他都忘了今天来开房的主要目的是什么了。他缓慢地摇摇头。

姬发“嗯”了一声，点点头，突然露出一个看着很肆意的坏笑来：“你说怕也没用。”看得殷郊心里是怦怦直跳，随后他就没空去东想西想了，姬发的性器蛮横地冲撞了进来，带着热气和沉甸甸的欲望。看起来很是游刃有余实则没有太多实际经验的姬发只会横冲直撞，深深地顶进去，又迅速地抽身而出，机械而利用自己的蛮劲来让两个人获得快感。

姬发的手搭在他冒着汗的脖颈上，手上又开始用力掐住，他的喉咙开始逐渐涌上血腥气，下身被撞得一片发麻，痛苦之中又是令人浑身发颤的酥麻，这让他想起了即将落痂的伤口，揭开的时候又是发痒又是疼痛，可能疼痛和快感本身就是一种双生关系，交错复杂地生长着。姬发又开始亲吻他脖颈上的伤痕，他被热得大汗淋漓，绯红像云雾一般爬满了全身。姬发的牙齿和嘴唇一起在那一块湿漉漉的地方流连忘返，留下了一个个泛红的痕迹。

“慢一点……慢一点！”头一次做爱就体验到了这么个进入极深的体位，殷郊感觉自己的肚子都要被顶破了，十分羞耻地低声叫喊道，他已经完全忘记了何为安全词。由于心理上的不安和羞耻，他身下的软肉紧紧地包裹着硬挺的性器，这让姬发也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在短暂的适应之后又一次猛烈地冲刺起来。

“姬发……姬发！”殷郊的眼睛开始生理性地掉落眼泪，他很想让姬发慢一点，但残存的意识告诉他没有做主的权利，只能承受主人带给他的欢愉和痛苦。他注视着姬发的面孔，能看到他俊秀的脸上也露出格外难耐的神情，被爽得眼睛眯起来，喘息声不绝于耳，殷郊的心剧烈地跳动着，被迷得情不自禁地凑上去吻姬发。他可真喜欢接吻，如同被浸泡在温水中一般暖和又缠绵，这种快乐比什么窒息还要令他心神荡漾。

姬发有点意外，但还是勾住了他的舌头，轻声唤着他“郊郊”。殷郊一时间分不清他是在叫自己的名字，还是千年前被帝王说要造一座金屋藏起来的那位皇后。随后姬发在他柔软的唇瓣上印上齿痕，花瓣一般的嘴唇流出汁水来，磕磕碰碰中品出来血液的腥甜味。

原本很是享受的殷郊轻轻地“嘶”了一声，睁开眼用迷惑不解的目光盯着姬发看。

“怎么？你不是很喜欢痛吗？”汗水从姬发的额头上彻底流下来，悬挂在绷得紧紧的下巴上，配合他冷冽的目光，像是一道含着倔强的泪痕。

“我不要，我要你亲我。”殷郊开始用他那黏糊糊的声音撒着娇，他仿佛还没意识到两个人骤然颠倒的关系，曾经有求必应的那个人如今轻佻地俯视着他，对他的示好展现出冷酷的作态。

姬发没有说话，只是更加用力起来，深深地凿进他的身体深处，殷郊感觉自己被顶得几欲作呕，直到温凉的液体浇筑在体内一个很深的位置，但他此刻心里却无比地充实，仿佛整个人被刻上了有关姬发的烙印，他彻底地被占有。

殷郊也彻底地意识到了他一直以来最渴望的东西：关怀、占有欲和爱，他在姬发这个人身上将这些东西掠夺过去，两个人互相绑着锁链牵制着。他本质上是个很霸道的人，温柔的关怀他要，性欲的投射他也要，原本不属于姬发的控制、伤害欲他更要，这种为他而生

的、独一无二的改变让他更为深刻地意识到，姬发是多么的喜爱着自己，这一切都让他在精神上达到令人震颤的满足。

殷郊失神地盯着姬发鼻子上的一颗痣发呆，姬发在高潮后忘记了装腔作势，他的吻终于回归了温柔和怜惜，眼睛里全是餍足的笑意。

好吧，殷郊盯着他的眼睛，又一次觉得自己嘴唇发痒，怎么就这么想亲他呢？他想他终于找到了比扇自己巴掌，勒自己脖子更能解压的事，那就是和姬发亲嘴，又能让他品味到唇舌缠绵的悱恻，又能体会到窒息的快感，怎么不算一种双赢呢？他腻歪地凑过去，在姬发的嘴唇上重重地亲了一口，眨了眨眼睛：“还能再来一次吗？”

姬发调笑道：“我下午那会说你欲求不满，你还生气了，现在看你还怎么否认？”

殷郊一直都是个很擅长于直接表达心迹的人，道：“那是因为那个时候还没和你睡。”

“呃……”此刻如此坦然的殷郊倒真像一朵被催熟的花了，艳丽得让姬发多看一眼就感觉面上阵阵发烫，但更多的是想把这支开得绚烂的花折下来带回家的残酷想法。

他翻身而起，把殷郊困在怀里，两个人又开始不知疲惫地纠缠在一起，殷郊的喉咙里发出细细的呻吟，爽得头皮发麻，开始后悔自己为什么不能早点和姬发发展这种关系，他以前在搞什么东西？

殷郊摸了摸刚刚才解开的早已经发麻的双手，如愿以偿地把它搭在姬发布满汗水的肩膀上，道：“姬发，我可真喜欢你。”

姬发愣住了。

tbc.

Chapter End Notes

*这里参考姐己在比干面前的模样，郊郊你果然是一款更符合武王体质的哈基米……

*错字大王 如果看到错别字请自己翻译一下（）

Chapter 6

Chapter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notes](#)

姬发有时候觉得，自己貌似是被打开了一个开关一般，他开始渴望着见到殷郊垂泪时的神情。曾经的他一看到殷郊的眼泪就会心悸，产生恐慌的怜惜，但如今他会浑身发热，心中涌上一阵令人颤动的狂热，想要让他哭得更惨烈一点。

会有人不爱看殷郊哭吗？他心中萌生出一丝丝恶意，会有人不爱看晶莹剔透的泪水从眼眶中滚出来吗？会有人不爱看烟霞一般红艳的眼尾吗？会有人不爱看泪水浸润过更为楚楚可怜的泪痣吗？殷郊在做爱的时候热衷于流泪，除却汗水，泪水一块将情欲蒸腾而出，化为更为猛烈的热情。

又比如说现在，姬发满脑子都是含着眼泪的殷郊，但他正在故作镇定，深谙“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推拉技巧。很明显这种套路的受众只有殷郊一个人，他急切地偷偷去勾姬发的手，小声问道：“今晚……？”

姬发撑着脑袋看着讲台上正在讲课的老师，漫不经心地问道：“什么？”

殷郊压低了声音嗔道：“你又在这装？”

姬发觉得逗狗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他嘴角噙着一抹笑意，微笑道：“难道不是你自己没说清楚？今晚你想要做什么？你得先告诉我吧？”

殷郊扭过头去看前前后后的同学们，和平常的大学生一样，要么在认真听课，要么在埋头玩手机。他不敢拿自己这剩下几年的名声打赌，只能含着怨气地瞪了姬发一眼。

姬发轻轻地叹气：“你可真是恃宠而骄。”

姬发又回想起他俩第一天做爱那天，殷郊骑在他身上，勾着他的脖子，对着他说出了不知道是真情吐露，还是只是床上有感而发的情话。他当时就感觉自己的心怦怦直跳，这种被一个直球迎面而击的狂喜给他打了个猝不及防，他顿时忘记了两个人之前营造了许久的控制与被控制氛围，而是怀着温柔的绵绵情意进行了一场十分煽情的性事。

姬发在事后喘着气，用手指一点点地捻着殷郊汗湿的小卷毛，他一边调笑着殷郊可真是水做的，上面爱哭下面也爱哭，一边很犹豫不定地心想，这算是和殷郊在一起了？

他问殷郊：“你还想玩捆绑吗？”

殷郊懒懒地摸着刚才在姬发身上留下的抓痕，很坦诚的说道：“貌似没那么想了，更想和你亲嘴。”

姬发摸了摸他绯红滚烫的脸颊，凑过去慢悠悠地在他上面啄吻着，笑道：“但是我突然发现，我想看你哭起来的样子，你会不会觉得我很坏？”

殷郊抬眸瞥了他一眼，咋以前没发现姬发这么会调情？说得他都有点浑身发热了。他装模作样地用湿漉漉的、委屈的眼神勾着姬发，问道：“我哭了你就会很兴奋？那我被你做狠了哭，会不会被折腾得更惨？”

“说不定呢。”姬发的吻在他的唇边流连着，两个人又开始黏糊糊地接吻，他们一晚上就将这门之前从未学习过的课题研究到了精通的水平，一场热烈又缠绵的亲吻能够将两个人都逼迫到几近窒息的地步。此刻姬发突然理解了殷郊的这个怪癖，处于窒息边缘的时候确实会萌生一股怪异的快感，半只脚在生死线上踏着的感觉危险又迷人。

殷郊被闷得泪水直冒，一双眼睛亮得吓人，含含糊糊道：“唔……那我还是多哭哭吧……喜欢你这么折腾我。”

姬发一向是个很意随心动的人，一旦脑子里浮现出什么想法就要去实现。如今的他有点坐不住了，浑身一阵发热，他顿时有点后悔自己刚才给自己挖坑跳的行径。他在这里焦虑了将近二十分钟，直到下课铃响起，他马上开始收拾书包。

正在旁边昏昏欲睡的殷郊被突如其来的动静吓了一跳，问他怎么了？不是还有一堂课吗？

姬发面无表情，不愿意暴露自己的急切：“我有事。”

殷郊疑惑道：“你能有什么事？”

姬发皮笑肉不笑，咬牙切齿：“你说呢？”

殷郊愣了一瞬，反应过来后见一下子涨红了，也不知道是害羞得还是兴奋得，一边兴冲冲

地收拾书包一边嘀嘀咕咕着：“哼哼，叫你刚才装模作样！”

姬发手机捏在手里，还没出教学楼就开始打车，殷郊道：“又去上次那个吗？要不就学校门口？”

姬发瞥了他一眼：“那你可别叫太大声，对面小宾馆你咳嗽隔壁都能来投诉你。”

“我哪有！”殷郊闹着要去捂他嘴，姬发笑着在他手上蹭来蹭去，亲吻着温暖的手心。殷郊一边受不了这腻歪劲，一边心里又甜滋滋的，怎么姬发会这么可爱！他感觉自己的嘴唇痒嗖嗖的，又开始催促姬发：“快点快点，等不急了。”

姬发没说话，亲吻着他骨节分明的手指，一点点地把它们含进去，舌头抚摸过敏感的指腹，做出吮吸的样态。殷郊难耐地想要收回去，又心虚地瞧四周有没有人，确定四下无人也没监控了，连忙将手从他嘴里抽出来，嘴唇十分主动的送了上去，一边在姬发丰润的唇肉上啃着，一边试探性地往他裤子里伸，果然是一团早已鼓起的炽热。

殷郊得意洋洋地哼哼着，含含糊糊地问道：“你什么时候硬的？”

姬发没办法，只能捧着他的脸承认道：“上课的时候。”

殷郊有点诧异：“这么久了都没消下去？”

姬发也有点不好意思了，脸色通红地开始说荤话：“它太想你了，没办法。”

“是么？”殷郊咬了咬他的嘴唇，开始吃吃地笑，“那它待会可得表现好点。”

“它之前表现不好吗？”

“挺好的呀，就是我觉得你的实力不止那么一点。”殷郊的思绪开始一路狂飙向另外一个地方，明明是数九寒冬，他却冒了一身汗。心里的欲念开始膨胀，他越发地渴望和姬发进行肢体接触，一点点抚摸或者碰撞都会让他浑身发麻，这令他感到心惊，真是一种奇妙的体验。

两个人又开始在进房间之前默不作声，仿佛要装作他俩只是一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借此来遮掩身上毫不掩饰的求欢渴望，此时他俩尚且存着文明时代的人的意识，这种假装让他们不至于一下午倒退回被欲望支配的远古时代。但一切在进房间后都变得不一样了，他俩根本不用顾虑开灯这个问题，就在昏暗的玄关抱着亲在了一起，明明方才已经嘴唇相贴有一段时间了，但此时此刻他们还是发出了慰藉的呻吟，也许是方才意淫了太久，室外那一点因为心虚而浅尝即止的吻显得过于微不足道，难以止渴。

姬发此刻暴露了一点虚假的本性，动作都格外地粗暴，几乎要将他拆吃入腹。但很明显殷郊享受于这份蛮横，光是接吻就让他舒服得整个人瘫在姬发怀中，手用力地扯住姬发的头发，闭着眼承受着这狂风骤雨一般的热烈。

过了一会他的意识稍微恢复了一点，也不忘去照拂姬发这硬了一路的性器，很明显他的手法很是随心所欲，一副施舍的模样。姬发难耐地低低喘息着，殷郊只能感受到这滚烫的东西在自己手里还在膨胀着，他联想到了这个巨物塞进自己身体里的那种酸涩胀痛，更是激动不已，一个劲地往姬发身上挂。姬发一副不为所动的样子，看上去只想和他接吻，虽然殷郊也热衷于干这种事，但是干柴烈火一触即燃，一点点唇舌间的交融已经不能满足他。

殷郊的手勾着他的脖子，贴在他的耳边用气音引诱道：“你不是说想看我哭么？快点……”

姬发用力地捏着他的下巴，乌云在他的目光中凝结着，一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殷郊看着他这幅阴沉沉的模样，只觉得更加兴奋了，如果他是女生，下面的批一定已经开始流水了，他可真喜欢看到姬发用这种冷峻倨傲的目光注视着他，仿佛下一秒就要扬起巴掌打他了，又或者是冷淡地出言羞辱他，问他为什么要这么浪？

殷郊有时候思考过，如果是其他人这么对待自己，他会不会也很爽？这个问题被他当场否决了：当然不会！身为殷商集团的太子爷，他自然不可能一点脾气都没有，再加上家世赫赫，谁敢如此犯上羞辱他？目前来看只有姬发胆敢冒这个巨大的风险，但殷郊就是吃这一套。

他很早以前就发现，自己在姬发冷脸的时候就会变得格外躁动不安。比如说他和崇应彪打架的时候，那张清俊的脸一下子沉了下来，面上尽是凶狠的阴森。他那个时候还很容易被激怒，径直一个拳头砸过去，嘴里也会嗤笑着刺他。殷郊在旁边围观着，整个人都僵住了，因为他很恐惧地发现期待着被这么不干不净地骂的人是他本人。天呐，用这么一张脸骂人，这也太带劲了！他浑身发麻地想着。

但很遗憾，他从来不会是被姬发怀着恶意攻击的对象，姬发对自己永远是无微不至的关怀体贴，他会错误地理解为如同父亲一般的和煦，直到现在他才领悟到：哪有儿子会想和父亲睡觉？哪会有兄弟想和另外一个兄弟做爱？

姬发搂着他，两个人跌跌撞撞地奔向床铺所在的位置，此刻卧室里天光大开，玻璃窗外高楼大厦林立，正是城市中心最为繁华热闹的时刻。殷郊整个人像一只大型犬一般黏在姬发身上，黏糊糊地问：“姬发，对面的人会看到我们吗？”

姬发在开房之前特意问过，这里的酒店采用的单向玻璃，外面是看不到里面的动静的。他此刻却起了坏心思，问道：“你想让他们看到我们吗？”

殷郊有点犹豫，他自然是不愿意的，但一旦构想出那副场景，就如同发烧了一般浑身发烫，但还是要欲迎还拒地羞涩一下。

姬发崩不住笑了，在笑声中欲望的火气蒸腾而起。他慢条斯理地把自己的围巾从脖子上解下来，顺势坐在玻璃窗边的沙发上，明明是被俯视的角度，却给人以很强的压迫感。

殷郊是个非常上道的人，他一下子就半跪下来，头顺从地搁在姬发的膝盖上，正准备去拉下束缚住他蓬勃欲望的裤子，却听到姬发说：“怎么，你现在不喜欢窒息了？”

殷郊有点犹豫，他觉得其实现在做爱对他的吸引更大一点，他这段时间都差点忘了让自己体会疼痛这种纾解方式了，还不如拉着姬发去亲嘴或者开房睡觉来得舒服。

“好吧。”姬发摸了摸他的头发，把带着他体温的围巾往殷郊脖子上绕，一圈圈地缠绕着，只露出一双清凌凌的、透露着疑惑的眼睛。一开始他还没有感觉，随后就感受到了熟悉的憋闷，羊毛材质让他感觉到软绵绵的温暖，但是同样的细密针织工艺也让空气难以窜进他的喉咙里。殷郊开始下意识地挣扎起来，他的脚趾都蜷缩了起来，手用力地扣住了姬发的裤子，眼睛又开始溢出珍珠一般的泪水，大颗大颗地顺着他的脸颊往下滚落，但眉眼间却充盈着半是痛楚半是欢愉的复杂情绪。姬发还是一副面无表情的模样，通过仔细观察他的表情检测着临界点，这才慢悠悠地把围巾解开，冷眼旁观着殷郊半跪在地上路上剧烈咳嗽，咳得开始干呕，额角冷汗直冒。

“姬发你……”殷郊有点生气了，一边剧烈喘气一边用目光质疑着姬发。

“我怎么？”姬发语气平淡地说道，“难道不是你一开始想来招惹我的？你是不是忘了我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殷郊错愕地瞪大了眼睛，他此刻还狼狈地坐在地上，深深地望进了方才还一片浓情蜜意的姬发眼中，不敢置信地问道：“什么？”

“你不会觉得我很好糊弄吧？”姬发问道，“如果是单纯的给予你一种放松途径的关系，那你得唤我一声主人。”

“你当我是狗吗？”殷郊真是个忘性大的人，在姬发这里稍微讨了一点好，顿时就忘了之前的种种，又把自己放在了高位，他恼怒地嚷嚷着，“你就逮着我欺负吧！”

“是啊，我就只想欺负你。”姬发也不否认，“我又不是天生就有s倾向，没有喜欢伤害别人，看别人痛苦的爱好。”

姬发有时候自己也会质疑自己，为什么他能心安理得地对殷郊产生一点施虐欲？这似乎是不应该的，从小他就接受着“爱是无私奉献，是对对方的幸福感同身受”的教育，但如今他好像在朝着一个不可控制的方向一路狂奔。

他在自我剖析的时候，感觉自己如同童话故事中被困在瓶中百年的魔鬼，曾经不能理解的这个故事在如今也有了深刻的可悲理解。他也被爱情这个无形的瓶子困住，在一天天的虚空中许下一个个的空头支票。或许在耗尽耐心之后，正如故事中的魔鬼一样恼羞成怒，甚至于恩将仇报。他开始构想，爱一个人，为了与之更亲密，而盼着他遭遇更大的不幸*，很幸运又不幸的是，他盼到了这个几欲让殷郊崩塌的机会。

姬发每天都能近距离地观赏到殷郊的痛苦的底色，他在家庭这个很难被绕开的巨石这里狠狠地摔了一跤，摔得遍体鳞伤，痛苦不堪，他只能将这道伤口暴露在姬发面前，含着眼泪迷茫地问道：“姬发，我该怎么办？”从那个时刻起，姬发的内心就已经不全是怜惜了，而是迸发出渴望的狂喜，他终于被世界抛弃，光着脚独自彷徨地游荡着，只能寄最大的期望于自己，姬发在殷郊眼中变成了光明、正义、温暖可靠的存在，他变得更为亲近姬发，持续不断地散发着迷茫脆弱的气息。

姬发每次坐在他的身后，静静地注视着他落寞的背影，观察着他藏在蜷曲头发下白净的脖颈，突然有种掐住他的咽喉，观察他拼命挣扎的模样的欲望。他震惊于自己出格的想法，又含着真情的怜惜去抚摸他柔软的头发，轻轻地安抚着他，抹去他的痛苦。

姬发在查资料的时候搜索过，对号入座了一番，确认自己确实没有网上所说的s倾向，他并不愿意看他人受伤，唯独只针对殷郊，他热衷于看见殷郊最为狼狈的模样，仿佛此刻他就是唯一的心软的神。这真的是一种喜欢、一种爱吗？他在自我怀疑着，但听到殷郊的床

第之言时还是会感到浑身发热，此刻他抛弃了施虐的想法，只想给他一个拥抱，两个人的嘴唇纯洁地贴在一起，像抱团取暖的两只小狗。

殷郊倒也不傻，愣愣地眨了眨眼睛，嘀嘀咕咕着：“你是小学生吗？”

姬发抿着嘴唇不说话，两个人尴尬地僵持住了，过了好一会姬发才拉住殷郊，让他坐在自己腿上，他把头靠在殷郊软软的胸脯上，听着他如雷贯耳的心跳，轻声道：“是，因为我太喜欢你了，我才喜欢欺负你的。”

殷郊咬了咬嘴唇，附身亲吻着他的额头，顺着眼尾一路游弋到嘴角，看着也是有点羞涩：“我……我上次不就说了么！你怎么现在才回应我？”

“你没听说过，男人在床上的话不能相信吗？”姬发顺势含着他的嘴唇，幽怨地说道，“我以为你才睡了觉有感而发说着玩的。”

“你非要算账的话，我倒想问问你了，你说你没有那方面倾向，那是怎么做到无师自通的？”殷郊气得用力捏了捏他的脸颊。

“不是都说了么，看到你就想这么欺负你了，想看你哭。”姬发摸了摸他的下巴，露出一个他熟悉的微笑来。

好吧好吧好吧。殷郊含糊地点点头，他正亲吻着姬发的喉结，手开始不干不净地在身下胡乱摸着，暗示着：“气发完了么？可以继续了吗？”

很明显他俩在莫名其妙闹了一场后倒是变得更加热情了，一边缠绵地相拥而吻，一边相互抚慰着，姬发的另一只手在旁边摸摸索索地，摸出早就买好的润滑液和安全套，手指探进了狭隘的洞口，他的手指上有一层薄茧，光是几根手指就能让殷郊浑身发抖，被玩得直接逼近高潮，他头高高地昂起，正好感受到姬发在他光洁的脖颈上吻着，留下一道道细碎的红痕，仿佛这些他的脖子上天生就该存在这道红色。

姬发最喜欢用的体位就是正面的，他并不沉醉于肉体接触带来的炽热，他对深陷情欲之中的殷郊的脸更感兴趣。他顶进去的时候能看到殷郊那道精致的眉眼轻轻地皱了一下，从喉咙里挤出一道不知是痛苦还是欢愉的喟叹，他的脸上很快就会被红霞弥漫，泪水像春日里的雨水般淅淅沥沥。此刻姬发的控制欲会猛烈地爆发出来，他把殷郊的钳制住，那股力道重得几乎要将他和体型不符的纤细腕骨捏碎，但殷郊并只是轻轻地痛呼一声，随后就陷入更浓烈的快感中，整个人瘫在姬发怀里，喉咙里溢出剧烈的喘息。

殷郊沉醉地看着姬发强装镇定的样子，他分明也被爽得眼睛微微眯起来，但仍旧紧紧地咬着牙，不让同样的呻吟从齿缝间流出来。他心里觉得好笑，便生疏地狠狠夹了他一下，成功地听到了他一声闷哼，用晦涩不明的目光抬眸扫了殷郊一眼。

殷郊露出一丝得意来，期待着姬发来惩罚他，要么用他那低沉的声音骂他浪货，要么给他一巴掌。但是他都没等到，只能感受到姬发掐住了他汗津津的腰身，然后维持着下身相连的体位站了起来，很明显这个姿势进得极深，殷郊被顶得猝不及防，感觉自己肚皮都要被撑出他性器的形状。随后他感觉自己被按在了冰凉的落地窗上，多亏他个子高，尚且能用脚支撑着自己已然瘫软的身子，不然真得被钉在窗上无处可逃了，他将手环在姬发也同样大汗淋漓的脖子上，又黏糊糊地要接吻。

一吻毕殷郊难耐地侧过头去瞧窗外，能看到对面写字楼正在忙忙碌碌的人们，他们对这边正在火热进行的一场性事毫无所知。他被激得下身一阵紧缩，姬发到吸一口凉气，不轻不重地在他屁股上扇了一把，冷声道：“别夹这么紧。”

殷郊被撞得发出抽抽的声音，头无力地靠在玻璃窗上，满耳朵里充斥着黏糊糊的水声和有规律的撞击玻璃的声音。天呐，姬发怎么还没结束？他感觉自己的下身一阵酸软发麻，又下意识地开始掉眼泪，撒着娇恳求着姬发去床上。

在床上的姬发对他倒没那么有求必应，只是默不作声地没有技巧地顶弄着，偶尔会突然调笑着问他这样爽不爽？这种很俗气的床上话却很得殷郊心，他兴奋得双颊连带眼尾都一片潮红，眯着眼睛，咬着手指发出情意殷殷的叫声，根本不用费心思去回话就能证明此刻的舒爽。

姬发最受不了他用这幅神态来瞧人，他瞧得身下胀热生疼，只能更为用力地在他穴内研磨着，想逼着他赶紧泄出来。殷郊被不断积攒的快感给刺激得浑身发麻，浑身无力地要往下掉，却被姬发用性器固定在了一个位置，他只能用力抓住姬发的头发，高潮到来的时候脑子一片空白，嘴里不清不楚地胡乱喊着，下起手来扯得姬发头皮发疼，也跟着一块泄了出来。

“我可真受不了你。”姬发在事后捞着他躺在沙发上，评价道。

殷郊此刻还在回味余韵，姬发就算射了精还会有意无意地顶两下，给他折腾得大腿根都直抽抽。闻言一下子直起身子来，忧虑地问道：“给你弄痛了？”

“哪能。”姬发摸了摸自己刚才被扣出抓痕来的肩膀，其实有点不愿意承认这点小小的痛，只是吻着他光裸的肩膀，含含糊糊道，“你这么浪，真想和你天天做……”说得他自己都有点羞，他还是不太习惯说这么放荡的话。

殷郊听到他说自己放浪，也是有点臊，但转念一想直白地表达自己欲望怎么了？本来就很爽啊！又开始发脾气：“什么啊？你自己没爽到吗？我承认你本事大咋还说我？有本事你别操我。”

姬发闻言又急得开始哄，说了好多这辈子从来没说过的甜言蜜语这才把人哄得回心转意，又勾勾搭搭地要开始第二轮。

姬发心想道，所以爱究竟是什么？是强烈的、积极的心理状态？还是只针对一个人才有的控制、施虐欲？他觉得这一切都不重要了，他轻轻地搂住殷郊，只觉得心里一片充实，他好像又被渔夫扔回了瓶中，回归了大海，在波涛起伏中又回归了平静。

fin.

*齐奥朗《供词与放逐》

Chapter End Notes

完结将近一个月后才发现后面挺仓促的其实！总之就是感谢大家的喜欢！因为本人真的对这方面不是特别了解没想到评论区Uu们都说很有带入感。。特别特别荣幸！最近准备把这篇文修一下！到时候会一块发出来。最后还是感谢大家的喜欢！如果可以的话请多多评论 很喜欢和大家互动

番外

Chapter Notes

喝了点酒开始激情造谣 写到最后我都不知道我在写什么东西了 觉得有什么问题
一定是我的错，，，，
*依旧是错字大王 遇到错别字请自己翻译一下

等鄂顺的脚好了之后，殷郊带着姬发动作十分迅速地从宿舍里搬了出去，不知道的以为他们几个打了一场永远不会被对方原谅的架。鄂顺还尤为不解，问姜文焕是不是我在他家里住太久了，他生我气了？

姜文焕翻了个不轻不重的白眼，还能怎么的，上赶着要和对象做事去了呗。

殷郊提着行李箱兴致勃勃地往主卧里冲，他都已经规划好了，两个人定是要睡一起的，他打量着这张当初妈妈为了照顾他睡觉不老实而特意买的两米的大床，很是满意。

他又回想起以前，每次姬发开房时都会很机智地订双床房，殷郊一开始还要发脾气，你是不想和我睡一块？嫌弃我了？事后他才会意识到姬发的未雨绸缪，未卜先知。因为两个人每次都很是战况激烈，床上全是或是浓白或是清澈的液体，他事后就会后知后觉地涌上一阵羞耻，脸上也是一阵红一阵白。

姬发一边搂着他躺在偌大的浴缸里——这时他又才反应过来为什么姬发热衷于在五星级酒店开房，因为只有这种昂贵的套房才会有容得下生得并不纤细的他俩的浴缸——一边往他身上懒洋洋地兑水，摸着 he 不知道是被热水氤氲蒸得，还是害臊得发红的耳朵，调笑着问道：“怎么这个时候这么害羞？”

殷郊扭捏道：“明天我们戴着口罩出去吧，太丢人了，保洁阿姨怎么处理这些脏床单啊？”

姬发安慰他道：“这有啥，酒店见识过的奇葩比我们吃的盐还多，我俩都算很有素质的，只做爱不搞别的。”

殷郊稍微有被安慰到，半个下巴埋在了泡泡里，嘀嘀咕咕着：“要不……我们以后别开房了。”

姬发原本犯懒而半阖着的眼睛猛地一下睁开了，蹙着眉从喉咙里挤出一句真诚的：“啊？”

“不是！”殷郊敏锐地察觉到姬发会错了自己的意思，见对方眼神不对劲，连忙解释道，“我意思是，去我家吧，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姬发挑了挑眉，这才几天，就进化到同居这一地步了？他也只是稍微地惊喜了那么一瞬间，这件事对于他来说是人生中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只是时间的早晚问题，对于殷郊 he 从来都保持着很坚定的态度。他迟早有一天会突然醒悟过来，意识到他俩这根本不是普通的兄弟关系，他总有一天会在姬发面前流泪、痛苦、放浪形骸，在他的面前暴露出一切的脆弱和不光明正大的形象，他会成为殷郊人生里唯一的、特殊的一个不确定存在，无论是无微不至的宠爱还是冷酷地发号施令，他都将掌控殷郊那摇摇欲坠的、光鲜亮丽的人生，当然他也自愿被殷郊控制着，绳子松松地挂在他的脖颈上，随时等待着拉紧。

姬发感觉自己像是喝醉了，在酒精的作用下迅速地一脚迈入天堂的大门，整个人变得飘飘欲仙。他忍俊不禁地问道：“问题来了，床单你洗还是我洗？”

殷郊迷茫地眨了眨眼睛，这才意识到如果两人同居了就没有保洁给他们处理犯罪现场了，从今以后他就要在一片狼藉中醒来，面对这被掀翻的世界，一边回想着昨夜的激烈一边疲惫不堪地把这些来源自彼此身体内部的脏东西扔进洗衣机里——他根本就没考虑过手洗。他头往后仰了仰，整个人缩在姬发的温暖的怀中，他倒悬着，透过自己湿漉漉的头发看见姬发看着自己的眼神，充满关怀又溺爱的柔情，让他几乎要流泪。

“当然是我洗了。”姬发搂过他的肩膀，让他保持着仰着头的别扭动作，轻轻地吻着他的嘴角，“你负责躺着就好了。”

“什么啊！”殷郊脸更红了，怎么感觉姬发在把自己当小孩子哄，“我也要洗！”

姬发有那么一瞬间被他过于难以捉摸的想法给迷惑住了，一时间忘记了此刻暧昧藏在泡沫中暗流涌动，他又回归了两个人都还是垂髫稚儿的时候，总会因为一点小事争得不可开交，幼稚得令人发笑。

直到殷郊泡得浑身发软，感觉自己又经历了一次高潮后，这场格外拥挤又纯洁的鸳鸯浴才结束。殷郊看着另外一张虽然显得有点拥挤但格外干净的床，这才意识到姬发的良苦用心。

两个身量都高大的年轻人挤在一起，浑身都暖融融的，殷郊说太热了让他离远点。

姬发有点迟疑地摸了摸自己背后所剩无几的床位：“我去睡沙发？”

殷郊当然不会同意，他往后挪了挪，把自己的手臂伸出来，特别慷慨地拍了拍自己的肱二头肌：“来吧！睡这里！”

姬发当然不会拒绝，毫不客气地躺在了殷郊的手臂上，两个人都累得要命，姬发很快就伴着殷郊像小猫似的呼噜声睡着了，他在半睡半醒中心想着，怎么发出这么可爱的声音的？莫非真的是属猫的？

姬发甫一进房间就开始任劳任怨地收拾房间，还好鄂顺脚恢复后很体贴地给殷郊打扫了卫生，这让他工作量大大减小。殷郊这位“公主”只会呆呆地站在旁边，端着 he 刚刚从冰箱里摸出来的两瓶冰可乐，硬是要他先喝一口再去忙活。

姬发扶着拖把笑呵呵道：“我这不正在给您交房租？”

殷郊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过了一会又眯了眼睛，一只小狗又变成了同样是犬科动物的狐狸：“嗯……倒也不用你这么努力，在床上努力侍奉好我就行。”

姬发被他逗乐了，捏了捏他的脸颊肉，嘲笑他在白日宣淫，这才继续去打扫卫生，他可不想到时候殷郊被灰尘呛得一直咳嗽。

姬发觉得他俩此刻格外像一对新婚伊始，格外腻歪恩爱又带着一点不习惯亲密关系的生疏的小夫妻。殷郊站立不安地拿着才洗好的草莓果盘呆在一个角落里，直到姬发的拖地拖到了他这块，他才径直一下子捉住这个忙忙碌碌的灰姑娘，往他的嘴里拍了一个草莓，邀功道：“我把叶子都摘了！”

“真棒真棒。”姬发不帶敷衍地含糊道，继续开始拖地，过了一会才收拾得干干净净地回来，在暖气的作用下他的额头沁出一层薄汗，原本被掀上去的刘海孤零零地垂下来几根，整个人呈现出慵懒的随性来。

殷郊默默地吃着草莓，又酸又甜的味道在嘴里爆炸开，炸得他整个人有点不知所措。他很少感受到家庭给他带来的正面情绪，母亲虽然对他宠爱有加，但也是一名忙碌的事业女强人，他每天回家除了学习就是静静地坐在窗边等爸爸或者妈妈回家。但此刻和姬发在一起的分分秒秒，竟然让他唤醒了一点对于温馨这个词的认知。

殷郊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姬发，如果姬发是个姑娘，他一定会被感受到被充满欲望的目光凝视的恶寒，但姬发并不畏惧这种过于炽热的眼神，他渴望着殷郊先他一步暴露在自己面前，这样让他能够冠冕堂皇地去做一些坏事。

刚确认关系的一对情侣是对视不得的，两个人的目光都如同一道闪电、一声惊雷，劈开了两个人为数不多的理智，倒数十秒钟，他俩就又拥在了一起，倒在不久前才被鄂顺用云南白药味的腿置放过的沙发上，他俩也不管身上是否裹满了汗珠了，不管不顾地环抱着、亲吻着，彼此的口腔里都充盈着草莓的酸甜气息，清冽得让他俩的唇齿持久地交缠着。姬发永远喜欢先是浅尝即止，在嘴唇不轻不重地啄吻着，过了一会就仿佛再也装不下去一般，开始长驱直入。他上辈子一定是一位勇猛精进的将军，不然为什么每次都能让殷郊如痴如醉，仿佛喝醉了一般？他仿佛回到了婴儿口欲期，要将全世界的东西置入自己的嘴中，品尝腥甜的母乳般依赖地吮吸着，随后根据被驯化的习惯产生急切的快感，原来他婴儿时期就在为日后的性爱做准备，迎接好承受这人间里最为畅意的、最接近原始本能的性事。

殷郊沉醉于姬发这般过于强烈，将掌控欲展现得淋漓尽致的热吻了，他突然明白了为什么有些人热衷于做爱却不接吻了，接吻是那么一件容易使人肾上腺素飙升，荷尔蒙溢出的行为了，哪怕不是怀着真情，也能从热吻中品出虚假的爱意来，更别说姬发这么明晃晃的柔情，他被爱包裹在其中，虽然偶尔沉闷得无法呼吸，但他又仿佛回到了母亲的子宫里，被羊水包裹着，身上带着沉重的行李，在爱河和期望中漫游。

刚在一起两个人总是会非常腻歪，殷郊此刻对这句话有了深刻的认知。很明显两位血气方刚的青年在经历了一个缠绵悱恻又漫长的热吻后很难不擦枪走火，他俩又开始互相在彼

此的身体上点火，姬发的手沾着不知道从哪里摸出来的润滑液在他的身体里开拓着，这场性爱充满了普通情侣之间应有的温情，除却姬发压根不算命令的“张开腿”“叫出来”，其他时候都火热得让殷郊几乎要化掉，宛如一只被冻得坚硬的冰淇淋，在这处热源飞蛾扑火一般化掉，变成甜腻腻的一摊糖浆，除了难耐地发出呻吟，再也说不出别的话。

姬发很喜欢看他身处情绪中的神情，他觉得美人生来就适合蹙着眉头，有时候是含着眼泪和愁绪，让人心生怜爱，很明显此刻就是被做狠了几乎发不出声音的舒爽，殷郊那张精致艳丽的五官皱起来也是格外动人的，不会显得很狼狈，而是透露出楚楚可怜的诱惑，他那双泪光盈盈的眸子欲迎还拒地让泪珠从眼眶里掉出来，喉咙里溢出细细的呻吟。那是一道触发欲望的开关，眼泪掉得越是凶狠越是让姬发热血沸腾，想让他哭得更厉害，让他浑身上下都溢满云蒸霞蔚的热潮。他有时候会想这种思想会不会恰恰证明自己其实是有点所谓的 S 属性在身上的，后来转念一想觉得这并不算一种施虐欲，喜欢看爱人破碎、沉浸在自己带来的情欲中是一件再合理不过的事，他的一切情绪都是由自己主宰的，而掌控欲正是爱的体现形式的一种，这是多么正常不过的事！

同样的，殷郊此刻才发现他是这么爱看姬发蹙着眉头的样子，他仿佛马上就要给自己一巴掌，或者掐住他的脖子，用低沉又带着戏谑的声音问道：“听到我的名字就这么兴奋么？”他不敢想象这句话一冒出来自己将会放浪成什么模样，拜托，这句话真的性意味很浓。他觉得姬发是个天才，明明是个正经人，有时候却能说出能让全世界 sub 都为之震颤的话语来，仿佛他手上拎着一根锁链，缠绕在自己脆弱的脖颈上，他一皱眉就会拉紧这根控制他生死的线，让他在生与死的边缘徘徊着高潮。

和姬发熟练的非典型 dirty talk 不一致的是，他的动作透露出处男的狼狈和生疏，只懂一个劲地横冲直撞，光是天生自带的本钱和蛮横的力道就能让殷郊感受到欲仙欲死，爽地发出小猫似的娇叫，细弱、楚楚可怜又浪荡，催促着姬发再快一些。

姬发如愿以偿地顶撞着这位娇生惯养的公主，把他操得是浪叫连连、娇声微微，手指甲用力地掐紧了姬发的皮肉，姬发也感受到了轻微的疼痛带来的快意，这让他心里浪潮翻滚，澎湃不已。他为自己能够理解到殷郊所沉浸的事物而得意不已，就算他不沉醉于此，能捕捉到一点细微的快感也是更为亲密的一个阶段。

两人鸣金收兵之时已是深夜，两人具是大汗淋漓，去浴室匆匆地冲去了身上彼此的汗液、唾液、或者是精液，都困意上涌，倒在尚且没铺好的床上呼呼大睡，甚至没能来得及接一场缠绵又日常的晚安吻。

早晨两个人在姬发设置的闹钟里惊醒，原本姬发能在闹钟响之前就自然醒的，但他硬是拖到了十分钟之后才迷迷糊糊地摁掉了闹钟。他仍处于半睡半醒中，下意识摸了摸身边，发现了一团陌生又熟悉的暖源，意识这才回过神来：哦，昨晚和殷郊做到了很晚；哦，今天早上还有一门专业课。

他俯下身眷恋地在殷郊发红的惬意睡容上亲吻着，试图用这种格外煽情的方式唤醒公主。公主果然在他不胜其烦的骚扰下缓缓转醒，困得不行的他尚且有点起床气，眯着眼睛叫嚷着：“哎呀……你干嘛呀……让我再睡会。”

姬发的舌头卷进了他的嘴唇，像逗小狗一样：“快起来，待会还要去上课。”

“什么啊。”殷郊在半睡半醒中开始娇娇地发脾气，“还不是怪你昨天晚上做这么晚，我困死了。”

“公主，我昨晚也睡得很晚……”姬发话音未落就知道这话不对，果然公主翻脸了，开始皱着眉头瞪着他。

好吧，真是一位养尊处优的公主，不过也是自己惯得，怪不得谁。姬发无奈，只能搂着他起身，让他靠在自己怀里，温软的皮肤相贴着，热意源源不断地从两人皮肤接触的地方涌上来，仿佛火山在沸腾。姬发强行让自己维持着君子人设，哄着给他套上一件衬衫，柔声道：“公主殿下，太子殿下，穿衣服吧，我带你去洗漱。”

殷郊十分自然地搂住姬发的脖子，其实此刻他也不见得又睡着了，就是想黏着姬发而已，体谅一下处于热恋期的青年吧！姬发不太费劲地将这位身形高大的太子殿下抱去了浴室，他先让殷郊坐在马桶盖上醒瞌睡，殷郊裤子都没穿，两只匀称细白的腿露在外面，他眼睛半睁不睁的，一副马上又要睡觉的样子。姬发看了一眼手表上的时间，就算他俩住在学校对面，这么折腾下去也是要迟到的，只能拍了拍殷郊如同玉石一般温润细腻的脸颊，柔声唤着：“郊郊，醒醒。”

殷郊如同睡美人一般半睡半醒地睁开眼，撒娇道：“你给我刷牙洗漱？”

“好，好。”姬发向来对于殷郊是有求必应，他扶起殷郊，让他背对着自己面对着镜子懒懒散散地撑着洗手台站着，在他的牙刷上挤上牙膏，熟练地命令着：“张嘴。”

殷郊就像是唤醒了被刻在记忆识海中的命令似的，就算眼睛没睁开也懒懒地张开了嘴。姬发先是在他的牙齿上覆上牙膏，这才把电动牙刷放在口腔内部磨牙的位置，摁开了电动牙刷的开关。这下殷郊终于是醒了，一股难以言喻的酥麻从口腔内部传来，牙刷在他敏感脆弱的口腔黏膜出震动着，偏生姬发挪动这震动源头的速度很慢，仿佛在立志于刷干净他牙齿的每一道缝隙。

殷郊这下清醒了一般，他甚至有种姬发放了个震动玩具在自己的口腔里的错觉，痒得令他背后涌出了鸡皮疙瘩。他难耐地想要挣扎，手却被姬发强硬地摁在洗漱台上，他只能强迫自己看着他被姬发的手和一支自己习以为常的电动牙刷折腾得慢慢涌上泪水的神情。

姬发抛弃了昨夜难得一见的百依百顺，又恢复了他在明确自己身份形象时才会暴露出来的冷酷来，那股不容置疑和挑衅的冷冽让殷郊又是沉迷不已，又是觉得痒得让他昨夜被使用过度的地方又开始泛滥潮水。

口腔也是人类最为敏感的一个部位，他塞这么一个震动不断的小东西在他细白洁净的牙齿上规律地挪移着，力图于让不受照顾的每个角落都被着机械的震颤照拂到，但殷郊感觉这无异于在自己的逼里塞一个不断震动吸吮的玩具，这让他的原本就再睡梦中蒙上绯红的脸颊更是红得可以滴血。姬发仔仔细细地照顾了一番他从上到下所有牙齿，每个角落被充斥着薄荷的清冽气息，这下不用接吻才能品尝到这股香气了，如今他自己的口腔里就弥漫着这道被很多家庭都广为选择，但在姬发嘴里就格外香甜的气味。

殷郊的眼睛越来越朦胧，熟悉的水汽又涌了上来，他仿佛在迷迷蒙蒙中接受了这道施加于人体最坚硬部位的人工力量，过了一会姬发将震动着的牙刷头塞进了他的舌头上，哄骗着他：“乖，马上结束了。”

这股震颤对于敏感的舌尖来说太过于震颤了，殷郊这下是终于醒了，他感受到酥麻瘙痒从那个昨夜品尝了对方口腔和性器味道的地方涌窜上来，仿佛在他脆弱又多情的穴里塞了一个不断跳动的舌头，让他难耐得几乎面临窒息的边缘，他支支吾吾地想要抗拒这种过于难以描述的快意，却被姬发捏住了下巴，只能被迫钉在他的手上承受着这种酥痒得令他舌根发酸的道具，嘴里含糊糊地求饶着。他这辈子都没想过自己会被电动牙刷玩弄得在潮水喷涌边缘徘徊，泪水和唾液都顺着这种舌头都在跟着抖动的快感倾泻而出。这和自慰的时候用着小玩具，蛮横地在性感带施加着快感，这和强迫着自己陷入连绵高潮有什么区别？他不敢看镜子里的自己，只觉得那人浪荡得像八百年没被操过的婊子一般不堪入目，面色绯红，眼角和嘴角都挂着亮晶晶的液体，正直的脸上挂着妩媚动人、想要对方停止又欲求不满的骚态，简直可以当成一副黄色网站上最能吸引人点击进入的封面。而姬发的神情依旧镇定无比，仿佛他只是一位尽职尽责的保姆、护工，只负责给主人把牙刷干净，其他事概不负责。

一个电动牙刷的持续时间只有两分钟左右，来自马达的震荡在他的口腔里停止了下來，他竟然萌生了一种意犹未尽的想法。就像在自己的逼口塞了一个道具，它无意识地、尽职尽责地吸吮着多情又贪婪的穴肉，直到它给自己带来了层层荡荡的绝顶快感，他想让这份舒爽持续不断地绵延下去，又怕这个不受自我意识操控的冷淡工具给自己带来失控的神识。殷郊颤颤巍巍地看着撑在洗手台上，满面不知是疲惫还是欲求不满的自己，他羞臊得不敢去看始作俑者姬发，只能转过身背对着镜子，把自己埋在姬发的怀里，一边恼怒一边嗔怒着：“就刷个牙……怎么搞成这样的？”

姬发当然清清楚楚地看见了他在自己的控制下欲生欲死的模样，说实话他也是意外的，他根本没想到刷牙这件和吃饭睡觉一个等级的日常行为也能给他带来尖锐的快感。他调笑地问道：“怎么了？”

殷郊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嘴唇，感觉里面还在发麻，在瘙痒，在发春地想要有东西蛮横地置入，在里面横冲直闯地掠夺着。

他一向是个意随心动，十分诚实的人。他攀上了姬发的脖颈，另一只手摸了摸他宽松睡裤里崩得紧紧的那一块发硬的肉，露出一个看似直白的纯真里透露出钩子一般荡漾的笑容来：“要不……不去上课了？都这样了你还能听得下去？”

姬发把他放在冰凉的洗手台上，殷郊凉飕飕的手臂环绕着他的脖子，嘴唇在他尚且有一点胡茬的唇边不轻不重地啄吻着。这对于看起来沉稳实则同样血气方刚、年轻气盛的他来说根本不是一个值得纠结的难题，他的目光一下子烧了起来。

姜文焕困得要死，撑着脑袋压低了声音，一声足以蒙混过关的：“到！”在同样是洋溢着昏昏欲睡气息的教室里响起，很清晰地糊弄过了教授。

他捅了捅坐在旁边面如菜色的两位室友：“我表哥谁来？”

崇应彪眼睛几乎粘上了 502，抱怨道：“他俩究竟在干嘛？怎么都翘课了？我声音可不像殷郊的，鄂顺你去。”

苏全孝已经睡着了，根本就没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

姜文焕把目光投向了一旁一脸呆滞的鄂顺。鄂顺前段时间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只能硬撑下了这个业务，清了清嗓子，在教授叫出“殷郊”这个名字后，扭扭捏捏地大声叫了一声“到”。

他完成任务后也迷迷糊糊地趴在桌子上，不忘八卦地问姜文焕：“他俩干啥去啦？背着我们去网吧打游戏了？”

姜文焕没好意思说出他俩背着他们四个无情地搬出寝室，要在自己的小窝里组建淫乱又美好的小家庭的愿景，只能含含糊糊道：“嗯……可能是春天要到了吧！”

fin.

全文（修）

Chapter Summary

因为计划出本而自己简单校对

修改部分内容 没有

太多东西（）

如果可以的话请多多留言！我很爱看评论！

如在瓶中

1.

殷郊向来不爱听通选课。这堂也不例外，他又趴在教室最后一排昏昏欲睡，头一点一点的，整个人都快埋进桌洞里。这次姜文焕也懒得管他了，因为这个老教室没有暖气，他也被冻得完全没有心思听课。

这时他隐约听到身后传来动静，后门悄悄掀开一个缝，一只眼睛正在往里瞧，锁定目标后这个缝一下子被拉开，一个裹得严严实实的人猛地钻了进来。

姜文焕头都不用抬就知道来者是谁，他打了个哈欠，小声地给姬发打招呼。姬发点点头，十分自然地坐到了殷郊旁边，摸了摸他搭在桌子上的手，一触及就像摸到一块冰一样，凉得他指腹都开始发抖。姬发皱眉，从自己包里摸出一个热水袋，往他手心塞。

殷郊本来就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他迷迷糊糊地坐起来，眼神惺忪地扫了一眼姬发，随后一下子睁开眼睛，问道：“你怎么来啦？”

姬发笑道：“我那边忙完了就过来了。你是不是没吃饭？”

殷郊摸了摸自己的肚子，好像是有点饿，不过早上他还是吃了点昨晚上姬发塞给他的面包的。他摇摇头，说：“没事，中午再吃，马上下课了——我想吃捞面。”

姬发打量了一下他睡得乱糟糟的头发，突然眼睛眯了起来，盯着他藏在衣领下的脖子看，仿佛试图用x射线击穿他的皮肉，刺骨地巡视着涌动的大动脉。

姬发嘴巴张了张，正准备开口询问，这时宣布殷郊解放的铃声终于响起，他一下子站起来，捏了捏自己已经冻僵的腿，抱怨道：“冻死我了！怎么这栋楼没有暖气啊！”

姬发整个人松弛下来，一副习以为常的样子，往他怀里塞了一个保温杯以及暖宝宝，无奈道：“每天出门急匆匆的，都忘拿了。”

殷郊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一边收拾书包一边和姜文焕商量中午可不可以吃捞面，姜文焕说我先去找鄂顺了，他好像摔了一跤，现在人还在校医院。

殷郊大惊，连忙追问。姜文焕知道表弟热心肠，安抚说：“没事，就脚崴了，可能这几天都需要我们背他上下楼了。”

他们的宿舍在最顶楼，也没有电梯，更别提宿舍里基本都是大忙人，有时候早上出门晚上才回宿舍，这对于伤病患者确实是很不友好的环境。

殷郊蹙眉思考了半天，突然眼睛亮了，兴奋道：“我想起来了，妈妈之前给我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子，是电梯房，这段时间让他住我那个房子里？”

姜文焕和姬发同时露出疑惑的神情，尤其是姬发，更是眉毛都挑了起来：“我怎么没听你说说过？”

殷郊撇了撇嘴巴：“我平时住宿舍，差点都忘了我还有这套公寓呢。”

这时鄂顺的电话敲了过来，姜文焕甫一接就听到他在电话那头鬼哭狼嚎，让他过去的时候记得带点吃的，可怜的小顺子又冷又饿，再来晚一点就要见到一具尸体了云云。姜文焕无语，象征性安抚了几句，就要赶着去食堂给鄂顺带饭了。

见兄弟有难，殷郊觉得自己不能坐视不管，他很有义气地要跟着一起去，他下意识看了姬发一眼，姬发也瞅着他，两个人的视线一接触的那一瞬间，两个人都没绷住，咯咯笑起来。

姜文焕一脸莫名其妙地瞥了他俩一眼。

鄂顺点名说想吃商业街的莲藕排骨汤，他愿意在痊愈后给姜文焕当牛做马，姜文焕当惯了寝室里的爹，任劳任怨地骑了个车去给他买。殷郊和姬发一起乘一辆姬发在跳蚤市场淘来的二手自行车，这辆车伴随他俩度过了一年半的赶早八生涯，一般情况下是姬发在前面蹬，殷郊坐在后座哈欠连天，就差趴在姬发背后睡回笼觉，此刻也不例外。

姬发问道：“你冷吗？”

殷郊的手缩在姬发的衣服口袋里，头也往他脑袋后面躲，扑面的寒风全都甩在了姬发的脸上。殷郊看了看姬发被冻得通红的耳朵，也是有点不忍，伸出手去帮他捂住。

姬发无奈地呼了一口气，温柔地说道：“殷郊，我要看不清楚路了。”

殷郊“哦”了一声，把手指尖往下挪了挪，手指刚好贴在姬发冰凉的脸上，过了一会他突然感觉手上传来一阵热意，他随意在这块温热的地方摩挲了几下，疑惑地问道：“姬发，你发烧了？”

姬发眨了眨眼睛，头一次不想回答殷郊的问题，只是一个劲蹬着车，仿佛在借此发泄一般用力。

两个人一路折腾下来，到原定地点的时候脸都红扑扑的，也不知道是热得还是怎么的。姜文焕说他先随便对付两口再去给鄂顺送饭，殷郊头转过来问姬发：“你想吃什么？”

姬发问：“你不是说你想吃捞面？”

殷郊思索了片刻，摇摇头：“算了，改天再吃吧，随便吃点能让身上暖和点的就行。”

姬发的眉头很不引人注意地皱了皱，他神色淡淡地点点头，询问他还有没有什么想吃的。

殷郊惊讶道：“我们难道不是和阿焕一起吃吗？”

姬发像是才意识到他俩旁边还站了个人似的，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侧过头来对姜文焕微笑道：“不好意思，我忘了。”

姜文焕露出欲言又止的表情，终究还是忍住了。仨人随便吃了碗麻辣烫对付了一下，还是殷郊指明要的番茄味汤底，姬发和姜文焕两个人都没啥胃口，于是一个人低头给嗷嗷待哺的鄂顺发消息，另一个人撑着头看殷郊慢悠悠喝汤。殷郊这个人看着五大三粗，实则出生于书香勋贵合体之家的他很守规矩，吃饭都是宿舍里最慢的，正像他现在喝汤，都是用勺子小口小口地往嘴里送，硬是把这充满科技含量的番茄汤喝出一种价值不菲的国宴御汤的感觉。

姜文焕这厢回完消息，见自己表弟怎么还在吃，催促道：“阿郊，你怎么还没吃完，小顺子要被饿死了！”

还没等殷郊抬头回话，姬发先开口了，他露出一个温和无比的笑来：“你可以先去给鄂顺送饭，待会我把给殷郊送过来。”

姜文焕不敢多和笑意盈盈的姬发对视，他总有种对方正在用不容置疑的态度压制着自己的错觉。他视线躲躲闪闪地往自己表弟身上瞥，只见他还在咀嚼一颗白菜，冲自己懵懂地点头，这让他有种头更痛的感觉，起身准备结账，却被姬发拦住了：“我刚才已经付款了，你先过去吧，他不是正在等你么？”

姜文焕每次都会被他的面面俱到给惊到，尤其是这种体贴只针对一个人以及有他在的任何场景。他和自己表弟打了声招呼，就风风火火地跑了。此刻殷郊终于吃完了，他从姬发手里接过餐巾纸，一边擦嘴巴一边注视着姜文焕提着莲藕排骨汤一路狂飙的背影，感叹道：“多么令人感动的友谊啊——”

姬发忍住让自己不发出嗤笑的声音。

两个人吃完后先是不急不慢地推着车子散了会步，因为姬发说才吃饱不能剧烈运动，会肚子疼。直到姜文焕开始给殷郊发消息：弟，你们吃到哪里去了？

殷郊推了推姬发，说我表哥在催我们了。姬发也没说什么，把书包往前面篮子一扔，等殷郊坐稳就一路风驰电掣地骑到了校医院。殷郊一下车就匆匆往里面跑，跑到问诊台才想起来姬发还在后面锁车，于是又缩回门口等姬发。

姬发见他站在门口，也是轻轻皱了皱眉头：“怎么不在里面等？外面这么冷。”

“我怕你到时候骂我不仗义。”殷郊笑嘻嘻道。

两个人直奔鄂顺的床位，鄂顺正窝在床上喝汤，一边喝一边给姜文焕哭诉自己今天多倒霉，下楼被撞了一下，然后整个人就栽了下去，以一个很丢人的姿势把脚给崴了，多亏没课的热心同学给他送到了校医院（让所有人都惊讶的是，这位热心同学居然是平日里很爱嘴贱的崇应彪，头号受害者姬发很吃惊地评价道：“我还以为是他给你撞下楼的！”）。

等鄂顺吃完饭顺了口气，殷郊就开始给他讲刚才他们商量出来的处置方法，给他租一辆轮椅，这几天就住他那个小公寓里。

鄂顺犹豫地问道：“会不会太打扰了？”

殷郊很豪气地扬了扬头，一副“包在我身上”的志气昂扬：“那个地方我一年没回去了，没咋住人，你放心吧，待会我回去给你铺床。”

姜文焕对他这句话持怀疑态度：“你平时的床单都是姬发给你铺的。”

被戳破的殷郊有点尴尬，求助般地望向姬发。姬发刚才就有点寡淡的神色终于恢复了正常，抿着嘴唇露出一个和善的笑来。殷郊从这表情里读出了无奈的同意来，十分高兴地捏了捏姬发的手臂，笑道：“你真好！谢谢兄弟！”

如果忽略掉最后那两个字，姬发应该可以笑得更加灿烂，但他已经习以为常了，感受着殷郊无意识地捏着自己手肘上一块没有知觉的死肉，如同被叼住了后颈的小狗般不为所动。

四个青壮年男生嘻嘻哈哈互怼了一阵，轮番体验了一下轮椅出行的快乐（鄂顺说：只有你们在快乐！），直到出医院门口才稍微消停。姬发把折叠轮椅塞进后备箱里，殷郊和姜文焕扶着金鸡独立一脸痛楚的鄂顺，三个青壮年开始思考怎么搬动另外一个青壮年上车。

殷郊准备给鄂顺抱起来直接塞进副驾驶，正准备弯腰借力，姜文焕突然福至心灵，抢先出击，毫不费力地把鄂顺给抱起来。殷郊看得是目瞪口呆，想不到自己表哥力气这么大，能够给一点也不弱不禁风的人来个公主抱。

姬发见他眼神诧异，忍不住说：“我也可以。”

殷郊问：“你也要抱鄂顺？”

姬发忍无可忍，用含着幽怨的眼神扫了他一眼：“我说你。”

殷郊眉头轻轻撇了一下，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吗？是在说我力气不如他？我应该也能抱得动鄂顺吧！我力气可是很大的。这么一想他的眉头很快舒展开了，这下换成一直观察着他神情的姬发的眉头皱起来了，整个人又陷入沉默的低气压状态。

这处公寓离他们学校确实很近，要不是鄂顺脚受伤了，凭借他们走路十分钟就能到达。

姜文焕送佛送到西，还是任劳任怨地给鄂顺抱下车，姬发早就把轮椅支了起来，殷郊推着轮椅把鄂顺送上楼。

姜女士一向很宠爱殷郊，她当时生怕从来没有经历过住校生活的殷郊面对陌生环境害怕，特意给他租了一间装潢精致的公寓在学校附近，没想到她这个儿子适应能力很强——应该说是碰到了热爱当爹做妈的几位室友，尤其是表哥和姬发，把他惯得比在家里还滋润——硬是把它闲置了一年多，如今这间他的秘密基地倒是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殷郊一打开门，房间里是出乎意料地干净亮堂，除却没有任何生活痕迹之外，就像是有人不久前就在这里住过一般。

姜文焕把鄂顺安置到沙发上，问：“你觉得需要我们陪同吗？”

鄂顺语气幽怨道：“你觉得呢？”

姜文焕一副无奈的样子：“好吧，也就我最近没啥课，不然你等着饿死在这里吧。”

在他俩拌嘴的功夫，姬发简单询问了一下床单被罩在哪，就一言不发地去次卧给鄂顺铺床了。殷郊正在厨房洗杯子，随后他从柜子里翻出来一瓶不知道放了多久的酒，说来都来了，喝点酒再走。

鄂顺是个很老实的孩子，他摇摇头：“医生不让我喝酒，下次吧。”

姜文焕惊讶：“你是我认识的人里头一个要听医嘱的。”

鄂顺恼怒道：“那是因为脚崴了走不了路的不是你！”

殷郊见两个人都没兴趣大中午喝酒，悻悻然地把酒塞回了酒柜里，心想有空拉着姬发来家里喝，姬发是他见过酒量最好的人之一，只是打不过崇应彪这个自带BUFF的东北人。哦对了，姬发去哪了？

殷郊含着对一点未来美好生活碎片的、期冀的目光投向了虚掩着的一扇卧室门，明明室外冬日的阳光正盛，柔柔地带来一丝暖意，他看着那头昏暗不清的室内，突然感觉浑身发寒，脸色逐渐涌上一丝僵硬的惨白。

过了一会姬发从里面出来了，殷郊仔细地观察了一下他的表情，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只是额头上有点细细的汗珠，他被热得脱下了羽绒服，解开里面内搭衬衫的一颗扣子，能够通过敞开的衣领看到锁骨上都泛着热意。

殷郊方才几乎要突破胸腔的心跳缓慢地平复下来，他压抑住自己急促的呼吸，他很擅长把凡事都往乐观的方向想，于是笑着给姬发倒上了一杯才烧开的热水。

姬发道谢一声，摸着手里那杯滚烫的水，眼睛一直盯着升腾而上的雾气出神，那种呆滞的目光看得殷郊心里直发虚。殷郊一直觉得姬发不说话的时候很有压迫感，就算没在盯着他，他也很容易被那不知道是无意识还是刻意的冷峻吓得悄悄冒冷汗，所以他会尽量多和姬发说话，就算是没营养的话题也能讲得津津有味——当然姬发也是个负责任的倾听者，和他聊天很有意思，这是个主要因素。

姜文焕很体贴地说：“鄂顺你休息吧，我们下午还要上课呢，你晚上要吃啥就自己点外卖，或者等我回来给你带。”

鄂顺点点头，一脸忧郁地瘫在沙发上，过了一会突然惊呼一声：“不是，晚上就让我睡这吗？”

殷郊还没来得及开口，姬发一脸平静地说道：“没被子了，你就睡这吧，反正客厅有暖气，冻不着。”

殷郊第一反应是怀疑，但方才折磨他的疑虑越大放大，他不敢说话了，只能默默地点头，脑海里疯狂地根据刚才姬发的一言一行思考他究竟有没有发现什么。

鄂顺可怜兮兮地“哦”了一声，冲姜文焕道：“算了，晚上你别过来了，没听说没地方睡吗？沙发就这么点地，我俩挤太委屈了。”

姜文焕问：“那你晚上吃什么？”

鄂顺得意一笑：“斗鸡你知道吧……我小时候玩这个可厉害了，现在用那个姿势去拿外卖刚刚好。”

姜文焕脑补了一下那个场景，乐不可支，整个房间只能听到他一个人阳光开朗的笑声，在场另外两个人根本笑不出来。姜文焕尴尬地迅速收声，迷惑地瞥了一眼突然开始变得很沉默的两个人。

出小区门后马上要到两点了，姜文焕问：“你们下午有课吗？”

殷郊心乱如麻，随口回了一句：“有……”却闻姬发马上打断：“没有。”

“究竟有没有？”姜文焕觉得现在他俩之间的氛围很奇怪，但也顾不了那么多了，“行吧，我先去上课了，晚上见。”说完就溜烟地往学校跑了，只剩下两个人僵硬地站在门口吹冷风，两个人谁也不直视对方，就默默地盯着飘零的枯叶出神，仿佛在进行一场无意义的竞赛。就在怕冷的殷郊终于承受不住，插着兜、缩着脖子，准备进学校时，姬发突然开口了。

“你的脖子，是你自己勒出来的？”

“什么？”殷郊没反应过来，把头往前凑了一点想要听清楚一点，随后突然意识到什么，瞳孔缩了一下，呼吸都变急促了起来。

姬发一向很擅长乘胜追击，殷郊顿时回想起姬发第一次展现出他咄咄逼人的一面的时候。他在和崇应彪吵架，他每一句都冷漠又残忍地直戳痛点，把崇应彪都给骂得头脑一片空白，根本没法回嘴，从此以后他就再也不敢主动挑衅看起来温和实则如此言辞犀利的姬发了。此刻他又在展示自己的这项才能，语气很平静地叙述着自己的所见所闻：“我在衣柜里看到了那些东西，我确实没想到你有这方面的爱好。”

殷郊感觉自己嘴巴里像是被塞了一只虫子，喉咙阵阵发痒，虫子在喉咙口乱窜，他被刺激得有点犯恶心，在吐出来和吞进去之间两难。

这时姬发的表情突然放松了下来，露出一丝怜惜的神情，声音低得仿佛在自言自语：“我知道，你其实压力也很大……你在依靠这种方式来缓解压力，对吗？”

殷郊怔愣了片刻，眼瞧着姬发缓慢地凑上来，伸出手，冰凉的手指勾住毛衣的衣领，轻轻曲了一下手指，试探地抚摸着他自己拿绳子勒出来的印痕。他在窒息时不由得激烈挣扎而磨破的皮肤已经结痂了，新生的肉伴随着对方冰冷又火热的抚摸带来阵阵瘙痒。殷郊难耐地往后退了退，又下意识想去抓住姬发的手，但最终还是颤抖着将手指控制在了自己的身侧，维持着一个防备的姿势。

姬发稍稍把领子往下一拉，那道暗红色的痕迹暴露在他的眼里。

他眯着眼睛细细打量着，手逐渐探上喉结，感受着殷郊变得剧烈起来的呼吸，带动着精巧的喉结上下滚动，脖颈大动脉伴随着心跳用力地搏动着，他的手指连带着身体都跟着一块沸腾、燃烧起来。

他柔声道：“你有什么需求，我一定会替你去做，但你……为什么要背着我自己偷偷做呢？”

姬发顿了顿，又笑了起来：“受伤了怎么办？”

2.

姬发的语气很少有激动的时候，就连此刻也是一样。殷郊一直觉得姬发很适合去当配音演员或者主持人，说话都带着一点出演正剧一般的沉稳，但这种语气放在现在这个场景就让他格外不安，他被当成异端般被钉在十字架上审判。但是又不知为何，他感觉在姬发慢悠悠的语气中，自己浑身发热，仿佛骨血里在渴望着被发号施令。

殷郊恍惚地后退一步，摸了摸自己的脖颈，那一道勒痕如同荨麻疹般又痒又痛，他下意识用力去扣，皮肉掀开轻微的痛楚蔓延上来，唤醒了他的意识。

姬发又一次露出那种怜爱的神情来，但眉目中又没有什么情绪。他捉住了殷郊不安分的手，安抚道：“别这样。”

殷郊微微垂眸盯着这几根紧紧攥住自己的白净手指，明明是生得那么匀称纤细，骨节几乎要透破薄薄的一层皮，但就是那么有力，如同一张捕获了猎物的、缓慢收紧的网，由一开始的麻痹转化为隐隐的疼痛。他的呼吸突然变得急促起来，这种些微的痛楚让快意在这一瞬间飞速窜逃。

姬发突然听到殷郊喉咙里压抑着的一丝喘息，突然意识到自己手劲有点大了。他原本是想赶紧松开对方，但不知为何，他并没有去执行自己的既定程序，只是这么固执地握着。擅长使用弓箭的人手指也很会用巧劲，它看似虚握着，实则让殷郊疼得眉毛都拧了起来，用惊疑不定又倔强的目光注视着姬发。

姬发眼见着殷郊紧紧咬着下嘴唇，就是不肯多说一个字，只能叹了一口气，手一下子卸了劲，摩挲着殷郊手上泛红的那块皮肤，笑道：“我还以为你不怕痛呢。”

殷郊瞪了他一眼，将自己的手从他手中解救出来，冷哼一声：“我最近又没什么烦恼的事。”

姬发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原来你是要有烦恼的事，才会要自己勒自己。”

殷郊像一个炮仗，一下子被点燃了，他怒气冲冲地问道：“难道我不能有烦恼吗？”

姬发道：“我只是好奇是什么能让你心烦而已。”

殷郊没发现他平和语气里潜藏的低气压，把这个话题又抛了回来：“你能因为什么烦恼，我就也可以有。”

“嗯。”姬发点点头，似是承认了，“原来你也会在感情方面产生困扰。”

殷郊正准备附和，舌头都抵上下牙齿了，才听清对方说了什么，这下是真露出疑惑的表情了：“什么？你还有感情问题？是谁？”

唉。姬发简直憋不住才吸进去的冷空气跟着喉咙的收缩化成一道叹息出来，为什么方才还在说一些禁忌的话题，如今又变成了男高中生寝室夜谈？他的神色蒙上了一层雾霭，方才的一点鲜明的攻击性被收放自如地掩埋起来，又变成了那个无懈可击的姬发。

他微笑道：“你是不是下午还有课。”

殷郊突然觉得这堂课不重要了，他确实又多了一个疑虑和烦恼：给姬发带来感情问题的元凶究竟是谁？他像一条小狗一样一下子窜上来，十分果断地决定翘课，赌气道：“不去了，你先告诉我是谁？”

姬发说：“你不怕被记旷课，我可不想。你最后怎么都从我这里问不到，还不如就跟着去上课。”

殷郊彻底忘了刚才令人窒息的尴尬，两个人又开始拌起嘴来，其实一般来说都是他在这边说，姬发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啊对对对。

两人走到学校里小树林边缘的时候，殷郊突然驻足停留，直勾勾地盯着姬发。

姬发也跟着停下脚步：“怎么了？”

殷郊左右打量了一下，确定四下无人。他一向是个心直口快的人，很直接地问道：“你刚才的话什么意思？你别以为我忘了。”

姬发意外地挑挑眉，反应了一会才意识到他指的是什么，轻轻笑着：“就是字面意思，不过你貌似不是很情愿让我加入你的样子。”

殷郊看上去一副很纠结的样子，过了一会才小声辩解道：“我没有。”

“你的意思是，允许我、想要我用绳子绑你？”姬发露出正在思考的表情，“能够让你感到痛，但维持在一个不威胁生命的界限里，是这个意思吗？”

“你可以不用说这么大声！”殷郊急切地伸手去捂姬发的嘴巴，对方并没有挣扎，而是顺从地让他的手掌严严实实地盖在他的口鼻上。殷郊觉得自己这个动作有点过界了，正常人都没有窒息这个爱好，真憋闷着了怎么办？他讪讪地准备缩回手：“对不起。”

姬发按住他往后退的手，低声道：“别动。”

姬发一贯很少使用祈使句，他对于殷郊一般来说都是有求必应，一副温柔又体贴的样子，这下殷郊愣住了，他很少见到姬发用这么冷冰冰的语气对他说话。但此刻他就像被下了一道定身咒，是一条等候主人施令的小狗，要听到下一道言简意赅的指示才能进行下一步的行动。他的手掌虚虚地捂住了姬发的嘴巴和鼻孔，让他可以在手的缝隙中吸收到氧气。姬发的嘴唇贴着他的手掌缓缓地颤动着，湿漉漉的热气趁机扑在了他的手心里：“捂紧一点。”

“呃……”殷郊有点为难，他觉得自己掌控不了这个度，只能稍微用力往下压了压，感觉几乎要贴到骨头里，在他下意识的用力过程中，一两分钟都变得格外漫长，他仔细地观察着姬发的表情，能够感觉到他开始生理性地颤抖，眼睛里隐隐有泪花浮现，慢慢地坠下来。他还没见姬发流过泪，最多就见他打哈欠的时候这些小浪花会涌出来。殷郊惊慌失措地想要松手，却被姬发死死按着，他的手被钉在姬发的脸上动弹不得，直到他看到姬发几乎要翻白眼的时候这才用力把手拽了下来。他扶住姬发，听着他开始大口大口的喘息，伴随着间接性的咳嗽，心里又是恐惧又是迷惑，急切地呼唤着：“姬发！姬发！”

姬发的呼吸过了好一阵才平复下来，他双目略微有点失神，但还是安慰地摸了摸他的手背，喘息着道：“我没事。”

殷郊不敢多问，只能一点点地顺着他的脊背，仿佛等待着宣判一般。他听到姬发在自言自语：“原来是这种感觉。”

随即姬发又轻声道：“其实本质上我还是不愿意伤害你的，但是如果你想的话，我可以尝试去做。”

殷郊瞪大了眼睛，他的耳根子开始发烫，嘴皮颤抖了一下。在他的认知里，这种事情总是和“性”这个字眼脱离不开关系，他能通过折磨自己的手段获得快感，而如今姬发想成为给予他快感那个控制者。

姬发见殷郊不说话，抿了抿嘴唇，流露出一丝失落的神情来：“你不愿意的话，就当我说，我不会告诉别人的，这是你的隐私。”

殷郊的头脑一片空白，那可是姬发！他最好的朋友！朋友之间是可以做这种事的吗？他的直觉给予他想象，自己仿佛是在一个深不见底的陷阱边缘徘徊，就差临门一脚，但出于情感，他又不舍得对姬发提出直白的拒绝，就像姬发从来不拒绝自己一样。

在姬发温和的注视下，他的声音微不可闻地从喉咙里窜出来，挤出来一个脆弱的音节。姬发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抿着嘴唇笑着，看上去也化成了一只小狗。

“好。”姬发身上的阴霾全部消散了，整个人身上洋溢着松弛的气息，“我们去上课吧。”

殷郊目瞪口呆，他当然不愿意承认自己刚才其实是怀着一点期待点头同意的，他俩难道现在不应该翘掉他最讨厌的这门课马上去试验一下吗？为什么姬发还能若无其事地准备去上课？

迎接到了殷郊的不满信号，姬发回过头来安抚他：“好了好了，那个教室不冷的，你就安心地睡觉吧。”

殷郊瞪了他一眼，这是冷不冷，睡不睡觉的问题吗？他嘴皮子颤了颤，羞得浑身发红，当然不愿意承认自己明晃晃的欲求，于是虽然很不情愿，但他还是选择老实地跟着姬发去上课，至少不能表现得太主动。

他一进教室，就接收到了崇应彪诧异的目光，他很大声地问道：“殷郊，你今天怎么有心情来上课了？”

殷郊原本就不太美妙的心情更是碎了一地，面无表情地扫了他一眼，一副不是很想搭理他的样子。

班上的人不敢多说话，但其实他们都知道，殷郊家出了一点事。并不是很小说剧情的豪门破产凤凰变山鸡的故事——他依旧是一只高贵的玄鸟——而是殷郊他爹疑似出轨，和他长期分居的姜女士终于无法忍受，提出了离婚。

离婚在勋贵联姻家庭之间是一种再常见不过的事，本来就不是饱含爱意而自然产生的婚姻联系，原本就寥寥无几的感情，又失去了利用价值，这一切让分离变得格外轻易。很明显殷郊被宠爱得对自己家里的暗流涌动一点都不为所知，他甚至都不知道为什么父母要进行长年累月的分居，只是理解为父亲工作忙碌，不回家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所以他一直对父亲都处于一种盲目崇拜的状态中。

所以如今他也很不理解父亲为什么要和另外一个女人搅在一起，明明他很听话，他从小到

大做过最离经叛道的事可能就是在接他回家的车上吃学校门口五块钱的垃圾食品——还是姬发请他吃的，姬发说这个炸串味道很好，他选了一串炸鸡排，说实话一股淀粉味，他基本上没吃出来里面有没有肉，但他还是和姬发一人一口，蹲在路边吃得很开心。

提到姬发，又想起来目前自己做过最为叛逆的事，他的脸开始自己习惯性发热。

殷郊其实一直以来都对疼痛没什么概念，小时候吃药打针他都是很老实的，其他小孩都在嚎陶大哭的时候，他只会用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盯着妈妈或者医务人员，看着尖利的针管刺破自己的皮肤，那一瞬间的刺痛让他头皮发麻，他的手指不由自主地蜷缩起来。

血珠一粒粒地滚出来，他用手轻轻拂起，觉得猩红色是很亮丽的一道色彩。

又到了大一点的时候，大家看着殷郊越发出众的面容，议论着他会不会成为年级垫底，没想到他竟然成绩也能维持一个不错的水准。殷郊回家总是会学习，他希望无论是努力的过程还是结果都能被父亲看见。

虽然殷寿夸奖他的时候寥寥无几，但他享受这种把自己逼得疲惫不堪的过程，这种精神自虐逐渐催发他下意识地给予自己肉体上的痛楚，有时候是撕开已经结痂的伤口，有时候是用力地一拳砸向墙壁，享受着力给予它的双向痛楚，这个时候会让他格外地放松，感觉所有的烦闷都随着这阵痛、甚至是溢出来的鲜血剥离他的身体。

有一次游泳课的时候，殷郊不小心栽进了泳池里，大腿大腿的水呛进了他的嘴里、鼻子里，濒临窒息的绝望冲刷着他的大脑，但与此同时，他仿佛体会到了一种致命的快感，他感觉到身下的器官在不受控制地抬头，半只脚在天堂和地狱的临界点上轻轻踏着，犹豫不决地徘徊着，随后他在昏昏沉沉中看到了姬发含着恐慌的脸，他毫不犹豫地跳下来，用力抱住殷郊，带着他重新回到人间。

殷郊躺在地板上轻轻地抽搐着，剧烈地咳嗽，一种恶心的感觉涌上来，他都不知道是因为呛水的生理反应，还是因为自己在窒息的状态下硬了。

姬发半跪在地上，浑身都湿漉漉的，手顺着他的脊背轻轻拍着，满脸都是担忧地呼唤着他的名字：“殷郊！殷郊！”

殷郊却头一次没空去安抚看上去比自己还慌张的姬发，他感觉一扇大门正在自己眼前敞开着，黑黢黢的世界在里面延展着，里面不断有声音在呼唤着他迈进去。

他径直走入了这个对他来说陌生又熟悉的世界。

3.

殷郊目前处于一种对自己的家庭困境麻木了的状态。最近他正在力图从以前对自己父亲殷寿太过于厚重的滤镜中摆脱出来，进行一场血淋淋的祛魅。这是一个让人压力很大的过程，他每天都在对用二十年时间树立的三观进行自虐般的推翻重塑，如今好不容易有点缓和的伤口如今又被公开地撕裂开来。

但此刻他对崇应彪的嘴贱选择了无视，神色淡淡地、径直走向最后一排的专属座位。

很明显崇应彪这个人最讨厌被冷漠地无视，他心里感觉刺挠，正准备不轻不重地阴阳怪气几句，余光却瞥见背后的姬发用冷冰冰的目光凝视着他，眼神里写满了“闭嘴”两个大字。

他心头一股无名火起，却深知自己嘴皮子功夫比不过这个看起来温顺实则很能戳人肺管子的伪君子，只能在背后阴恻恻地放冷箭：“不愧是殷郊的狗，真是忠心耿耿。”

姬发也不为所动，冷声问道：“和你有什么关系？”

崇应彪反应了一下，在他思索的过程中两个人已经入座了，直到上课铃响起，他这才迟钝地意识过来：不是，姬发他为什么不否认啊？不会他俩真是这种关系吧？

殷郊脸色阴沉地趴在桌上，他压根就没带课本来，也从来不在意这些，反正到时候可以找姬发划重点。他现在手机也没心情玩了，脑海里反反复复地闪回着上周心血来潮回家看到的一幕。

他觉得殷寿太让他恶心了，他怎么能找一个和自己年龄差不多——好吧，甚至可能比他小——的女生来给他当后妈呢？他现在回想起来都恨不得把他俩全从楼上扔下去——好吧，殷寿应该是扔不动了，那就把那个狐狸精给单独扔下去，然后他和他爹同归于尽。

殷郊那天在家里发了一场疯，摔门而出后暴怒地一拳锤向墙壁，他的手没什么肉，手背关节之间一下子就鲜血淋漓。很明显这点血还不够，他目光发直地看着这一点点逐渐漫出的殷红，眼神冷酷得仿佛不是在盯着自己正在哀嚎着受伤苦楚的身体部位。他想到了妈妈给他租的那个小房子，里面放着大一时他心血来潮买的一些道具。

他径直赶回学校，跪坐在光秃秃的床上，开始给自己解衣服。没有暖气的房间冷得他浑身冒鸡皮疙瘩，过了一会他开始生理性发着抖，牙齿都在控诉地打颤。

殷郊把绳子套成一个圈，架在自己脖子上，驾熟就轻地往喉结上逼，就像有人用力掐着他的脖子。他的手逐渐收紧，听到自己的呼吸逐渐开始急迫起来，他感觉到大脑开始缺乏氧气，小巧但是精致的器官里开始极速产生各种生化反应，一种奇异的快感冲刷着他，但他的生理本能开始挣扎，喉咙里溢出嘶哑的呻吟。他逐渐开始肢体麻木，大脑的保护性机制让他忘却了痛苦，抑制了恐慌的蔓延。直觉感受到了危险的迫近，他下意识地拼命挣扎起来，粗糙的麻绳把他的脖颈磨得血肉模糊，直到身下的器官给予他反映，他获得了诡异的高潮。

他缓慢地倒下去，双目失神地盯着一片漆黑的天花板，事后突然涌现出一阵羞耻。临近死亡的压迫感让他迟钝地产生了恐惧：如果他死在了这里，谁会第一个发现形容狼狈的他？是最疼爱自己的妈妈，一直对自己照顾有加的表哥，还是平日里形影不离的姬发？

殷郊惊恐地坐了起来，抚摸着自已脖子上和汗水交杂在一起的血液，缓和过来的刺痛让他的意识逐渐回笼，这种构想让他浑身发麻。他一直以来都在姬发面前维持着阳光单纯的形象，虽然很大一部分也确实没有演的成分，但如果同样阳光开朗的姬发发现了自己这个怪癖，会怎么样？他不能想象姬发用那种惊诧、鄙夷的目光看着自己的场景，殷郊觉得自己或多或少有点恃宠而骄了，习惯了姬发对自己无条件的溺爱，以至于产生了一丁点离别的幻想就开始变得惊悚。

他面色凝重地盯着这些怪模怪样的道具，还是把它们藏在了次卧的衣柜里，心里安抚自己道：我会慢慢走上正轨的……反正不被姬发发现就行，等戒断了之后再把它们扔了吧……

殷郊回过神来，他如今感觉压迫感又来了，闷得他心里烦躁不已。法治社会让他不能用见血的方式发泄这股火，那他就只能凭借惩罚自己来释放这些挥之不去的阴影。但是姬发并没有表现出对自己这个独特癖好的质疑，而且一如既往地尊重，甚至还愿意帮自己解决这些烦恼，这让他很是感动，姬发真是他这辈子见过最善良的好人。

殷郊是个行动力很强的人，他一旦有了想法，就不会轻易亏待自己。他轻轻地敲了敲桌子，对一旁正在认真听课的姬发道：“我们待会翘课吧。”

姬发猛地转过头来，见到了满面疲态的殷郊，悄声问道：“你不舒服？”

殷郊觉得心理有问题，需求亟待解决应该也是不舒服的一种状况，于是点了点头。

姬发毫不犹豫地举手示意：“老师，他不舒服，我能带他去校医院吗？”

殷郊被吓得瞳孔都放大了，扯了扯姬发的袖子，姬发不理睬他，在得到老师的点头示意后直接拉着殷郊就往外走。他路过静默着打量着他的同学们时，都能听到崇应彪在小声嘀咕：“爹妈离个婚而已，至于这么脆弱吗？成天病怏怏的样子。”

殷郊不忘狠狠瞪他一眼，随后踉踉跄跄地跟着疾步的姬发出了教学楼。

姬发把他拽到了一个人烟稀少的角落，开始用人肉透视仪一般的目光上下打量他，问道：“你怎么了？”

殷郊有点近乡情怯，纠结了半晌，这才犹犹豫豫道：“我想现在就去试。”

“试什么？”姬发有那么一瞬间呆滞住了，过了一会才意会他的意思，目光在那一瞬间变得难以言喻起来，但还是很耐心地问道，“你现在很烦？”

殷郊十分痛快地承认：“是。”

姬发却没有马上答应，而是思考了一阵，一脸平静地说：“但是我不能你想要就给吧？”

殷郊诧异地瞪大眼睛，被拒绝的尴尬让他萌生了一点恼意。

他深知自己很不习惯被人拒绝这种尴尬体验，更不要说这个对象是姬发。但自己这个需求太过于难以启齿，他都不好意思十分坦诚地说他想要，也觉得不好逼迫姬发同自己一块掉进这个不太符合正常认知的陷阱，只能一边生闷气一边侧过头掩饰自己的难堪。

姬发又开始叹气，原本目光里还含着一丝看小狗闹腾的笑意，但此刻神色突然收敛了起来：“你这么不听话，我不知道怎么按照你想要的方向发展下去。”

头一次听到姬发这么和他说话，殷郊被噎得说不出话来，他的语气一如既往的温和，但是品不出一丝感情来，在那一刻陌生得令人怀疑他是不是被夺舍了。但姬发身上散发出的这股冷，和他心头莫名涌动的热意交织着，他萌生出羞愧来。

“对不起。”殷郊闷闷地道歉。

他心里两道意识在交战，一边高傲地质问，你怎么能这么卑微地给人道歉？

另一边委屈道，我不道歉他不和我玩了怎么办？

那一头发出一声嗤笑，玩什么？和你玩成人的捆绑游戏？还是小孩子过家家，把你当他儿

子一般溺爱的幼稚游戏？

另一边微弱地抗议着，能有什么不一样，对象不都是姬发吗？只要是姬发，纠结什么类型的游戏有什么意义呢？

殷郊被自己的内心争执出来的结论说服了，他的手挽在一起，垂眸轻声给自己辩驳道：“主要是想和你一起玩。”

姬发强迫自己不要露出太意外的表情，他盯着对方逐渐开始漫上红晕的耳朵，嘴角微微上扬：“玩什么？”

他突然开始感受到这种一步步把猎物逼向墙角，让他无处遁逃的快感所在了。

殷郊漂亮的眼睛里闪过一丝羞恼，他都快怀疑眼前这个人是不是他认识的姬发了，他怎么会有这么坏的心眼？殷郊也是豁出去了，脑袋凑过来，嘴唇贴在姬发耳垂边，用气音一字一句说：“我想你……捆住我，然后做什么都行。”

姬发慢悠悠道：“你对这种事的认知就只有这样吗？”

殷郊迷惑地眨眨眼，那不然呢？

姬发看了一眼手表上的时间：“好了，我要回去继续上课了，你可以回宿舍补觉，感觉你最近挺萎靡不振的，没睡好？当然，你也可以在教室里睡，那里挺暖和的。”

殷郊感觉自己正在姬发被玩弄于股掌之间，他咬牙切齿地发泄着自己的娇纵：“那我究竟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开始？”

姬发露出一个非常温柔的笑容来：“还没意识到么？已经开始了。”

4.

殷郊最后还是一脸沉闷地跟着姬发回了教室，一进教室就开始侧过头，盯着外面光秃秃的树枝发呆，心里思绪如麻，脑子里的一个个问题都快拧成结了，他捋了半天都没想明白，最后还是趴在姬发的课本上睡着了。

下课的时候，殷郊浑身都被低气压充斥着，一张俊脸沉下来的时候很有压迫感，姜文焕过来找他们吃饭的时候都有点不敢惹他，只能问一旁的姬发：“他这是怎么了？”

姬发也破天荒地没去无微不至地关怀，一副很无所谓的样子：“欲求不满吧。”

姜文焕把它当成一句玩笑话，正准备很给面子地咧嘴礼貌一笑，此刻敏感的殷郊一下子就炸了，怒气冲冲道：“你才欲求不满呢！”

姬发头微微偏了一下，看似很无奈地点头：“嗯……对，我欲求不满。”

这下姜文焕更觉得姬发像个哄小孩的苦命家长了，朝他投去了一点怜悯的目光，开始操心五百米之外一个人躺在沙发上不知道在干嘛的鄂顺：“也不知道鄂顺今天咋样，要不去看看他？”

殷郊一点也不想回到那个让压抑的导火线被点燃的地方，他生怕再面临一次如今这种窘境，语气很冷淡道：“我不去，我累了。鄂顺他好着呢，你没看朋友圈么？”

姜文焕连忙低头去看手机，果然看到了鄂顺顶着一副傻乐的表情躺在沙发上的自拍，以及被包得严严实实的脚踝，配字：感谢从小锻炼的金鸡独立技术让我今晚能安心吃饭！

姜文焕这下才放心来，随后把目光投向这个其实很少发少爷脾气的表弟，正准备关心一下他最近家里情况怎么样了，姬发这时却猛地开始咳嗽，殷郊被吓得侧过头去看，用手给他顺气，心想可别是今天下午他们那一胡闹给他肺折腾出问题来了。

这时姬发微微抬起头来，用晦暗不明的目光瞥了一眼姜文焕。

姜文焕突然意识到了什么，马上就要叫出的那个字眼迅速吞了回去。

这段时间殷郊的状态一直都不太好，听姑姑说前段时间他在家里和姑父——马上就要是前姑父了——差点大打出手，姑姑回去收拾东西的时候在门口看到了一道触目惊心的血痕，一下子就想到了一直以来有点自虐倾向的殷郊。她心疼不已，但最近又太过于忙碌，只能拜托一个学校的姜文焕把他盯紧一点，让他不要做伤害自己的事。

姜文焕其实对殷郊如今的心理问题一无所知。虽然他一直觉得姬发对殷郊有时候控制欲有点太强了，一点也不比当爹做妈的弱，但是相对的，殷郊也很是信任姬发，两个人如同磁铁一样互相吸引，黏在一起，颇有一种难舍难分的气场。他的家境环境不算特别和谐，但不妨碍他被宠出天真单纯的性格，或许姬发在其中也发挥了一点作用。

算了。他想道，总该是姬发要自己去开导他了。想着想着又开始觉得无语：我可是他的表哥啊！纯正的亲缘关系，这点信任也没有么？表弟找这种对象，以后可真是“享福”了。

他开始叹气。

等姜文焕找了个借口溜了之后，两个人就静默地站在原地，颇有一种“敌不动我不动谁先主动谁输”的信念感。最后还是殷郊沉不住气了，憋了好久才气呼呼地质问道：“你今天下午那话什么意思？”

姬发这下终于露出了他熟悉的和煦笑容：“怎么还真的生气了？我给你道歉？”

殷郊撇撇嘴，心里暗暗发笑，看来生气果然有用。他也懂顺杆子往下爬的道理，一下子就收回了方才气鼓鼓的样子：“谁叫你什么都不给我说，你就是想看我笑话。”

姬发故作惊讶道：“什么？我以为我才是需要进行培训的，刚才还专门去搜了一点资料，没想到你的知识储量比我还少一点，还需要我这个半路进门的教你？这得让我重新考虑一下了。”

“什么？”殷郊又一次感觉到自己被玩弄了，他再次小心翼翼地左右环顾了一下，确定四下无人，这才压低声音着急地问，“你要出尔反尔了么？”

“你很急切。”姬发用陈述句下了这么个定义，“果然是新手。”

“你才是新手！”殷郊不服气地嘀咕着。

“是吗？”姬发意味深长地微笑着，“如果其他人像你一样不老实的话，可能就不存在这个圈子了。”

“什么圈子？”

如果是其他人脸上露出这种清澈里掺了点愚蠢的神情，只会被人觉得是欲擒故纵的装纯，但如果是殷郊的话，那一定是真的懵懂无知。

姬发叹气，还是耐心给他解释：“就是你想要的那种绑来绑去的游戏圈子。”

“这也可以是个圈子？”殷郊惊讶地瞪大了眼睛，随后又迷茫地追问，“什么意思啊？玩这个还得守规矩？”

姬发思考了片刻，回答道：“其实也没啥规矩，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尽量满足你。但是我刚才搜了一下资料，看到了一个东西。”

殷郊没说话，点头示意他继续说。

“总结下来就是……”姬发知道殷郊没耐心听那些太过学术性的东西，当然他自己也懒得讲，面对一只不是非常机灵的小狗，用不着费太多心思去教育他什么是原理，告诉他这么做是对的就行，他总会去执行的，“可能适当的管教会让你感到放松。”

“什么意思？”殷郊有点懵，自己理解了一下，还是很迷惑地问道，“你不是一直都把管着的吗？”

姬发没绷住，径直笑出声来：“原来你也知道？”

殷郊撇撇嘴，一副不高兴的样子，但隐隐感觉身上热了起来。他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短短一句话里所蕴含的意味，就像趴在地上听主人回家的脚步，那道熟悉的声音缓慢向自己靠近的时候，他是时候兴奋了，开始狂热地摇尾巴，等候着打开门主人惊喜的呼唤。

他开始变得支支吾吾，含羞带怯起来，轻声问道：“今晚？”

姬发眉头挑了挑，一副不置可否的模样。

殷郊有点着急了，他从来没体验过被人这么吊着不上不下的滋味，一根绳子一收一缩地悬在他脖颈上，让他在即将窒息的瞬间又体会到了氧气涌进肺部的、重获新生的恍惚。

殷郊脸涨红了，理直气壮地质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你还没认清现状。”姬发冷冰冰地说道，“现在是有求于我，你这副态度，我恕难从命。”

殷郊惊呆了，他可以说认识姬发这么多年，头一次听到他用这么冷漠的语气和他讲话。

他自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很能给人带来困扰的人——好吧，虽然有时候心直口快、过于单纯这些毛病能给他带来一点小小的麻烦，但有姬发在，这些小问题还没来得及困扰他就已经被解决了。他不厌其烦地静静站在殷郊身后，殷郊一回过头就能看到他温柔的目光投注在自己身上，这给予了他自己的世界里肆意洒脱的底气。

但是如今这是什么情况？姬发终于厌倦过于任性的自己了？他想着想着，一联系到自己如今的处境，眼圈突然红了。他不想让姬发发现自己悄悄落泪了，只能倔强地皱着鼻子，用力瞪着不远处光秃秃的草坪，不让泪水可怜兮兮地掉下来，他的睫毛都跟着如同羽翼般颤抖着，上面水气弥漫，骤雨将至。

姬发强迫自己不要伸出手去抚摸他的泪珠，像从前无数次经历的那样耐心地哄他。家里养过狗的崇应彪得意洋洋地分享过训狗心得，他说：你可别狗一叫就屁颠颠跟着过去了，你一过去它就知道，它想要任何东西，只要大声叫，主人就会过来满足它。

姬发的无动于衷让殷郊的眼睛越瞪越大，漆黑的瞳仁几乎跳出眼眶，夜里的寒风一吹，他的眼泪直接大颗大颗地砸了下来，下眼睑红成了一片，可怜得就差发出“呜呜”的鸣泣。姬发闭上了眼睛，最终还是没有动作，再次轻声念出一道祈使句的咒语：“别哭了。”殷郊下意识地身子抖了一下，抹了抹自己的泪水，嘴硬道：“谁哭了？这是风吹的，今天太冷了。”

姬发失笑：“那你为什么要站在风口处？测试羽绒服的防寒能力么？”

殷郊见姬发神色和缓，也没心思去思考他为何如此精通变脸术了，有点骄傲地炫耀道：“我这件衣服穿崇应彪老家去都没事。”

“先别想着去他家了。”姬发闭着眼睛，重重地叹气，他可真不习惯自己这副作态。他整个人被人架起来，被心里那道火慢条斯理地烤着，如今夜色朦胧，正是那簇火苗烧得最旺的时候。

他的声音低了下来，蛊惑一般慢悠悠地问道：“和我走吧？”

5.

姬发有时候会很出格地设想，假如说他和殷郊在一起了，要上床的话该去哪里？

学校附近的酒店——应该叫宾馆，他光是每天路过就感觉里面充斥着黏腻潮湿的气息。仿佛在血气方刚的大学生堆里能存活下来的宾馆的唯一作用就是男女朋友开房做爱，两个人站在这些建筑门口徘徊时，浑身洋溢的欲望如果能够可视化，那会是一个相当恐怖的数字。无数人在这被翻红浪，隔音极差的墙板甚至能听到隔壁的人也在做同样的事，年轻的肉体在发出欢愉的声音。虽然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这种经历，但在面对别人做这种事时总会有一种突然回归原始时代，每个人还在茹毛饮血，被迫去直面人类本能的野性。

他以前和殷郊出去旅游的时候住过条件很差的旅馆，他睡眠质量一般，一整夜都没睡着，耳边都是殷郊被硬硬的床板硌得睡不着，翻来覆去在床上不安分地扭动、翻滚的声音。

姬发忍无可忍，十分疲惫但委婉地发问：“你是豌豆公主吗？”

殷郊理直气壮又委屈地回道：“你不觉得这个床真的很硬吗？我的腰好难受。”

姬发特别想把他抓过来，让他躺在自己怀里睡，至少能让他安静那么一点——他当然不会承认自己还有别的心思。但是当时在开房时，他欲盖弥彰地要了一间双床房，他俩之间隔了一个足够再塞几个人的过道，这床也小得可怜，没能给他将殷郊拥入怀中的机会。

山里的夜寂静得让他萌生自己是不是已经魂归太虚的错觉，他迷迷糊糊地持续半睡半醒。

过了一会他听到殷郊特别小心翼翼地慢慢翻身，虽然不可避免地还是发出一点“咯吱咯吱”的声音，但是他感觉自己心里软软的，又酸涩不已。从那一时刻起他笃定了自己的一个观念：和殷郊出去睡觉必须要去足以让挑剔的殷郊都能安然入睡的酒店。

于是这次他也不例外，拉着殷郊就往市里最好的星级酒店奔去，两个人一路上都默不作声，对即将发生的事心知肚明。明明是要去做激情萌发的事，两人之间却洋溢着一种要去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的尴尬气氛。

殷郊觉得这比小时候考试成绩不理想，自己在院子门口徘徊，迟迟不敢进去时那种心情还可怕。富丽堂皇的酒店大厅，地砖都光可鉴人，他却感觉自己丑陋狼狈的一面被这些亮丽的东西映照了出来。

殷郊盯着镜子里那个熟悉又陌生的人影，裹着厚厚的羽绒服，鼻子和眼尾都红红的，一副生动艳丽的模样，眼睛里面却具是不安，仿佛身后攀附着一只善于蛊惑人心的魔鬼。他把目光投向姬发，只见他的眸子低垂着，也不知道在思考什么，只有捏着房卡的手在不安分地、节奏紊乱地敲着卡面，安静的电梯内部回荡着指甲和塑料卡片碰撞的清脆响声。

殷郊犹豫了半天，觉得还是该说点什么缓和一下尴尬得几乎要窒息的氛围——这种窒息他不喜欢——他太不习惯在姬发面前保持沉默了。两个人走到了房间门口，他这才绞尽脑汁想出来一个话题：“姬发，我们待会吃什么？”

姬发诧异地回过头来瞧他，此时门已经刷开了，房间里黑漆漆的，而姬发正站在黑暗与光明的交界处，他的脸半边陷入了冷冽的郁色中，另外半边还是流露出笑意来：“你现在怎么还有心思考这个问题？”

殷郊讪讪然：“我觉得有点紧张。”

姬发把他拉了进来，门在他的身后应声合上，紧张在意识到自己今晚可能会到达人生中另一个阶段时飙升至顶峰。两个人静矗在门口，都很默契地没有打开明亮的灯，只有玄关的一点感应灯微弱的光亮，映照出殷郊有点彷徨的脆弱神情。

姬发像是被这幅模样吸引住了一般，慢慢伸出手去抚摸他的脸颊，柔软的皮肉上尚且夹杂

着寒风吹拂后的凉意，姬发的手却是永远都干燥而温暖的，殷郊下意识地眯了眯眼睛，一时间说不上是舒服还是难受。

由于殷郊这张脸生得太过于有攻击性，倒是很容易被人忽略细看更是精致漂亮的五官，姬发的手慢慢地往下游弋，手指抚上了他的嘴角。他时常会觉得这张薄唇无论是外形还是色泽，都会让书本中经常描绘的“花瓣般的嘴唇”有了具体的意向。

姬发的动作暧昧不清，在殷郊的下唇蹭来蹭去，他觉得一阵阵发痒，吓得不敢动，嘴唇被抿得蹦成一道紧张的弓弧。

姬发从善如流地发号施令：“嘴张开。”

殷郊犹豫了片刻，还是十分顺从地缓缓张开嘴，随后用不知所措的目光盯着姬发看，他不理解为什么只张开嘴，接下来呢？

姬发差点没忍住笑出声来，他的食指和中指并在一起，停靠在对方丰盈柔软的下嘴唇上：“你在等着我给你上课吗？”

殷郊蹙眉：“那我要做什么？”

姬发把手指往里面逼近了一点，意味不明地笑了笑：“舔。”

殷郊的瞳孔难以置信地缩了缩，但他又想到方才姬发用宛若凝冰一般的语气说，他不是个听话的人。谁说我不听话的？殷郊气鼓鼓地想着，我现在不就老老实实在你屁股后面走吗？我多乖呀！他把嘴巴微微张大了一点，用舌头小心翼翼去够姬发那两根带着薄茧的手指，想象着自己是在吃一根没有味道的冰棒，舌头毫无章法地乱蹭着。

异物逐渐向着他的喉咙里探进，殷郊浑身发麻，背靠着墙，整个人在不受控制地往下滑，但姬发的手指在他的口腔里搅来搅去，把他整个人钉在了一个固定的位置上，他只能被迫抬起头来，盯着姬发可以称得上是面无表情的俊脸。

他一直觉得姬发用冷淡的目光看人的时候格外有魅力，虽然笑起来很是舒朗养眼，但脸沉下来的时候，身上洋溢着一种宛如上位者的、俯视的疏离感，让他这张清俊的脸更增添了一份性张力。

温水煮青蛙般缓慢的窒息进度让他的泪水涌了出来，他渴求地舔舐着姬发由干燥变得湿润起来的手指，不知道是在这个过程中掠夺稀薄的空气，还是把它当成了意乱情迷的起爆剂。就在他即将到达无法承受的临界点之时，姬发终于屈尊纡贵地把手从他的口腔里收了回去，他还下意识地吮吸，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之后，殷郊的脸一下子僵住了，尴尬地迅速合上了嘴。

姬发摸了摸他湿漉漉的下巴，有一部分是唾液，还有一部分是被房间里的暖气闷出来的汗水，夸奖道：“做得很好。”

殷郊脸上露出欣喜里掺了点得意的笑容来，乖顺地在他手掌上蹭了蹭，脑子里又开始忐忑不安地胡思乱想，我这副样子会不会很丑？

“脱衣服。”姬发突然说。

“什么？”殷郊猝不及防地发问，后知后觉地有点害羞，他也不是真的完全不通人事，开房玩这个已经算是很容易让人浮想联翩的事了，脱衣服的话那就是真的和“性”这个字眼脱离不了关系了。他在纠结着，和我最好的朋友做这种事，我们还能回到以前那种和谐的氛围中去吗？

“你在想什么？”姬发的笑声把他从思绪中拉回来，“你不觉得很热吗？至少把外套脱了。”好吧好吧。想岔了的殷郊连忙把厚实的羽绒服外套脱下，里面还穿着一件很学生气的连帽卫衣，看起来就是一位非常普通的健气清纯大学生。他随手把外套扔在沙发上，随后马上侧过头，巴巴地望着姬发，等待着他的下一个指令。

姬发只穿了一件衬衫，他随手把袖扣解开，把袖子往上挽了挽，露出一节清瘦的手腕。殷郊的目光直勾勾地盯着他这个动作，他一想到这双手刚才无情地塞进了自己最敏感的一个身体部位之一，在里面搅弄着，为非作歹，他感觉自己体内的血都跟着沸腾了，浑身发烫起来。

殷郊的步子往床边靠了靠，凭借着一点床头灯的微弱光源，他用带着渴求的目光注视着姬发，视线一个劲地往床边姬发随手扔的背包瞅，开始胡思乱想：里面装了什么东西呢？姬发会对他做什么？

姬发坐在床边，轻声叫他的名字：“郊郊，过来。”

殷郊脸越发红了，他并不是第一次听到有人用这么亲昵的称呼叫他，但此刻在这种氛围之下，这两个字就显得相当缱绻。他情不自禁地向姬发凑近，站在他的面前，昏黄的灯光都

藏不住他脸上的局促和羞涩。

“跪下。”

“什么？”殷郊僵住了，他脸上下意识浮现出震惊和羞恼，就算是殷寿都没有让他给他下跪！他观察了半天姬发的神色，发觉对方并没有在开玩笑，他倒吸一口凉气，脑子里一片空白，纠结了好久，腿如同灌了铅一般缓缓沉下去，但他此刻竟然没有被耻辱冲刷的感觉，而是涌上一股隐隐的期待。

“手背在身后。”姬发语气很和缓地说道，仿佛很满意于他的乖巧一般。

殷郊这才注意到他手上攥着一节绳子，他的呼吸骤然急促起来，他把手背在身后，仰着头期待地望着姬发。

姬发的眸色晦暗不明，他默不作声地半跪下，把殷郊的手绑了起来，绳结打得很紧，殷郊只觉得手腕处传来一阵些微的痛楚，但这让他非常满意。

他跪在铺满了柔软地毯的地上，头往姬发的膝盖上贴，用十分引人爱怜的目光注视着姬发。姬发的手在他的脸上摩挲着，手指托着他的下巴，迫使他抬头看着自己。

殷郊一直知道自己的脸算是一个大杀器，很多人就算不喜欢他，也不会出口说他长得不好看，姬发这么喜欢摸他的脸，他也觉得自己生得很俊吗？殷郊舔了舔自己干涩不已的嘴唇，感受到姬发的手逐渐往下滑，触碰到了他敏感的喉结，他瑟缩地抖了一下。

他察觉到姬发用审视的目光打量着自己，此刻他不再是一个鲜活的人，而是一个精美的、失去了自我意识的摆件。

姬发的手缓缓圈住了他的脖颈，殷郊在此刻才发现自己的脖子是多么脆弱的一个部位，直觉使他大气都不敢出一口，就连吞咽唾液的动作都变得格外小心翼翼。

随后他体验到了自己期待已久的呼吸被迫屏住的感觉，温热的血肉把他的呼吸权牢牢控制住，身体下意识的挣扎让他感受到姬发手上的薄茧正在和他细腻敏感的脖颈皮肤摩擦着，带来一阵刺痛的快意。他的喉结很突出，此刻在姬发的手掌中滚动着，随后他感觉到姬发的手在喉间逐渐收紧，明明是看着很漫不经心的动作，仿佛就只是随手将手搭在他的脖子上一样随意，但这分明就是一个致命的行为，因为他又一次感受到了喉口哽住的鲜明痛苦，氧气的含量越发稀缺。他的头挣扎地扬起来，像一只引颈受戮的天鹅，他的手用力抓住了一旁的床单，目光惊恐地盯着神色淡漠的姬发，在他的脸上读到了陌生的镇定，这让他恐惧中越发兴奋，火越烧越旺，让他整个人到达了欲望的最巅峰。

殷郊体验到了熟悉的勃起的感觉，性器官接收到了大脑错误的指示，凭借一腔本能昂扬起来，生理反应使他泪眼蒙眬，喉咙里发出喑哑的喘息。他不知道自己这幅模样好不好看，只觉得如今一定是狼狈不已，但致命的快感冲刷着他的意志，他眼睛半睁半阖，整个人处于半是痛苦半是欢愉的状态。

他迷迷蒙蒙地盯着在泪水中变得模糊不清的姬发，只见他俯下身来，用力堵住他的嘴唇，空气逐渐又充斥在他的口腔里，通过受压迫而收窄的喉口重新进入肺部。他感受到姬发的手稍微松了松，但依旧是那么有压迫性，他的嘴巴根本不用刻意去撬开，不自觉地就张大了，主动地去迎接这股炽热的吻，

姬发的口腔中有一股清冽的气息，殷郊小心地舔了舔他的唇沿，听到姬发的喉咙里终于溢出一丝笑声，更是开心了，主动地将舌头伸出来，任凭他俩的呼吸交缠起来。姬发的手终于从他的脖子上松开了，殷郊从一个窒息的边界来到另一个临界点，他快被这过于急迫的热吻折腾得喘不过气了，这种感觉比刚才掐住脖子的压迫感还要令人浑身发热，他感觉自己的脊背都在发麻。

殷郊还有心思掀开眼皮去看姬发，只见他闭着眼睛，仿佛在做学术一般认真钻研的模样，他的嘴唇和舌头是一道值得思考一生的悖论难题。

他觉得虽然自己仰着头这个姿势也说不上舒服，但姬发这么弓着背一定是难受的。殷郊身子往后挪了挪，急切地喊道：“姬发……姬发！”

姬发闻声从这份热烈中脱身而出，眼睛里也弥散着水汽，低低地喘息着，从喉咙里挤出一个字眼：“嗯？”

“我们去床上吧，”他俩此刻凑得极近，殷郊已经抛弃了刚才困扰自己的想法，他的思绪被这个亲吻给完全搅乱了，只觉得想继续和姬发贴近——这也太舒服了，“你这么不难受么？”

姬发居高临下地望着他洋溢着期盼和欲色的精致脸庞，面上神情莫辨。

殷郊这才意识到现在应该是姬发做主，他是不应该提出要求的，随即有点惴惴不安地低下

头。然后他感觉到姬发轻轻摸了摸他的头，他的手指穿过他蜷曲的发丝，轻轻地按着头皮，一阵快意从天灵盖流窜开，他舒服得就差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殷郊眯着眼睛，抬起头去观察姬发的神情，只见他脸上洋溢着愉悦，嘴角若有若无地勾着。

“好。”姬发微笑着说道，“你起来吧。”

殷郊松了一口气，但他的手被绑在身后，如今他只能把头搁在姬发腿上，尖俏的下巴作为一个支点，有点狼狈地挣扎起身。姬发不为所动地看着他，眼瞧着他在地上扭来扭去，花了好一阵功夫这才站起来，人还一副摇摇欲坠的样子。

姬发坐在床上静静地盯着他，突然问道：“刚才你很爽？”

殷郊有点迷茫地“啊”了一声，这下他才意识到自己刚才的生理反应，此刻气氛突然沉静下来，显得身下的灼热越发不能被无视了。姬发眼睛里始终含着笑意，漫不经心地在自己的腿上拍了拍，殷郊一下子就理解了他的意思，有点害羞地跨坐在他的腿上，他突然很想用手勾住姬发的肩膀。

殷郊头往他肩膀处埋了埋，能够闻到一股洗衣液的清香，他知道姬发每天都会洗衣服——当然今天会成为他爱干净这道人生准则的一个意外。他懒洋洋地搭在姬发的肩膀上，说话时唇齿间卷起来的暖流都扑在了他的脖颈上，轻轻笑着：“姬发，我压得你难受吗？”

姬发瞥了他一眼，道：“你可以自己下去。”

殷郊恨不得把绳子挣脱，手环住他脖子，将自己禁锢在姬发的怀里，他生怕姬发突然翻脸，又让他下去跪着。他的潜意识里诧异了一瞬，他为什么要害怕姬发对自己怎么样？但此刻他也顾不得那么多，说话语气都黏糊糊的：“我不！”

姬发这才又笑起来，手又贴了上来，在他温暖的肉体上持续不断地点火，他觉得浑身上下都痒嗖嗖的，尤其是当他抚摸着胸口的时候，那种瘙痒更是明朗。姬发不轻不重地挑逗着，明明不应该觉得很敏感，但殷郊察觉到自己的下面更是蓬勃欲发。

他不敢想象姬发那双带着薄茧的手帮他抚慰将是一件多么令人痛快的事。

殷郊的嘴唇贴在姬发的脸上，意乱情迷地胡乱在他脸上蜻蜓点水地吻着，更像是舔舐——姬发想着。随后殷郊蹭到了姬发的唇角，他立马回想到刚才那阵滋味，更是主动地凑上去不断地舔吻着他的嘴唇。

姬发像是忍无可忍一般，反客为主地含住他的嘴唇，他细细地吮吸着殷郊挺翘的唇珠，手在他不知不觉的情况下摸到了下身，就在姬发那双温暖的手触摸到过于滚烫的器官时，他听到姬发的喉咙里溢出一声带着喘息的笑来，随后他就感受到了刚才臆想的体验。舒爽就像火花带电一般在全身上下流窜着，他头一次体会到这么直接的刺激，浑身发着软，也没有动力去和姬发的舌头纠缠不清了，只有眯着眼睛轻声喘息的份。原本就被积攒到一定界限的快感在姬发的抚摸下一下子就到达了顶峰，他失控地昂起头，喉咙里十分不争气地挤出一句轻微的呻吟。

令他十分猝不及防的，姬发亲了亲他的脖颈，他能感觉到正好是那一圈勒痕的位置，伤口结的痂一触碰到温热的呼吸就开始发痒。

姬发感受到手心变得湿漉漉起来，他把手从裤子里伸出来，打量着这看起来很是浑厚的精液，又把手抵在殷郊的唇边。这次殷郊十分的无师自通，用舌头试探性地舔了舔，又煽情地含住了他的手指，又开始想象自己是在吃没有味道的冰棍——好吧，这次有味道，原产地还是自己的体内。

姬发盯着他的目光越发幽深起来，他低声道：“你再这样……可能我们就需要安全词了。”

“什么是安全词？”殷郊停住了动作，犹豫地问，随后又觉得自己特别傻，纠结了半天才道，“呃……姬发！”

“嗯？”

“我意思是，安全词就这个。”

姬发忍俊不禁地问道：“你真的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大概知道吧……”殷郊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反正应该不会说。”

“还是算了，你重新想个。”姬发亲昵地亲着殷郊的脖颈，一路流连到嘴唇，两个人又开始黏黏糊糊地接吻，慢悠悠地说道，“我想听你叫我名字。”

殷郊被亲了个七荤八素，心想姬发可真麻烦！他脑子迷迷糊糊的，随便编了一个词汇，反正到时候他肯定可以忍住不说的，然后开始催促姬发赶紧进行下一步。

姬发没说话，低头在他的胸乳上舔来舔去，一只手用力撑住他的后脑勺，不让难耐的殷郊

一个劲地往后躲，另一只手却慢慢地顺着他的大腿往后摸。殷郊刚刚才经历了一场高潮，整个下半身都是麻的，腿还在隐隐地打着颤，姬发的手抚摸过的地方都发着烫，他觉得身上哪哪都痒，身子又下意识地往后缩，却被姬发抓住了头发，他感觉到头皮传来一阵刺痛，这下不敢再动了，只能被迫地仰起头，露出脆弱的脖颈，如同一只引颈受戮的天鹅。殷郊的目光被迫停留在姬发的眼睛上，他能清晰地窥见姬发藏在冷淡目光中的欲求，但姬发是个很能控制住自己情绪的人，就算他勃起的性器和自己的大腿紧紧相贴，他也能伪装出一副柳下惠般坐怀不乱的模样，他漠然地捉住他的头发，仿佛下一秒就要朝着他的脸扇出满怀恶意的一巴掌。

他浑身又烫又软感受到姬发的手来到了他身体最隐秘的一个部位，借助着方才的精液和唾液，试探性地想要往里进。

“腿打开。”姬发的声音哑得很可怕，仿佛乌云凝结在他的声带上。

殷郊顺从地把腿打开，暴露出一片狼藉的下身。他感觉自己像个荡妇，应该说是一台性爱机器人，随着主人的指令而行动，主人又把他的手指塞进了他的嘴里，这次是三根，他根本不用姬发特意去指示怎么做，立马从善如流地舔舐着，直到那三根纤细但骨节分明的手指上沾满了他的唾液。他的脸蛋一片绯红，感受到姬发在闷声笑着，在他的屁股里细细地开拓着，同时执着地亲吻着他脸上的两颗痣。

姬发根本不用温柔地、关切地问他痛不痛这种问题，他知道殷郊十分享受于这种痛楚，所以他明明知道前列腺的位置在哪里，但还是故意不去触碰那让人能迅速到达高潮的软肉，而是在里面没有章法地扩张着，搅弄得殷郊感觉自己的肚子都开始隐隐作痛。

殷郊用力地掐住自己的手掌心，这种刺激对他来说有点太超过了，他含含糊糊地叫着姬发的名字，感觉自己的屁股上被不轻不重地扇了一巴掌。

“嗓子留着待会再叫。”姬发似笑非笑地说道。

殷郊其实觉得有点耻辱，毕竟从他很小的时候就没有挨过打了，殷寿压根懒得管教他，打骂会让他面临虐待孩子的指控，从而被人抓到机会从高位上掀下来，而母亲更是对他宠爱有加，更不会动手打人。但屁股上刚才被打的地方开始隐隐发麻，他竟然开始期待下一个巴掌的降临。

他都不知道过了多久，直到姬发的额头上开始冒出细汗，这才将手从已经松软的穴中伸出来，随即抵上来的是滚烫而炙热的巨物。

殷郊略微有点失神，他能感受到这个东西有多么的滚烫和坚硬，虽然说男生的性器官总是会在受刺激的时候勃起，但是姬发这种状态是不是证明他也处于亢奋状态中？他甚至还有心思得意地想道，他果然对我有意思，他是喜欢我的脸？还是我的性格？他很想张口问，却听到姬发终于舍得语气温柔地问道：“怕么？”

说实话，殷郊还是有点心慌，他对两个男的能做爱这种事产生认知都是在今天，他都忘了今天来开房的主要目的是什么了，但此刻他溺在了姬发那含着调笑和柔情的目光中，这何尝不是一种色令智昏？

他缓慢地摇摇头。

姬发“嗯”了一声，点点头，突然露出一个看着很肆意的坏笑来：“你说怕也没用。”看得殷郊在那一瞬间呆住了，心跳快得几乎要冲破肋骨。随后他就没空去东想西想了，姬发的性器蛮横地冲撞了进来，带着热气和沉甸甸的欲望。看起来很是游刃有余实则没有太多实际经验的姬发只会横冲直撞，深深地顶进去，又迅速地抽身而出，机械地利用自己的蛮劲来让两个人获得快感。

姬发的手搭在他冒着汗的脖颈上，手上又开始用力掐住，他的喉咙开始逐渐涌上血腥气，下身被撞得一片发麻，痛苦之中又是令人浑身发颤的酥麻，这让他想起了即将落痂的伤口，揭开的时候又是瘙痒又是疼痛，可能疼痛和快感本身就是一种双生关系，交错复杂地生长着。

姬发又开始亲吻他脖颈上的伤痕，他被热得大汗淋漓，绯红像云雾一般爬满了全身。姬发的牙齿和嘴唇一起在那一块湿漉漉的地方流连忘返，留下了一个个泛红的痕迹。

“慢一点……慢一点！”头一次做爱就体验到了这么个进入极深的体位，殷郊感觉自己的肚子都要被顶破了，十分羞耻地低声叫喊道，他已经完全忘记了何为安全词，当然也可能是压根没有萌生要对方停下来的想法。

由于心理上的不安和羞耻，殷郊身下的软肉紧紧地包裹着硬挺的性器，这让姬发也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在短暂的适应之后又一次猛烈地冲刺起来。

“姬发……姬发！”殷郊的眼睛开始生理性地掉落眼泪，他很想让姬发慢一点，但残存的意识告诉他没有做主权利，只能承受主人带给他的欢愉和痛苦。他注视着姬发的面孔，能看到他俊秀的脸上也露出格外难耐的神情，被爽得眼睛眯起来，喘息声不绝于耳，殷郊的心剧烈地跳动着，被迷得情不自禁地凑上去吻姬发。他可真喜欢接吻，如同被浸泡在温水中一般，暖和又缠绵，这种快乐比什么窒息还要令他心神荡漾。

姬发有点意外，但还是勾住了他的舌头，轻声唤着他“郊郊”。殷郊一时间分不清他是在叫自己的名字，还是千年前被帝王说要造一座金屋藏起来的那位皇后。随后姬发在他柔软的唇瓣上印上齿痕，花瓣一般的嘴唇流出汁水来，磕磕碰碰中品出血液的腥甜味。原本很是享受的殷郊轻轻地“嘶”了一声，睁开眼用迷惑不解的目光盯着姬发看。

“怎么？你不是很喜欢痛吗？”汗水从姬发的额头上彻底流下来，悬挂在绷得紧紧的下巴上，配合他冷冽的目光，像是一道含着倔强的泪痕。

“我不要，我要你亲我。”殷郊开始用他那黏糊糊的声音撒着娇，他仿佛还没意识到两个人骤然颠倒的关系，曾经有求必应的那个人如今轻佻地俯视着他，对他的示好展现出冷酷的作态。

姬发没有说话，并不愿轻易满足他这个微弱得可怜兮兮的请求，只是更加用力起来，狠狠地凿进他的身体深处，殷郊感觉自己被顶得几欲作呕，直到温凉的液体浇筑在体内一个很深的位置，但他此刻心里却无比地充实，仿佛整个人被打上了有关姬发的烙印，他彻底地被占有。

殷郊也彻底地意识到了他一直以来最渴望的东西：关怀、占有欲和爱，他在姬发这个人身上将这些东西掠夺过去，两个人互相绑着锁链牵制着。

他本质上是个很霸道的人，温柔的关怀他要，性欲的投射他也要，原本不属于姬发的控制欲、伤害欲他更要，这种为他而生的、独一无二的改变让他更为深刻地意识到，姬发是多么的喜爱自己，他的一切行为举止都和他殷郊脱离不开关系，姬发就是他的一颗永恒的卫星。这一切都让他在精神上达到令人震颤的满足。

殷郊失神地盯着姬发鼻子上的一颗痣发呆，姬发在高潮后忘记了装腔作势，他的吻终于回归了温柔和怜惜，眼睛里全是餍足的笑意。

好吧，殷郊盯着他的眼睛，又一次觉得自己嘴唇发痒，怎么就这么想亲他呢？他想他终于找到了比扇自己巴掌，勒自己脖子更能解压的事，那就是和姬发亲嘴，又能让他品味到唇舌缠绵的悱恻，又能体会到窒息的快感，怎么不算一种双赢呢？

他腻歪地凑过去，在姬发的嘴唇上重重地亲了一口，眨了眨眼睛：“还能再来一次吗？”

姬发调笑道：“我下午那会说你欲求不满，你还生气了，现在看你还怎么否认？”

殷郊一直都是个很擅长于直接表达心迹的人，道：“那是因为那个时候还没和你睡觉。”

“呃……”此刻如此坦然的殷郊真像一朵被灌溉得催熟了的花，他盯着殷郊颧骨上的一层红晕发呆，骤然想到了一款名为“高潮”的腮红，艳丽得让姬发多看一眼就感觉面上阵阵发烫，但更多的是想把这支开得绚烂的花折下来带回家的残酷想法。

他翻身而起，把殷郊困在怀里，两个人又开始不知疲惫地纠缠在一起，殷郊的喉咙里发出细细的呻吟，爽得头皮发麻，开始后悔自己为什么不能早点 and 姬发发展这种关系，他以前在搞什么东西？

殷郊摸了摸刚刚才解开的，早已经发麻的双手，如愿以偿地把它搭在姬发布满汗水的肩膀上，语气里含着细微的漫不经心：“姬发，我可真喜欢你。”

姬发愣住了。

6.

自从他俩开始产生肉体上的交流后，姬发有时候觉得，自己貌似是被打开了一道深埋在心脏里的开关般，他开始渴望着见到殷郊垂泪时的神情。曾经的他一看到殷郊的眼泪就会心悸，产生恐慌的怜惜，但如今他会浑身发热，心中涌上一阵令人颤动的狂热，想要让他哭得更惨烈一点的渴求开始在心里疯长。

会有人不爱看殷郊哭吗？他心中萌生出一丝恶意，会有人不爱看晶莹剔透的泪水从眼眶中滚出来吗？会有人不爱看烟霞一般红艳的眼尾吗？会有人不爱看泪水浸润过，更为楚楚可怜的泪痣吗？

殷郊在做爱的时候热衷于流泪，除却汗水，泪水一块将情欲蒸腾而出，化为更为猛烈的热情。

又比如说现在，姬发满脑子都是含着眼泪的殷郊，但他正在故作镇定，深谙“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推拉技巧。很明显这种套路的受众只有殷郊一个人，他急切地偷偷去勾姬发的手，小声问道：“今晚……？”

姬发撑着脑袋看着讲台上正在讲课的老师，漫不经心地问道：“什么？”

殷郊压低了声音嗔道：“你又在这装？”

姬发觉得逗狗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他嘴角噙着一抹笑意，微笑道：“难道不是你自己没说清楚？今晚你想要做什么？你得先告诉我吧？”

殷郊扭过头去看前前后后的同学们，和平常的大学生一样，他们要么在认真听课，要么在埋头玩手机，没人注意到正在针对成人限制话题产生拉扯的两人。但他不敢拿自己这剩下几年的名声打赌，只能含着怨气瞪了姬发一眼。

姬发轻轻地叹气：“你可真是恃宠而骄。”

姬发又回想起他俩第一次做爱那天，殷郊骑在他身上，勾着他的脖子，对着他说出了不知道是真情吐露，还是只是床上有感而发的情话。他当时就感觉自己的心怦怦直跳，这种被一个直球迎面而击的狂喜给他打了个猝不及防，他顿时忘记了两个人之前营造了许久的，控制与被控制的暗流涌动，而是怀着温柔的绵绵情意进行了一场十分煽情的性事。

姬发在事后喘着气，用手指一点点地捻着殷郊汗湿的小卷毛，他一边调笑着殷郊可真是水做的，上面爱哭下面也爱哭，一边很犹豫不定地心想，这算是和殷郊在一起了？

他问殷郊：“你还想玩捆绑吗？”

殷郊懒懒地摸着刚才在姬发身上留下的抓痕，很坦诚地说道：“貌似没那么想了，更想和你亲嘴。”

姬发摸了摸他绯红滚烫的脸颊，凑过去慢悠悠地在他上面啄吻着，笑道：“但是我突然发现，我想看你哭起来的样子，你会不会觉得我很坏？”

殷郊抬眸瞥了他一眼，咋以前没发现姬发这么会调情？说得他都有点浑身发热了。

他装模作样地用湿漉漉的、委屈的眼神勾着姬发，问道：“我哭了你就会很兴奋？那我被你做狠了哭，会不会被折腾得更惨？”

“说不定呢。”姬发的吻在他的唇边流连着，两个人又开始黏糊糊地接吻，他们一晚上就将这门之前从未学习过的课题研究到了精通的水平，一场热烈又缠绵的亲吻能够将两个人都逼迫到几近窒息的地步。此刻姬发突然理解了殷郊的这个怪癖，处于窒息边缘的时候确实会萌生一股怪异的快感，半只脚在生死线上踏着的感觉危险又迷人。

殷郊被闷得泪水直冒，一双眼睛亮得吓人，含含糊糊道：“唔……那我还是多哭哭吧……喜欢你这么折腾我。”

好吧，照这么看来，同时达到登峰造极水平的是信手拈来的情话。姬发心里想道，心里又是欢喜，又是如同被捂住口鼻般的憋闷。他不喜欢这种被殷郊的一言一行轻易勾得动情的感觉，仿佛被上了发条的那个玩偶变成了他自己，主人的手指轻轻动了动，原本寂静的池面开始泛起阵阵涟漪，澄澈的湖面下被搅动得泥沙翻滚，他被掩埋在其中。

但姬发又一向是个很意随心动的人，一旦脑子里浮现出什么想法就要去实现。如今的他有点坐不住了，浑身一阵发热，他顿时有点后悔自己刚才给自己挖坑跳的行径。他在这里焦虑了将近二十分钟，直到下课铃响起，他马上开始收拾书包。

正在旁边昏昏欲睡的殷郊被突如其来的动静吓了一跳，问他怎么了？不是还有一堂课吗？

姬发面无表情，不愿意暴露自己的急色：“我有事。”

殷郊疑惑道：“你能有什么事？”

姬发皮笑肉不笑，咬牙切齿：“你说呢？”

殷郊愣了一瞬，反应过来后脸一下子涨红了，也不知道是害羞得还是兴奋得，一边兴冲冲地收拾书包，一边嘀嘀咕咕着：“哼哼，叫你刚才装模作样！”

姬发手机捏在手里，还没出教学楼就开始打车，殷郊道：“又去上次那个吗？要不就学校门口？”

姬发瞥了他一眼：“那你可别叫太大声，对面小宾馆你咳声嗽隔壁都能来投诉你。”

“我哪有！”殷郊闹着要去捂他嘴，姬发笑着在他手上蹭来蹭去，亲吻着温暖的手心。殷郊一边受不了这腻歪劲，一边心里又甜滋滋的，怎么姬发会这么可爱！他感觉自己的嘴唇痒嗖嗖的，又开始催促姬发：“快点快点，等不急了。”

姬发没说话，亲吻着他骨节分明的手指，一点点地把它们含进去，舌头抚摸过敏感的指

腹，做出吮吸的样态。殷郊难耐地想要收回去，又心虚地瞧四周有没有人，确定四下无人，也没监控了，连忙将手从他嘴里抽出来，嘴唇十分主动地送了上去，一边胡乱地在姬发丰润的唇肉上啃着，一边试探性地往他裤子里伸，果然是一团早已鼓起的炽热。

殷郊得意洋洋地哼哼着，含含糊糊地问道：“你什么时候硬的？”

姬发没办法，只能捧着他的脸承认道：“上课的时候。”

殷郊有点诧异：“这么久了都没消下去？”

姬发也有点不好意思了，脸色通红地开始说荤话：“它太想你了，没办法。”

“是么？”殷郊咬了咬他的嘴唇，开始吃吃地笑，“那它待会可得表现好点。”

“它之前表现不好吗？”

“挺好的，就是我觉得你的实力不止那么一点。”殷郊的思绪开始一路狂飙向另外一个地方，明明是数九寒冬，他却冒了一身汗。心里的欲念开始膨胀，他越发地渴望和姬发进行肢体接触，一点点抚摸或者碰撞都会让他浑身发麻，这令他感到心惊，真是一种奇妙的体验。

两个人又开始在进房间之前学习默不作声，仿佛要装作他俩只是一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借此来遮掩身上毫不掩饰的求欢渴望，此时他俩尚且存着文明时代人的意识，这种假装让他们不至于一下午倒退回被本能欲望支配的远古时代。但一切在进房间后都变得不一样了，他俩根本不用顾虑开灯这个问题，就在昏暗的玄关抱着亲在了一起，明明方才已经嘴唇相贴有一段时间了，但此时此刻他们还是发出了慰藉的呻吟，也许是方才意淫了太久，室外那一点因为心虚而浅尝即止的吻显得过于微不足道，难以止渴。

姬发此刻暴露了一点虚假的本性，动作都格外地粗暴，几乎要将他拆吃入腹。但很明显殷郊享受于这份蛮横，光是接吻就让他舒服得整个人瘫在姬发怀中，手用力地扯住姬发的头发，闭着眼承受着这狂风骤雨一般的热烈。

过了一会他的意识稍微恢复了一点，也不忘去照拂姬发这硬了一路的性器，很明显他的手法很是随心所欲，一副施舍的模样。姬发难耐地低低喘息着，殷郊只能感受到这滚烫的东西在自己手里还在膨胀着，他联想到了这个巨物塞进自己身体里的那种酸涩胀痛，更是激动不已，一个劲地往姬发身上挂。姬发一副不为所动的样子，看上去只想单纯地和他接吻，虽然殷郊也热衷于干这种事，但是干柴烈火一触即燃，一点点唇舌间的交融已经不能满足他。

殷郊的手勾着他的脖子，贴在他的耳边，用气音引诱道：“你不是说想看我哭么？快点……”

姬发用力地捏着他的下巴，乌云在他的目光中凝结着，一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殷郊看着他这幅阴沉沉的模样，只觉得更加兴奋了，如果他是女生，下面的批一定已经开始流水了，他可真喜欢看到姬发用这种冷峻倨傲的目光注视着他时的模样，仿佛下一秒就要扬起巴掌抽他，又或者是冷淡地出言羞辱，问他为什么要这么浪？

殷郊有时候思考过，如果是其他人这么对待自己，他会不会也很爽？这个问题被他当场否定了：当然不会。身为殷商集团的太子爷，他自然不可能一点脾气都没有，再加上家世赫赫，谁敢如此犯上羞辱他？目前来看只有姬发胆敢冒这个巨大的风险，但殷郊就是吃这一套。

他很早以前就发现，自己在姬发冷脸的时候就会变得格外躁动不安。比如说他和崇应彪打架的时候，那张清俊的脸一下子沉了下来，面上尽是凶狠的阴森。姬发那个时候还很容易被激怒，径直一个拳头砸过去，嘴里也会嗤笑着羞辱他。殷郊在旁边围观着，整个人都僵住了，因为他很恐惧地发现，他期待着被这么不干不净地骂的人是他本人。天呐，用这么一张清纯的脸骂人，这也太带劲了！他浑身发麻地想着。

但很遗憾，他从来不会是被姬发怀着恶意攻击的对象，姬发对自己永远是无微不至的关怀体贴，他会错误地理解为如同父亲一般的和煦，直到现在他才领悟到：哪有儿子会想和父亲睡觉？哪会有兄弟想和另外一个兄弟做爱？

姬发搂着他，两个人跌跌撞撞地奔向床铺所在的位置，此刻卧室里天光大开，玻璃窗外高楼大厦林立，正是城市中心最为繁华热闹的时刻。殷郊整个人像一只大型犬一般趴在姬发身上，神色纯真地、语气黏糊糊地问：“姬发，对面的人会看到我们吗？”

姬发在开房之前特意问过，这里的酒店采用的均是单向玻璃，外面是看不到里面的动静的。他此刻却起了坏心思，问道：“你想让他们看到我们吗？”

殷郊有点犹豫，他自然是不愿意的，但一旦构想出那副场景，就如同发烧了一般浑身发

烫，但还是要欲迎还拒地羞涩一下。

姬发崩不住笑了，在笑声中欲望的火气蒸腾而起。他慢条斯理地把自己的围巾从脖子上解下来，颇有一种扯开领带的惑人气势，顺势坐在玻璃窗边的沙发上，明明是被俯视的角度，却给人以很强的压迫感。

殷郊在某种情况下很会察言观色，他一下子就半跪下来，头顺从地搁在姬发的膝盖上，正准备去拉下束缚住他蓬勃欲望的裤子，却听到姬发说：“怎么，你现在不喜欢窒息了？”

殷郊有点犹豫，他觉得其实现在做爱对他的吸引更大一点，他这段时间都差点忘了让自己体会疼痛这种纾解方式了，在他看来还不如拉着姬发去亲嘴或者开房睡觉来得舒服。

姬发摸了摸他的头发，把带着他体温的围巾往殷郊脖子上绕，一圈圈地缠绕着，只露出一双清凌凌的、透露着疑惑的眼睛。一开始他还没有感觉，随后就感受到了熟悉的憋闷，羊毛材质让他感觉到软绵绵的温暖，但是同样的，细密的针织工艺也让空气难以窜进他的喉咙里。殷郊开始下意识地挣扎起来，他的脚趾都蜷缩了起来，手用力地扣住了姬发的裤子，眼睛又开始溢出珍珠一般的泪水，大颗大颗地顺着他的脸颊往下滚落，但眉眼间却充盈着半是痛楚半是欢愉的复杂情绪。姬发还是一副面无表情的模样，通过仔细观察他的表情检测着临界点，直到确定殷郊已经要承受不住了，这才慢悠悠地把围巾解开，冷眼旁观着他半跪在地上剧烈咳嗽，咳得开始干呕，额角冷汗直冒。

“姬发你……”殷郊有点生气了，一边剧烈喘气一边用目光质疑着姬发。

“我怎么？”姬发语气平淡地说道，“难道不是你一开始想来招惹我的？你是不是忘了我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殷郊错愕地瞪大了眼睛，他此刻还狼狈地坐在地上，深深地望进了方才还一片浓情蜜意的姬发的眼中，不敢相信地发问：“什么？”

“你不会觉得我很好糊弄吧？”姬发嗤笑一声，“如果是单纯的，给予你一种放松途径的关系，那你得唤我一声主人。”

“你当我是狗吗？”殷郊当真是个忘性大的人，在姬发这里稍微讨了一点好，顿时就忘了之前的种种，又把自己放在了高位，他恼怒地嚷嚷着，“你就逮着我欺负吧！”

“是啊，我就只想欺负你。”姬发也不否认，自言自语道，“我又不是天生就有S倾向，没有喜欢伤害别人，看别人痛苦的爱好。”

姬发有时候也会质疑自己，为什么他能心安理得地对殷郊产生一点施虐欲？这似乎是不应该的。从小他就接受着“爱是无私奉献，是对对方的幸福感同身受”的教育，但如今他好像在朝着一个不可控制的方向一路狂奔。

他在自我剖析的时候，感觉自己如同童话故事中被困在瓶中百年的魔鬼，曾经不能理解的这个故事在如今也有了深刻的可悲理解。他也被爱情这个无形的瓶子困住，在一天天的虚空中许下一个个的空头支票，或许在耗尽耐心之后，正如故事中的魔鬼一样恼羞成怒，甚至于恩将仇报。他开始构想，爱一个人，为了与之更亲密，而盼着他遭遇更大的不幸，很幸运又不幸的是，他盼到了这个几欲让殷郊崩塌的机会。

姬发每天都能近距离地观赏到殷郊的痛苦的底色，他在家庭这个很难被绕开的巨石这里狠狠地摔了一跤，摔得遍体鳞伤，痛苦不堪，他只能将这道伤口暴露在姬发面前，含着眼泪迷茫地问道：“姬发，我该怎么办？”从那个时刻起，姬发的内心就已经不全是怜惜了，而是迸发出渴望的狂喜。他终于被世界抛弃，光着脚独自彷徨地游荡着，只能寄最大的期望于自己。姬发在殷郊眼中变成了光明、正义、温暖可靠的存在，他变得更为亲近姬发，持续不断地散发着迷茫脆弱的气息。

姬发每次坐在他的身后，静静地注视着他落寞的背影，观察着他藏在蜷曲头发下白净的脖颈，突然有种掐住他的咽喉，观察他拼命挣扎时的模样的欲望。他震惊于自己出格的想法，又含着真情的怜惜去抚摸他柔软的头，轻轻地安抚着他，抹去他的痛苦。他曾经在欲海中沉浮，如今被殷郊本人从那种漂浮不定中释放出来后，那种恩将仇报的扭曲心态越发被放大。

姬发在查资料的时候搜索过，对号入座了一番，确认自己确实没有网上所说的S倾向，他并不愿意看他人受伤，唯独只针对殷郊。他热衷于看见殷郊最为狼狈的模样，仿佛此刻他就是唯一的心软的神。这真的是一种喜欢、一种爱吗？他在自我怀疑着，但听到殷郊的床第之言时还是会感到浑身发热，此刻他抛弃了施虐的想法，只想给他一个拥抱，两个人的嘴唇纯洁地贴在一起，像抱团取暖的两只小狗。虽然施虐欲、控制欲并不是一种格外健全的情感表达方式，但它们不足以让爱被完全的抹杀、消磨。

所以我要如同他曾经溺水时那般，奋不顾身地跳下去，将他从自虐的暗潮中捞出来，还是抱着他一同沉溺？姬发开始纠结，他在用围巾桎梏住殷郊的那短短几分钟里设想了无数种可能，他头一次做不出有关殷郊的人生决定。这好像是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但是在面对殷郊的时候，他总是会开始犯难，就会又开始剖析自己，从直面自己光鲜形象中的阴暗面时就体会到了令人生惧的羞耻感，但本我又在冷漠地宣告着超我，我本来就不是什么善良得不得了的大好人，直面自己的不堪让你羞愧了？那可真是不好意思。

殷郊倒也不傻，愣愣地眨了眨眼睛，笑着喃喃咕咕道：“你是小学生吗？”

姬发抿着嘴唇不说话，血淋淋的自我剖析被打断了，气氛又缓和到了一点温馨的地步。

两个人尴尬地僵持住了，过了好一会姬发才拉住殷郊，让他坐在自己腿上，他把头靠在殷郊软软的胸脯上，听着他如雷贯耳的心跳，轻声道：“是，因为我太喜欢你了，我才喜欢欺负你的。”

殷郊咬了咬嘴唇，附身亲吻着他的额头，顺着眼尾一路游弋到嘴角，看着也是有点羞涩：“我……我上次不就说了么！你怎么现在才回应我？”

“你没听说过，男人在床上的话不能相信吗？”姬发顺势含着他的嘴唇，幽怨地说道，“我为你才睡了觉有感而发说着玩的。”

“你非要算账的话，我倒想问问你了，你说你没有那方面倾向，那是怎么做到无师自通的？”殷郊气得用力捏了捏他的脸颊。

“不是都说了么，看到你就想这么欺负你了，想看你哭。”姬发摸了摸他的下巴，露出一个他熟悉的微笑来。

好吧好吧好吧。殷郊含糊地点点头，他正亲吻着姬发的喉结，手开始不干不净地在身下胡乱摸着，暗示着：“气发完了么？可以继续了吗？”

好吧好吧好吧。姬发没空去思考这些有的没的了，及时行乐活在当下，只要保护着殷郊的生命不受威胁，我适当满足一下自己的一点小私心应该不过分吧？毕竟自己玩SM真的很危险，受伤了怎么办？他很容易就说服了自己，于是又开始回归初心。

很明显他俩在莫名其妙闹了一场后倒是变得更加热情合拍了，彼此心里已经冲破了以往的一点含蓄矜持，变得肆无忌惮起来。他们一边缠绵地相拥而吻，一边相互抚慰着，姬发的另一只手在旁边摸摸索索，摸出早就买好的润滑液和安全套，手指探进了狭隘的洞口，他的手指上有一层薄茧，光是几根手指就能让殷郊浑身发抖，被玩得直接迫近高潮，他头高高地昂起，正好感受到姬发在他光洁的脖颈上吻着，留下一道道细碎的红痕，仿佛这些他的脖子上天生就该存在这道红色。

姬发最喜欢用的体位就是正面的，他并不沉醉于肉体接触带来的灼热，他对深陷情欲之中的殷郊的脸更感兴趣。他顶进去的时候能看到殷郊那精致的眉眼轻轻地皱了一下，从喉咙里挤出一道不知是痛苦还是欢愉的喟叹，他的脸上很快就会被红霞弥漫，泪水像春日里的雨水般淅淅沥沥，细细的泣音如同雷声隐隐。

此刻姬发的控制欲猛烈地爆发出来，他把殷郊的手腕钳制住，那股力道重得几乎要将他和体型不符的纤细腕骨捏碎，但殷郊并只是轻轻地痛呼一声，随后就陷入更浓烈的快感中，整个人瘫在姬发怀里，喉咙里溢出剧烈的喘息。

殷郊沉醉地看着姬发强装镇定的样子，他分明也被爽得眼睛微微眯起来，但仍旧紧紧地咬着牙，不让同样的呻吟从齿缝间流出来。他心里觉得好笑，便生疏地狠狠夹了他一下，成功地听到了他一声闷哼，他用晦涩不明的目光抬眸扫了殷郊一眼。

殷郊露出一丝得意来，期待着姬发来惩罚他，要么用他那低沉的声音骂他骚货，要么给他一巴掌，随便哪里都好，让他感受到痛和爽的交织就行。

但是他都没等到，很明显姬发对他的小心思心知肚明，偏生不愿意施舍他这点暴烈，他只能感受到姬发掐住了他汗津津的腰身，然后维持着下身相连的体位站了起来。很明显这个姿势进得极深，殷郊被顶得猝不及防，感觉自己肚皮都要被撑出他性器的形状。随后他感觉自己被按在了冰凉的落地窗上，多亏他个子高，尚且能用脚支撑着自己已然瘫软的身子，不然真得被钉在窗上无处可逃了。

他将手环在姬发也同样大汗淋漓的脖子上，又黏糊糊地要接吻。一吻毕，殷郊难耐地侧过头去瞧窗外，能看到对面写字楼正在忙忙碌碌的人们，他们对这边正在火热进行的一场性事毫无所知，他被激得下身一阵紧缩，姬发倒吸一口凉气，不轻不重地在他屁股上扇了一把，冷声道：“别夹这么紧。”

殷郊被撞得发出抽抽的声音，头无力地靠在玻璃窗上，满耳朵里充斥着黏糊糊的水声和有

规律的撞击玻璃的声音。天呐，姬发怎么还没结束？他感觉自己的下身一阵酸软发麻，又下意识地开始掉眼泪，撒着娇恳求着姬发去床上。

在床上的姬发对他倒没那么有求必应，只是默不作声地、没有技巧地顶弄着，偶尔会突然调笑着问他这样爽不爽？这种很俗气的床上话却很是得殷郊心，他兴奋得双颊连带眼尾都一片潮红，眯着眼睛，咬着手指发出情意殷殷的叫声，根本不用费心思去回话就能证明此刻的舒爽。

姬发最受不了他用这幅神态来瞧人，他瞧得身下胀热生疼，只能更为用力地在他穴内研磨着，想逼着他赶紧泄出来。殷郊被不断积攒的快感给刺激得浑身发麻，浑身无力地要往下掉，却被姬发用性器固定在了一个位置，他只能用力抓住姬发的头发，高潮到来的时候脑子一片空白，嘴里不清不楚地胡乱喊着，下起手来扯得姬发头皮发疼，也跟着一块泄了出来。

“我可真受不了你。”姬发在事后捞着他躺在沙发上，评价道。

殷郊此刻还在回味余韵，姬发就算射了精还会有意无意地顶两下，给他折腾得大腿根都直抽抽。他闻言一下子直起身子来，忧虑地问道：“给你弄痛了？”

“哪能。”姬发摸了摸自己刚才被扣出抓痕来的肩膀，其实有点不愿意承认这点小小的痛，只是吻着他光裸的肩膀，含含糊糊道，“只是你太浪了，有点受不了……”说得他自己都有点羞，他还是不太习惯说这么放荡的话。

殷郊听到他说自己放浪，也是有点臊，但转念一想直白地表达自己欲望怎么了？本来就很爽啊！又开始发脾气：“什么啊？你自己没爽到吗？我承认你本事大咋还说我？有本事你别操我。”

姬发闻言又急得开始哄，说了好多这辈子从来没说过的甜言蜜语这才把人哄得回心转意，又勾勾搭搭地要开始第二轮。

结果没来得及就着刚才的余韵捅进去，殷郊迷迷糊糊地听到自己的手机在“滴滴”作响，他难耐地一边和姬发接吻一边去摸被扔在地毯上的手机，就在姬发的手想要作恶般按着他不去时，两个人的眼睛同时凝聚在了屏幕上显示着的“Mommy”几个字母上，一下子动作都僵住了。

“呃……”姬发一下子松开手，他深知姜女士在殷郊心里的重要性，也下意识很乖顺地从床上跪坐起来，顺手拉了一把脑袋垂在床边的殷郊，让他以一个正经的姿势去接电话，虽然目前两个人都衣衫不整，浑身都是奇奇怪怪的印记。两个人尴尬地对视了一眼，又开始乐不可支地笑起来。

殷郊顺了顺气，尽量让自己的喘息声不要太重，接了电话后用在妈妈面前很熟练的温柔可爱的语气问道：“怎么了，妈妈？”

姜女士很温柔地说：“郊郊，你在哪里呢？妈妈来看你和文焕了，怎么没在公寓里看到你？”

殷郊一听到公寓这两个字就被吓得头皮发麻，下意识用求助的眼神飞快瞥了一眼姬发，支支吾吾道：“我……我比较喜欢和姬发他们住宿舍，一直没搬进去……妈妈你去我们学校找表哥吧，我还在外面马上回来！”

在殷郊还在语速飞快地和姜女士解释的时候，姬发已经下床捡起他俩的衣服，一件件的给殷郊理好。等殷郊长吁一口气挂断电话之时，他已经重新穿戴得衣冠楚楚，劝慰道：“没法洗澡了，只能先赶回去，我先给你擦擦。”

殷郊一边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姬发无微不至的服务，一边暗自庆幸一开始没去学校附近的宾馆，要是姜女士在校门口闲逛，正好发现他俩带着一身不言而喻的痕迹从宾馆里一同出来，那将会是一场多么令人社会性死亡的事故。

两个人以称不上太从容的模样匆匆赶回学校，姜文焕和姜女士都在门口等着他们。幸好冬天的寒风掩盖住了身上怪异的味道，围巾也遮住了脖颈上的点点痕迹，这让殷郊原本僵直的肢体稍微能活动自如了起来，只不过还是不敢给姜女士一个热情的拥抱，只能用可怜巴巴的目光看着满脸温柔的妈妈。

姜文焕警觉地在两个人之间扫了一圈，眼神停驻在姬发微微散开的衣领之间，思考了片刻，突然恍然大悟，用一种难以言喻的目光盯着姬发。他又看向被姬发常戴那条羊毛围巾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殷郊，还没来得及思考一些很限制级的问题，听闻姜女士说要请他们吃完饭，连忙咳嗽，露出一个很阳光的笑容来，很大声道：“姑姑，我们晚上还有课，改天也行吗？”

殷郊愣了一下，虽然他很不情愿在妈妈面前撒谎，但吃饭总不能一直戴着围巾，到时候两个人之间的奸情一定会暴露。想着想着他就含羞带嗔地瞪了一眼姬发，顺着表哥的话开始胡言乱语。

姜女士微笑着听自己儿子撒谎，突然把头转向姬发，柔声问道：“我可以和你单独说几句吗？”她的语气虽然平静，但透露着不容拒绝的力量。

姬发顿了顿，微笑道：“当然可以，阿姨。”

他俩走到了一个不远不近的地方，姬发下意识瞥了一眼殷郊，姜文焕正在和他说话，好像是把给他闹得害臊了，开始扭过头不搭理姜文焕。他被可爱得情不自禁露出一个宠溺的笑来，这一切都被姜女士看在眼里，她转过头去看自己又开始开怀大笑的儿子，含着笑意，慢悠悠地开口道：“姬发，把郊郊托付给你，我很放心。”

姬发愣了一下，一下子把头扭回来，愣愣地看着用慈爱的目光注视着自己的这位美丽女人，殷郊的眼睛和她生得很像，都是一双盛满了月光和静水的含情目。

“你知道的，他有个很不好的习惯。”姜女士说，“我向来是尊重他的所有决定，唯独不能接受他对自己的伤害，很高兴的是，你也如此。你将他的生命视为比本人意愿还要重要的东西，这种对场常人来说难以承受的管教，对他来说刚刚好。”

“我需要感谢你。”她说，“这是一项很麻烦的事情，你做得很好。”

一点也不麻烦。姬发心想道，这只是一场相互进行捆绑的游戏，看起来受限制，深感窒息那个人是殷郊吗？错了，那其实另有其人。所以爱究竟是什么？是强烈的、积极的心理状态？还是只针对一个人才有的控制、施虐欲？他觉得这一切都不重要了。此刻又吹起了寒风，他回到了殷郊的身边，只觉得心里一片充实，他好像又被渔夫扔回了瓶中，放生回了大海，在波涛起伏中又回归了平静。

fin.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